

第一章

冬日的暖阳照射在银白的雪地上，钻石般的光芒闪烁着，也反射在蕾丝莉眼眸的深处，使她原本沉静、肃穆的面容也显现了急躁不安；她拿起放在车座旁的皮包，探手去搜寻着、太阳眼镜。这条路上积着泥泞的雪，虽然在二、三天前，除雪车已将积雪清除过一次，但残雪的痕迹在阳光的朗照下，竟变得泥泞不堪。

蕾丝莉此刻仍希望路面不要太滑，否则旧伤未愈，恐怕新伤又起。她戴上了太阳眼镜，巴蒙多的积雪，在阳光的辉映下，异常美丽。

十字路口上亮起了红灯，蕾丝莉减慢速度，缓缓停下车。巴港的雪自路旁的树梢不断滴落在车盖上。谱出叮咚的一串乐音。蕾丝莉打量着停在车道右边的一辆小型货车，手指则不停地轻敲打着方向盘，等待着绿灯。

长途开车的倦怠已于始弥漫在她的四肢，伤口的痛楚也逐渐剧烈，但蕾丝莉仍保持她一贯优雅、轻松姿势，幸好这部车是属于自动排档，不用踩离合器，使得受伤的左脚减少很多负担。伤口隐隐发痛，她可是饱尝苦楚；虽然镇痛剂触手可及，但一路上就因为吃药而老是昏昏欲睡，使得这次旅行远比想象的艰辛。

等小货车通过后，蕾丝莉把车运自开向大路，距离雅潘姿姑妈家只有数公里了，那白色的教堂尖塔不已遥遥在望了吗？

这座隐藏于山腰的小村庄，有新英格兰特有的风味，那直直耸立的尖塔教堂、绿意盎然的幽径及美观的旧式房子，激起人心底的浓浓乡情，牵起游子的心，归乡的强烈情怀油然而生。

但这份乡愁是影响不了蕾丝莉的，姑妈的家对她而言，也不过是个临时下榻之地，她只是为了避开都市的喧嚣，以求能安心的治疗摔断的脚罢了。

路面上纵横着来在购车辙痕迹，蕾丝莉减慢了车速，从眼角的余光中瞥见隔壁人家的庭院里，有一个红衣小女孩正坐在雪橇上，旁边站着一个男人则推着雪橇来回滑动。

蕾丝莉将车停靠在侧门前。

为了缓和一下紧张的情绪，蕾丝莉掠去垂于颊旁的发丝。时下虽仍是二月，但今天的温度并没有降到冰点以下，算是相当温和情人的好天气。

拐杖就放在助手席旁的门边，蕾丝莉打开车门，想倾手拿起拐杖，但由于车里的空间太过狭窄，只能小心翼翼的先让左脚踏出车外。

她金鸡独立般的站着，试着移动着身体，这时只听到雪地上传来雪橇滑动的声音，想必是方才所见的邻居过来了。由于尚不习惯用单脚走路，可以想象自己此刻的动作一定笨拙又可笑，蕾丝莉不由得对来人泛起一股厌恶的情绪。隔壁的男人已经推着雪橇迎面而来，蕾丝莉礼貌性的对他颌首微笑，虽然只是漫不经心的瞥了一眼，却依然强烈的感觉到对方锐利的眼神；他有一副颀长的身材——至少有一百八十分，蕾丝莉要看他时，便不得不抬起头来；那双湛蓝的眼神中散发出卖和的笑意相当于太好感；肌肤大概因长久日晒而呈小麦色，在冬阳的照拂下更焕发出悦目的光泽；尤其他那线条分明的脸部轮廓，更洋溢着一种令人窒息的野性味道，那头如墨般的浓发在微风的吹拂下凭添无限的粗犷魅力。

如果不是因为开车的疲劳和隐隐作痛的伤口，蕾丝莉应该会情不自禁多看对方几眼，只可借此时她全心地想赶快到姑妈家，取一片镇痛剂，然后躺在柔软的床休息。这位男人以充满兴味的目光凝视着蕾丝莉，似乎探讨她礼貌的微笑里还隐藏着什么？蕾丝莉也不畏怯的仰起头，微隆的颧骨已充分表露出她的个性，长裙轻轻扬起，露出圆润柔滑的膝盖，左脚上敷着石膏，长长的羊毛袜子保护着修长的双腿。

“请握紧！”男人说着并伸出手来，蕾丝莉大方的握住对方粗壮的手，再用另一只手扶着门框用力的挺直身子随即缓缓的挪动步伐。

“谢谢你！”站稳身子后，蕾丝莉轻轻的吐一口气，小声的说。

“你就是蕾丝莉吧？”他轻轻挥动手腕，说：“夫人已经向我说过了；我是达格·威廉拉姆斯，这是我女儿海莉。”

“幸会！”蕾丝莉漠然的打声招呼，并非她有意，实在是疲倦与伤口使她无法常带笑容。

这时小女孩从雪橇上爬下来，摇摇晃晃地跑了过来，似乎想看看普兰热敷在伤腿上的石膏；她大约只有六岁，穿着一件连帽的长大衣，红色的呢帽上镶着一圈白毛皮，衬托着她苹果般的双额，更显得天真烂漫；下面则穿着一条红色的雪裤，配上一双白色的长马靴，手上戴着白色的牛皮手套，大眼睛里绽放着比她父亲更晶莹的蓝色光辉，浓密的长睫毛有如两把扇子般不断撼动着，令人想起在雪地上跳舞的小精灵。

“海莉，去帮蕾丝莉阿姨拿拐杖吧！”达格用亲昵的口气吩咐道，蕾公莉单脚用力的跳开，以方便小女孩前去拿拐杖。

“小心哦！”小女孩爬上座位，拿起拐杖的金属部分，然后递给蕾丝莉。

“谢谢你。”蕾丝莉藉着拐杖保持身体的平衡。

“阿姨，你是不是因为滑雪才受伤的？”小女孩睁着大眼睛关切的问。

一抹苦笑浮现在蕾丝莉的唇边，她温和的回答道：“不是因为滑雪摔伤的，我是在公寓前的门前滑倒，把左脚摔断了。”

“一定很痛吧？”小女孩仿佛感受着蕾丝莉的痛苦，不胜同情地问。

“当然很痛！”蕾丝莉亲切的看着小女孩红通通的脸颊，她一向不喜欢对小孩子撒谎，尤其是对这么甜美的小女孩更是无法隐瞒事实。

就在这时那幢小巧的二层楼房的门打开了，走出一位灰发的高个子妇人，身穿着一件卡其色的毛衣，外头罩着茶褐色的厚棉外套，使得原来挺直的身影更觉得稳重了。

“雅潘姿婆婆，蕾丝莉阿姨来了！”海莉蹦蹦跳跳的跑到妇人面前，仰着脸说。雅潘姿姑妈微笑地迎上前来。“我已经看势情丝莉的车子了。”

“她就是我侄女蕾丝莉，想必你们都已经认识了吧！海莉，你真是位乖巧的好女孩。”雅潘姿姑妈虽已自教师生涯退休了，但却仍保有一份赤子之心，即使是称赞别人的言辞，也绝对是发自内心的真诚，这正是雅潘姿夫人广得人缘的最大原因。

“蕾丝莉，这趟旅途愉快吧！”雅潘姿怜爱地巡视着侄女稍显苍白的脸，关切的问。

“嗯，幸好一路上没碰到交通阻塞。”蕾丝莉支撑着拐杖绕到车后，准备打开车厢提出行李，但由于对面的车道仍不时有车子通过，且路面尚滑，蕾丝莉无法随心所欲的使用那根拐杖。

“我来提行李吧！”达格边以低沉的嗓音说着，边轻快地跑上前阻止蕾丝

莉的动作。

“谢谢你！” 蕾丝莉微笑地看了他一眼，她的态度比刚才自然多了，她的笑靥里还带着诚挚的意味。达格也若有所感般的凝视蕾丝莉的嘴唇。但蕾丝莉却已转过身子面向着大门，而没有注意到他关怀的眼神。

“这里只有在周末时会有，些来滑雪的游客，平常则是冷清的，不会交通阻塞。雅潘姿姑妈接续方才的话题，然后小心翼翼地扶着蕾丝莉；步向大门。

屋子前面有一道被打湿的阶梯，虽然积雪与凝冰都已清除，但屋檐上却仍然悬垂着如琉璃般的小冰柱，小水珠也不时滴下来，此起彼落的声音如一组优美的旋律。蕾丝莉拄着拐杖在阶梯下休息了一会儿。

“还好吧？” 雅潘姿姑妈看到她走几步路就气喘吁吁，更别说要爬阶梯，于是她伸出手来想帮助她。

“只有三层阶梯怎么会上不了呢？” 蕾丝莉笑着回答。

“我住所前的阶梯比这个难爬多了。” 说到这里她忽然想起一件事。“糟了，我忘了拿皮包。”

“海莉，你去拿来吧！雅潘姿姑妈唤着小女孩。

“在前面的座位上。” 小女孩也不多问便跑向车子，蕾丝莉赶紧大声的告诉她。

雅潘姿将门打开，等着蕾丝莉爬上一阶又一阶的阶梯。蕾丝莉走过门槛，进入屋内，打量着熟悉的陈设，内心暗暗计算着离上次来姑妈家，已经过了五年了……”

厨房依旧维持着老样子，那座用林木所做的大柜子还是摆在门边，挂在墙壁上的猫型时钟正一秒一秒的走过刻度，而即使是窗帘的花纹也未见更换……蕾丝莉不由得惊讶于自己在经过如此长远的岁月，却能对姑妈家的一切记忆犹新，就如她是在这个家庭中长大，而且未曾离开过一般。

然而蕾丝莉真正与姑妈亲近还是在念大学的时候；不是因为彼此有亲戚关系，而是姑妈的个性常让蕾丝莉觉得如沐春风，她那幽默的谈吐与和煦的笑容，实在使蕾丝莉感到亲切。

在环视过厨房一周后，蕾丝莉的目光停住在姑妈漾满笑意的脸上，那抹慈祥温暖了蕾丝莉倦乏的身心，她重新感受到久违的详和与宁静。

“从以前我就很喜欢这个家。” 蕾丝莉打破沉默地说。

雅潘姿一二种欣然的口气回答：“我相信未来的家庭，大概也会是这种形式把？” 蕾丝莉不予置答。她心想这栋布置朴实的房子正与主人的气质相称。

此时传来门柄扭动的声音，接着门外伸进一只小手，一个小身影伴随着威廉拉姆斯那高大的身材出现了，却又象怕弄脏了地毯而站在门前的路板上。

“哪，你的皮包” 海莉的长靴已沾满了雪泥，她倒也很懂事地又深进身子把皮包送给蕾丝莉。

“海莉，谢谢你。” 蕾丝莉把拐杖放在地板上，从那双小手里接过皮包。

“我真不知道要如何来感谢你们。” 她说完满怀诚意的注视着这对站在门外的父女。

“你受伤不太方便，还是我来放好行李吧！” 达格微笑地说。随后转过头问雅潘姿：“行李要放在什么地方？”

“就放在柜子旁边吧！”雅潘多微笑地对蕾丝莉点点头。“看来你已经和我们的邻居处得很愉快。”

“在外头已经自我介绍过了。”达格含笑地看着蕾丝莉解释地说。

“这就好！”雅潘姿以她一贯的亲切态度。“我正想泡些热茶喝呢！一起过来喝一杯，暖暖身体吧！”

“我想改天吧，”达格婉拒了，而充满魅力的眼神却一直凝视着蕾丝莉。

“你侄女需要好好的休息。”说着牵起女儿的手，打开背后的门，微微欠身对蕾丝莉说：“好好休息吧。”

即使是疲倦得对一切事物都漫不关心的蕾丝莉，也因为女性天生的敏感本能，而去搜寻着在他平静的表情下所蕴含的特殊意义。目送着达格那宽阔修长的背影，蕾丝莉无波的心湖蓦然间兴起一股异样的情绪，她轻咬着下唇，只听到外头响起那轻轻的关门声。

雅潘姿姑妈将滚烫的水倒入杯中，对着蕾丝莉苦笑说：“为何好的男孩子都是已结过婚的呢？”

蕾丝莉莫名其妙地凝视着姑妈，不发一言的撑着拐杖，慢慢的踱到窗航望向那一片粉妆玉琢的雪景，及不时从树尖滴落的小冰屑。

“不过听说达格已经和他太太离婚了，现在独自带着女儿生活。他是在一月初时搬来的，刚开始表现得有点孤僻，和谁都谈不来。”雅潘姿姑妈在茶中加上奶油，然后在火堆里添火柴薪。“其实我也只知道他离过婚了，至于其他事情就不太清楚。因为他平日很少过来聊天，所以我对他所知有限。”

“虽然海莉现在只由父亲照顾着，但是她看起来很幸福，而且也很有教养。”蕾丝莉和着开水服眼下镇痛剂，不由得兴起一阵感慨。由于自身也是遭受双亲离异之苦。因此对于有同样身世的海莉，自然会了解与同情。“她几岁了？”

“海莉已经六岁罗，一过圣诞节就七岁了，她的名字就是从圣诞节的意义衍生出来的呢！”雅潘姿姑妈从柜子里头拿出咖啡杯，并把咖啡罐放在流理台边，一面回答蕾丝莉提出的问题。

“他是做什么的？”蕾丝莉好奇地追问。

“你是问他是靠什么吃饭的吗？”

姑妈停下来思考。“我似乎不曾听他提起过关于这方面的，不过他是个好人而且蛮有魅力的，只是大孤单了。”

说到这里，雅潘姿姑妈迅速地瞥了蕾丝莉一眼，锐利的眼神中透着难以理解的光来。

“你愿意让这种离过婚的男人做你的丈夫吗？”姑妈虽是以一种淡漠的语气说。但却夹着一丝感性的温和。

“姑妈！”青丝莉挣扎地撑起拐杖。“难道说经过一次失败的婚姻后，就要一辈子独身吗？天下没有这个道理吧？”蕾丝莉想到自己失去双亲的照顾，连谈得来的知己好友也寥寥无几，不禁感慨万千。

“你的观念好象和以前不太一样！”雅潘姿姑妈有点讶异地说。

蕾丝莉看了姑妈一眼，笑着说：“大概是吧！”

雅潘姿姑妈凝视着侄女。“你还是到起居室去吧。把脚抬高，好好的休息一会儿，我会把茶送过去的。”

虽然镇痛剂已经发生效用了，但蕾丝莉无法拒绝姑妈的好意，她拄起拐杖，转身准备走向起居室，一不小心，拐杖碰到厨房里的椅子，以致打翻

了放在上头的一只碟子。

“我真恨这个笨重的东西。” 蕾丝莉恨恨地自怨自艾。“没有亲身体验的人绝无法了解用四只脚走路的不便。”

“习惯了就好。” 姑妈安慰地说……

“再过五个礼拜就可以把石膏拆下来了，说不定到时还是要靠拐杖才能走路呢！” 蕾丝莉迈着沉重的步伐，自嘲地说。

这里的每件家具，都如房子一般厚实、坚固，而且还蕴含着一种古朴的韵味；金黄色的沙发上铺着一层栗色的天鹅绒坐垫，那种柔软而绵密的触感，令蕾丝莉产生一股新的激动，连这沙发也是记忆中的老样子！蕾丝莉把敷着石膏的左脚轻轻地搁在椅垫上，背靠着手工精细的绣花枕头，她舒缓地闭上眼睛，享受着这古老家园的温馨气氛。目前对蕾丝莉来说，宁静就是最珍贵的东西，而且她自信在二十五岁以前都不会改变这种想法。

蕾丝莉沉静的脸庞看不出丝毫的特殊神情，但在她的心潮却掀起了轩波巨浪，不断翻腾涌涨……虽然她一向以不结婚的女人自傲着，但现在她已开始希望能与自己所爱的人厮守在一起。

以前她也曾有过刻骨铭心的爱情，但却因为彼此的思想不同而告分手。爱情原本就是由无数的分分合合所组成的，但每一次的情感结束却也费来些许的惆怅。蕾公莉了解自己的个性是太过慎重和保守了，但她对感情的要求与执着是绝不稍以妥协的。

蕾丝莉轻轻的叹了口气，她听到姑妈走进起居室的脚步声，空气中荡漾着茶叶的芳香，使得蕾丝莉张开了眼睛。姑妈把茶放在她伸手可及的茶几上，并在火炉边的椅子上坐下来。

“你爸爸还好吗？” 姑妈开始问起家人的近况。

“爸爸带着孩子到夏威夷度假去了，大家都很好！” 蕾丝莉的双亲是在她十四岁的那一天宣告离异的，而后各自结婚生子，彼此不通讯息。

蕾丝莉小时候一直希望拥有很多弟弟妹妹，等到一旦真正拥有时，却因为彼此间的对立关系而无法和睦相处。她也知道自己的占有欲太强了，但她是多么的希望能在父母全心的照顾下成长，只可惜双亲都忽略了她的需要。于是蕾丝莉成了父母亲结婚又离婚的牺牲品。对于童年那段孤苦无依的阴暗岁月，即使在长木后的现在，她也不愿再触及过去的伤痛回忆。

“夏威夷？” 姑妈不断反复的说：“在这种冰天雪地的气候里到夏威夷去真是高级享受。”

“爸爸知道我发生事故后，叫我立刻到夏威夷，和他生活在一起，并且寄了一张飞机票给我。” 蕾丝莉带着忿怒表情，她似乎想一吐心中的不快。“你知道圣诞节代表什么吗？那就是觉得欠谁的人情时。就送对方一些礼物，以补偿自己的良心；要不然就是一群人举行无聊的宴会，达到狂欢的目的罢了。” 蕾丝莉摇了摇头，表示她对圣诞节的不屑。“当然爸爸对我的拒绝大表震怒。” 停顿了一下，又接着说：“他以为我在休假时，一定会到妈妈那边去；而妈妈也真心地叫到我那边去，她还特别从巴尔的摩开车到纽约来；如果她知道我要去夏威夷一定会很生气。”

“你大概没有跟他们说你要来我这边吧？” 姑妈扬了一下眉头，以一种询问且有趣的表情问她。

“我说了，可是他们都不相信。” 蕾丝莉无奈地耸耸肩。“他们都认为我在撒善意的谎言。”

“他们的个性都太倔强和激烈了，以致于造成今天这个地步。”姑妈悲伤的说。

“或许跟自己个性相反的人结婚比较好。”

蕾丝莉满脸狐疑地问：“你真觉得如此吗？”

“其实婚姻应该是建立在爱的基础上的，只要彼此心灵相通，互相关怀，即使个性不同也能生活得很幸福的。”姑妈补充着她刚才的意见。

“的确，只有真正的关怀才能感动人心。”蕾丝莉也表示同意。“我每次到这边来都会觉得特别的开心。谢谢你照顾我。”

“这是拣破旧的老房子，只要你喜欢，随时都欢迎你来。”姑妈热切的说。

“也可以安静地过日子。原本我是不打算过圣诞节的，但是你若喜欢，我们也可以去弄棵圣诞树什么的。”

“我不喜欢那无聊的玩意儿！”蕾营丝莉果决地说：“大家都说我不通人情，其实我觉得圣诞节实在没什么意思，无论是圣诞树、装饰品、礼物或庆祝会都已失去它原本意义，它只是人们纵情的籍口。”

“你太偏激了。”姑妈的语气中带着奇责的意味。

“本来就是这样！”蕾丝莉固执地回答说。“以往在感恩节结束以前，市面上还不会出现圣诞节的礼物，但现在却在万圣节前夕就开始摆设了。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意见，我也并不是说要废除圣诞节的一切庆祝活动。”

“幸好你还不至于要改变所有现状。”姑妈夸张地拍拍胸脯，然后又接着说。“你的工作怎么样了？你公司的老板真不错！肯让你请这么长的假。”

“老板本来就准备这个月去出席有关销售的会议，所以才决定在圣诞节前放员工们十五天假。这样一来也可少支出薪水，算是一举两得呀！”蕾丝莉很了解公司老板的为人，他绝不会做出损己利人的事，所作的决定一向以经济合算为原则。

“不过这样对你也方便不少，至少在这么酷寒的天气里，你也该好好的疗养腿伤了。”姑妈开朗地说。

如果不是因为脚受伤了，蕾丝莉也许不会想到要来这个村庄；但如今置身在柔和的灯光下，温暖的房间里，能与姑妈促膝长谈，蕾丝莉不禁深深的喜欢上这个亲切的小家园。她庆幸自己当初所下的决定。

蕾丝莉喝了一口茶，开始陷入沉思里。

第二章

似乎是躲不开的梦魇般，收音机的调频台整天播放着充满欢欣的圣诞节歌曲，蕾丝莉不停地换电台，但还是找不到适合的节目，最后她颓然地把收音机关掉。到了姑妈家后，她已经读完两本书了，但天天啃着书本，究竟不是件乐趣无穷的事。

蕾丝莉绝望地坐下来，拿出一副扑克牌，落寞地玩着，她开始后悔没跟姑妈一起出去买东西，致使不知该如何打发时间。

忽然传来一阵敲门声，蕾丝莉被这突如其来的声音吓了一跳，因为她并未听到车子驶近的声音。当脚步声来到走廊时，蕾丝莉从窗口看到一道人

影闪过、她撑起已运用自如的拐杖，轻快的走向大门；由于玻璃窗蒙上一层雾气，所以看不清站在门外的人。

生活在纽约时，如果未确定来者何人，是不会轻易开门的，但这里是巴蒙多。蕾丝莉毫不犹豫的打开内门，看到门外站着一个小女孩，原来是海莉，蕾丝莉连忙把外门也打开，但并没有看到海莉的父亲。

“午安！”海莉穿着一件连帽的红色外套，从歪斜的帽沿下，露出几缕乌黑的头发，衬托着她深透的大眼睛益发湛蓝。

“海莉，午安！”蕾丝莉后退了几步，好方便海莉进来。海莉把外套上的扣子解开，只见她胸前怀抱着一个纸袋，头发上虽然夹上两根蓝色发夹，但头发仍不时掉到面前。

“我可以进来吗？”海莉站在门口，笑容满面地问。

“当然！”蕾丝莉撑起拐杖又退后一步。

海莉一边在脚垫上清除沾在靴子上的污泥，一边说：“阿姨，我忘了穿长靴子来！”她似乎想表现懊恼的神情，但大眼睛里盛满着顽皮的神采。“爸爸知道了一定会很生气。”海莉虽然这么说，但却没有丝毫的害怕神色，她显得开朗而活泼。

“你来这里有什么事吗？”蕾丝莉亲切地询问。

“刚才我看到雅潘姿婆婆出去了，所以我想你现在一定很无聊，希望有人来陪你聊天。”海莉一边解释着她的来意，一边把纸袋放在桌子上。

“你很懂事嘛。”蕾丝莉确实是很希望有人陪她来打发这难捱的时光，但一想到对方是个七岁不到的小女孩，不禁有种啼笑皆非的感觉。

“我本来就很懂事！”海莉开心的说，把红外套脱了下来。

海莉穿着一件蓝色的天鹅绒工作裤，上身是一件白色镶镇荷叶边达的衬衫，看起来就象一个端庄的小淑女，但仍不失活泼的气息。“我可以叫你蕾丝莉吗？爸爸说我不能这样称呼你，因为那是不礼貌的。”海莉眨着大眼睛问。

“没有关系的。蕾丝莉笑答着，并坐了下来。

“拐杖要放在什么地方？”海莉热心的看着她。

“随便摆吧，只要我拿得到就行了。”蕾丝莉轻快的说。

“我觉得蕾丝莉这个名字好象是男孩子的名字，但是爸爸说这名字很好听。”海莉打开袋子，拿出色纸、浆糊、剪刀等”你爸爸说得没错，我也很喜欢这个名字。“蕾丝莉不解的看着小女孩。“你带这些东西来做什么？”

“我在来之前已经想了很久，到底我们要玩什么比较好？所以我就把这些东西带过来，我想你一定很乐意帮我做装饰圣诞树的纸圈圈。”

“原来如此。”蕾丝莉的内心不禁觉得有点讽刺；自己最讨厌虚华的圣诞节，如今却是要帮海莉做圣诞树的无聊饰物，但她又不忍心拒绝海莉的要求。

“如果你担心不会做也没关系，我会教你的。”海莉安慰地说。

“首先你把绿色的纸带剪成细长条状，再把两端涂上浆糊粘在一起就行了。”海莉示范着说。“然后再把红色的色纸也剪成长方形，穿过做好的绿色圈圈，再用浆糊把两端贴起来，你看！这就是一串纸圈圈了。”

“你做得很好嘛。”蕾丝莉为了加强赞美的口气，特别重重的点点头。

但是海莉似乎对自己的作品很不满意，她摇摇头说：“可是我的纸带剪得不整齐。”

“多练习一下就好了。”蕾丝莉安慰这个满脸失望的小可爱。

“我想你来帮我剪色纸，我再把它连成小圈圈，我们这样子合作，效果一定又快又好。”海莉大眼睛里闪烁着光辉，热切地提出建议。

蕾丝莉欲言又止，几乎要脱口而出，但她还是强按捺住下来，无奈地说声：“好吧！”

蕾丝莉拿起海莉的小剪刀，虽然握柄太小，使用起来极不舒服，但是她也管不了这么多了；只是剪刀实在不怎么锋利，几乎要象使用锅子一样的锯着那些纸带。海莉把自己的椅子挪到蕾丝莉身旁，开始糊着纸圈圈。

“蕾丝莉，你有没有男朋友？”海莉问。

蕾丝莉很讶异地看了这小精灵一眼，淡淡地应了一声：“没有。”

“我有一个男朋友，他叫鲍比，在学校里他都坐在我旁边。他还说将来要和我结婚呢！”海莉扬扬眉看着蕾丝莉。“从没有人向你求过婚？”

“有呀，有二个男孩子向我求过婚”蕾丝莉坦白的说，她觉得感情都是值得尊重的，不需要做任何的隐瞒；可是她不想说明念大一时，曾经有一个不错的男孩，很恳切地向她提出结婚的要求。

“那你为什么不和他们结婚呢？”海莉关心的问。

“因为我不爱他们呀！”蕾丝莉很想改变话题，但海莉却叹了一口气，继续问。

“你是不是觉得我现在谈恋爱还太早？”

“的确太早了！”蕾丝莉吁了一口气。

“你觉得我爸爸很英俊吗？”海莉闪着好奇的眼神问；“很多的女人都很喜欢我爸爸哦！”

“你爸爸是很英俊。”蕾丝莉仔细斟酌自己回答的语气因为她想到说不定是达格叫海莉来试探她呢！

“我想你一定也和其他女人一样爱上我爸爸了！”海莉的脸庞闪过一丝得意的神色。

“不觉得说这句话太过分了吗？”蕾丝莉停下手边的工作，混合着愤慨和羞赧的神情看着海莉；“我才和你爸爸见过一次面，而且我根本不知道他的为人怎么样，怎么会有感情呢？”

“我只是忽然想到的嘛！”海莉耸耸肩膀，以一种天真烂漫的神情偎近蕾丝莉，然后低头糊着纸圈圈。

“浆糊不要用太多了。”蕾丝莉小心的把色纸条排好，以方便海莉涂浆糊。

“好了！已经粘了好几个纸圈圈了。”海莉很骄傲的展示她的杰作。“我想，圣诞夜里我家的圣诞树一定很漂亮。”

“嗯！”蕾丝莉肯定的点点头，一时之间她居然忘了长久以来反对人们为了做圣诞树而滥砍树木的行为，这份改变。使她自己也不胜讶异。

这时门外传来一阵低沉的叫唤声。“海莉！”

“哇！是爸爸！”海莉立刻从椅子上跳下来，飞快的跑到门外。

“海莉，你的外套！”蕾丝莉在她身后高声提醒道。

但是海莉已把门打开，并探出头叫着：“爸爸，我在这里！”

也不等父亲回答，海莉又蹦蹦跳跳的跑了回来，重新坐回椅子上。

蕾丝莉凝视着这个天真活泼的小女孩，心想如果不要太过娇纵，以致变得太任性的话，海莉将来一定会成为满怀自信的人。

这时窗外掠过一道人影，蕾丝莉心里知道这次是谁来了！

果然间外传来轻轻敲门声。“请进！”蕾丝莉提高声音说，她想与其姿

势怪异的去欢迎来客，不如坐在椅子上等候还比较好。她又忽然想到自己没有化妆，连忙咬咬嘴唇试图增加一点红润。

门外站着那位高高的黑发邻居。和煦的阳光正照在他那俊挺的脸庞上，一双微眯的眼睛充满着逼人的魅力。蕾丝莉一时之间忘却了伤口的痛楚，只是楞楞地望着对方，他的脸上已经出现细细的皱纹，似乎正说明着主人爱笑开朗的个性；线条优美的薄唇紧抿着，流露出男性的稳重与坚毅，但那双锐利机警的眼神中又不时散发出幽默风趣的神采。

“你又跑到这里来打扰人家了！”达格含笑地看着女儿

“对不起，我以为你早已知道海莉来这里了。”蕾丝莉虽然这么说，但她认为作父亲的也有未尽责任之处。达格注视着蕾丝莉。似乎此时才注意到她的存在。

“我以为海莉在厨房，后来觉得有点怪异，因为厨房太安静了。”达格唇边建起微笑。”或许这就是做父亲的第六感吧！”

“爸爸，我本来是想先和您说的，可是爸爸好象都很忙的样子。”海莉忙为自己的行为辩护。”而且我就在雅潘婆婆家，爸爸随时叫唤我，我都可以听到的。”

“虽然如此，可是小孩子也不能事先没有说明就自己跑出来呀！”达格摸摸女儿的头发。

“我知道蕾丝莉一个人留在家里，所以我才过来陪她一起玩的。”海莉连忙把纸圈圈拿起来。”您看，我们两人一起做的！”

“我知道，一定是你负责涂浆糊，而请蕾丝莉替你剪那些无聊的色纸带对不对？”达格淡淡的说。

“但是蕾丝莉做得很好呀！”海莉急于证明自己的想法与作法是正确的。

“是吗？”蕾丝莉紧抿着嘴唇，看着这对父女，她忽然觉得下午的阳光似乎更加温暖了。

“谢谢你！”达格微笑的看着蕾丝莉，深邃的眼眸中不时闪过一丝异样的神情，如果蕾丝莉还正处于十七、八岁的花样年华，她一定会羞红了双颊，因为达格那深深的凝视，使她觉得有股无言的压力。

达格轻轻的拍拍女儿的肩膀。”我们回家吧！快把东西收拾好，我想你已经打扰蕾丝莉很久了。”

“可是我的纸圈圈还没做完呀！”海莉忧愁的说。

“剩下的回家后爸爸再帮你做，好吗？”达格俯下身对女儿说。

“好呀！”海莉说着，开始把纸圈圈放入纸袋里。”星期五我要和爸爸去森林里砍伐作为圣诞树的树木，蕾丝莉，你要不要和我们一块儿去？”海莉又自作主张地提出邀请。

“谢谢你。”蕾丝莉吸了一口气，忍住了想劝阻海莉的冲动，因为她觉得只是为了庆祝圣诞节，而把一株生气盎然的树砍下来实在太可惜了。

“海莉，蕾丝莉阿姨扶着拐杖，没办法在雪地上走那么长的路，而且她好象也不太想去，我们就不要勉强她了。”达格打圆场地说。

“但是蕾丝莉可以坐在我们的雪橇上，再由爸爸来拉呀！”海莉理所当然的说。

“海莉，谢谢你！但是我的腿受伤造成许多不方便，我怕会从雪橇上摔下来呀！”蕾丝莉说出她的理由。

海莉眼见邀蕾丝莉同行的建议失败后，立刻又提出另一项建议。”那我

们可以多砍一棵圣诞树，送给雅潘姿婆婆和蕾丝莉呀！”她急忙回头征求父亲的同意。”爸爸，可以吗？”

“当然可以！”达格赞许的点点头。

“我已经和姑妈商量过了，我们并不打算过圣诞节，所以我想也不需要圣诞树了。”蕾丝莉仍然婉拒了这对父女的好意。

“但是你们没有圣诞树的话，圣诞老公公就找不到放礼物的地方了！”海莉忧心忡忡地提醒着蕾丝莉。

在蕾丝莉的想法中，圣诞老公公不过是大人用来蒙骗小孩子的无稽之谈罢了，但她不愿意在这种情况下谈到此种话题；何况与其由自己来纠正孩子们的观念，不如把这责任交给为人父母者。

达格一直凝视着蕾丝莉的眼睛，他似乎已觉察到蕾丝莉的想法，于是他微眯着眼睛，唇边泛起嘲笑的神情。

这抹微笑令蕾丝莉觉得不安，她更坚持说“我和姑妈已经决定不要用圣诞树了。”蕾丝莉重复说了一遍后，又接着说：“如果圣诞老公公看到我们没有圣诞树，他就会越过这家，跑到别条街上去的。”

“不，你又不是坏孩子，圣诞老公公是不会这么做的。”海莉仍然试图加以说服，然后又求救地看着父亲。”爸爸，蕾丝莉不是坏孩子，对不对？”

达格抿抿线条优美的嘴唇，眼光炯炯有神地直视着蕾丝莉，似乎要看穿她的心思。

没想到达格会不置可否的沉默，海莉因为听不到自己所希望的意见而失望得张大了嘴。”蕾丝莉，你不相信圣诞老公公吗？”

“嗯，我不相信。”蕾丝莉坦白地说。

这句话引起海莉的震惊，她彷徨的寻求坚强的支柱。”爸爸，你相信圣诞老公公的，是不是？”

“当然，我是相信圣诞老公公的，而且我想大部分人也是这么认为呢！”达格笑容满面的说。

“蕾丝莉不相信圣诞老公公，真可怜！”海莉怜悯的摇摇头。”我希望听了爸爸和我的话后，能够使你相信。”

蕾丝莉有种被围攻得无路可逃的感觉，内心立刻萌发出一股愤怒，她觉得花这么多时间在这无聊的话题上，太违反。自己一向的处事原则了。

“海莉，这是不可能的！不过我很高兴你今天下午来陪我玩，希望你能常常来玩。”停了一下蕾丝莉继续说：“下次你来时，最好向你爸爸说明详细一些。”

“我会的。”海莉似乎没有发觉到蕾丝莉的怒意，她若无其事的说。

蕾丝莉看着达格帮海莉穿上外套，父女俩含笑的脸庞凑在一起，不禁心中微微一动。

“蕾丝莉，如果你不想和我们一起去寻找圣诞树，那你一定要来帮我装小圈圈哦！”

“好的。”蕾丝莉迎着达格投来的眼神，肯定的答应了海莉的请求，因为她知道，若拒绝了这小小愿望，海莉一定会很伤心的。

听到满意的回答，海莉很安心的拿起纸袋子，从椅子上跳下来，迅速地走到门边，但是达格却叫住了她。”你的长统马靴呢？”

梅莉闪着长长的睫毛，勇敢的看着父亲：“我忘了穿，但是我已经很小心不弄脏地板。”

看着达格似乎很不满意的表情，海莉嘟着嘴说：“我下次会记得穿长统马靴的。”然后她打开大门，转过身微笑的挥挥手。“蕾丝莉，再见！”

“再见！”蕾丝莉回答着，但是海莉已经走出门外，留下屋内的达格和蕾丝莉。

达格双手插在口袋里，背倚在门边，一种难言的紧张气氛弥漫在两人之间，把他们紧紧的凝在原地。蕾丝莉感到自己的心跳逐渐快速。在达格视线的笼罩下，她只觉脑海一片空白。

达格的眸子含着冷酷的神情，如深渊的海底般，令人震慑得喘不过气来，但在额上垂落的那一绝黑发的衬托下，却构成无比的魅力。海莉说得没错，达格的确是女孩子心目中的白马王子。

蕾丝莉回想着海莉说过的话，试图打破这种令人窒息的场面。

“我想海莉一定让你很头痛。”达格说。

“没这回事，她很听话。”蕾丝莉立刻恢复自然，保持她一贯的优雅风度。

“是吗？”达格低声的说。似乎这些客气的应酬话是他们唯一能交谈的。

“海莉一定很麻烦你了。”达格拖长着尾音，讽刺地对她说：“如果你觉得很烦的时候，尽可以叫她回家！”

“我知道。”蕾丝莉挺挺背脊。

“请好好疗养你的脚吧！”达格绅士般地鞠个躬，脸上尽是带着迷人的微笑走出大门。

蕾丝莉走近窗前，看着达格很快的跑过街道，追上海莉，然后双双迈入归途。

他们走了之后，房子立刻恢复原有的寂静。蕾丝莉跃坐在沙发上，又开始独自玩着扑克牌。

这一天吃过午饭后，蕾丝莉收好碗盘，拿到厨房去清洗，她把洗净的锅盘反盖在流理台上，以保持干燥。在最后一件清洗工作完成后，蕾丝莉用毛巾擦干手，看着姑妈蹲在柜子旁，似乎在找着什么东西。

“你在找什么呀？”蕾丝莉高声地问。

“我在找烤肉用的油炸锅呀！”姑妈仍然四处搜寻着。“我打算晚餐时烤些猪肉来吃！”

柜子里传来一阵器具的碰撞声后，姑妈缓缓的站起身子，手里拿着灰色的烤肉用油炸锅，雅潘姿姑妈重重的呼出一口气把锅子放在流理台上。

“再这样毫无节制地吃下去，我回去后非节食不可人”平常蕾丝莉忙于工作，根本无暇顾到三餐是否正常。

“等肥胖的那一天真正来临时，我们再来一起节食吧。”姑妈眼中闪着捉挟的光辉。“你来这里我很高兴，也省得做的菜吃不完，总是堆积在冰箱里了。”

“的确，一个人要吃的菜是比较难控制到份量。”蕾丝莉同意姑妈的看法。“需要我帮忙吗？”

雅潘姿姑妈还来不及回答，门外响起敲门声，她立刻改变语气：“蕾丝莉。你去看看谁来了？”

经过两个礼拜的练习，蕾丝莉已经能把拐杖运用自如了，她很快的走

近门边，腾出另外一只手打开门。

没想到门外站的竟然是达格，蕾丝莉大感惊讶，本能地后退了一小步。

“嗨！”达格习惯性的看了蕾丝莉的脚一眼，再慢慢把目光移到她的脸上。

“午安！”蕾丝莉立刻想到自己正穿着向姑妈借来的宽松灰裤，因为带来的长裤，没有一条可以穿上这裹着层层石膏的脚。再想起达格方才的眼光，蕾丝莉不禁羞得晕生双颊了。

“是达格·威廉拉姆斯吗？”姑妈也看到了来客，立刻高声说。她一向都是连名带姓的称呼人，即使是达格也不例地”外面冷，快进来吧！”

蕾丝莉又向后退了几步，好让达格进入屋内。

达格穿着灰色连帽的长大衣，进门后并没有脱下外套，似乎并不想久留。

蕾丝莉一向认为自己将近一百六十八的身高，已经算是鹤立鸡群了，但是如今在达格面前，却只能到达他的下巴处。想到达格的下巴，蕾丝莉的身于忽然象通过一道电流，冷不防打个哆嗦。

“我今天来只是想问问蕾丝莉，是否改变了主意，要和我们一起去森林看看。”达格说明他的来意，视线直直的凝视代丝莉的脸。”就如海莉所说的，你不必担心会摔下来，我已经借了一部旧的狗橇；虽是破旧了些，但还是具有保暖作用。”

蕾丝莉为达格的细心觉得十分感动，但她仍然坚持自己的主张。”我想你大概不太了解我的意思，我是反对人们为了添加圣诞节的气氛，而去砍伐树木。”

“难道你是保护自然生态的支持者吗？”达格露出洒脱的笑容，嘲讽的说。

“也不尽然。”蕾丝莉虽然对保护自然生态运动里的几项主张相当赞成，但并未达到如此狂热地步。”我只是反对人们滥伐树木罢了。”

“是吗？”达格扭曲着嘴角，一针见血地说：“依据我的观察，你似乎不太喜欢复活节的祭典和圣诞节的仪式。”

事实上，达格说的并没有错，但是蕾丝莉不置可否，只是静静的听达格说下去。

“海莉和我都很希望你能一起去，我们一定会玩得很开心。”达格看着她。

“我真的不想去……”蕾丝莉刚要拒绝达格，但是姑妈已经打断了她的话。

“蕾丝莉，这附近的风景都很赏心悦目，尤其是那片森林更是迷人。你应该多出去活动活动，而且接触大自然对你的心情和伤口都有好处的。”雅潘姿姑妈不等她回答，立刻自作主张地说：“达格。威廉拉姆斯，不要理她说将么，快带她出去吧。”

蕾丝莉并不喜欢别人贸然的管她作任何决定，但想到姑妈是一片好心，希望自己在巴蒙多的这段假期中能真正得到快乐，就没有再说什么。

如果只是坐着狗橇到森林里玩，那一定很有趣。蕾丝莉的内心深处也承认了这一点；但在这同时她又对自竟会动摇信心而深感诧异。

“好吧，我去。”蕾丝莉久久才说出这句话。”不过这并不表示我认同你们的行为，所以不要希望我会帮你砍伐木材。”

“好的。”达格似乎早已预料到蕾丝莉会答应一起前去，微笑的眼神中闪过一丝胜利的光芒。”你先去拿大衣吧，我去准备一下，五分钟后我们就出

发，好吗？”达格伸手打开大门，临走前又再度提醒道：“可不许改变主意哦！”

“我不会再改变心意的。”蕾丝莉一向不会出尔反尔；即使是一时冲动所决定的事，她也从不反悔。

达格开门出去时，屋外的寒风一下子涌进房间里，蕾丝莉不由得打了一个寒颤，看来待会有必要戴上围巾和手套。希望这次出游是愉快的。

第三章

海莉兴奋得在货车上跳来跳去，几乎没有一分钟安静下来。蕾丝莉一个人就占据了货车后头的全部座位，她斜倚着助手席旁的门，双脚也缩在位子上。车后放行李的地方摆着一台狗橇，为了避免它随意滑动，还细心的用一块毛皮包裹着。

“爸爸，我们还在等什么呢？”海莉提高她那稚嫩的童音，迫不及待的问。

这片肥沃的田野，洋溢着令人心旷神怡的乡土气息；在四周环山的拥抱着，山城就如一个酣睡的婴儿，随着大地脉搏的跳动，绽放着令人惊喜的生命气息。昨晚下的一场雪，使远处的山、精巧的屋宇、巍然而立的树，以及静默的溪谷，全蒙上一层晶莹的白，就如一场永不愿醒来的梦，静谧、安详……

“沿着这条路一直走就到达农场了。”达格看着雀跃的海莉，嘴角露出慈爱的笑意。

他的目光注视着面前的路，惬意的伸伸他的长腿。

“农场主人答应我们去他的土地上砍伐树木吗？”静坐在一边的蕾丝莉突然关切的问着。

“戴夫已经答应了。”达格斜脱蕾丝莉一眼：“你是觉得在进入他人的土地前要先打声招呼吗？事实上，这片树林过了冬天就要垦植为乳牛的牧场了。”达格指着远处说：“甚至是溪谷边的那些幼树，也是要一斧砍除掉的。”

蕾丝莉默默的听着，她晓得达格说谁番话的用意，因为即使他们不去砍伐圣诞树，到了明年春天，这些树仍是难逃厄运的。到时候，推土机就会把这片葱郁的森林悉数铲平。虽然预知了未来的情况后，心中的压力确实减轻了许多，但对于伴随圣诞节而来的那份喧闹，蕾丝莉仍感到深切的厌烦。

达格将马车的速度减慢，弯进农场的小道，雪地被来来往往的车辆压得根结实。当货车经过时，车轮发出阵阵的“咿呀”声。

突然间，从前方的农舍中跑出一只巨大的苏格兰牧羊犬，沿着小路不断的狂吠着。

到了农舍前，达格将货车停了下来，但是那只牧羊犬仍绕着货车又跳又叫；从它尾巴左右摇摆的动作中，可以了解是在表示欢迎之意，达格一打开车门，那只牧羊犬冰冷的鼻子立刻钻入车内。

“这只狗真漂亮。”蕾丝莉笑着说。

“你想让大家都知道有客人来了吗？”达格笑写着摸摸牧羊犬的耳朵，

把它从车门推下去。”我把行李搬下来，你好好留在车内吧。”

“我来帮忙！”海莉知道父亲的这番话并不是针对自己，她立刻敏捷的跳下车去。

没有旁人帮忙开门，蕾丝莉也只好乖乖的留在车中；毕竟右脚上了石膏后，要举步已感艰难，更别说是挪动着身体去打开车门。她用力握着脚边的门框，但始终无法把身体撑起来，最后只好打消自己想下车的决心，等着他们父女搬完行李时再来帮助她。

达格把狗橇从货车上搬下来，海莉似乎已经忘了自己该要帮忙的话，只顾和那只牧羊犬在雪地上追逐，不时传来一阵清脆的笑声。达格从行李包上拿出两样物品：一只刀面包着厚布的斧头，还有一把来福枪。看着达格来回奔跑的宽阔背影，蕾丝莉为自己安适的躺在车内觉得拘谨不安。

“为什么要带枪来？”海莉疑惑的挑高眉毛问。“难道砍伐树木时还要用枪射击吗？”

“不是的！”达格开心的发出朗朗笑声，呼中的热气碰到冷空气凝成团团的白雾。“我想在路上应该可以找到懈寄生的。”

“你是说要开枪射击懈寄生吗？”海莉仍然感到不解。

“是呀！”达格看了蕾丝莉一眼，笑得更开心。“懈寄生是一种必须寄生在其他树木顶端的植物。要得到这种植物只有两个方法，一个是爬上树木的顶端把它摘下来；要不然就是开枪将它击落。”

“这么说，要把懈寄生射击下来，枪法必须很准咯！”海莉仰着她嫣红的小脸问。

“是呀！”达格满脸笑容的回答。

蕾丝莉的心中泛起一股奇妙的感觉。她默默的看着达格关上货车的后门，并把狗橇拖到森林里。

车上的暖气已经关掉了，蕾丝莉开始感到冬天午后的寒意，她把围在颈部的羊毛围巾紧紧的裹住脸庞，才稍微增加一点温暖。达格放置好狗橇后，海莉仍叫嚷着要和那只牧羊犬玩。蕾丝莉抬眼打量着灰暗的天空，心想恐怕又要下雪了。

蕾丝莉听到走近货车的脚步声，连忙拿出滑雪帽戴在头上。正想伸手去拿放在脚旁的拐杖，只见达格已靠近坏了把手的货车门边。

“打开那边的门。”蕾丝莉提高声音对他说，但是达格似乎没有听到，蕾丝莉只好弓起身体慢慢摇下车窗。

达格一手伸入窗户内，用力的想把车门打开。“这门已经坏了。”蕾丝莉提醒他说，但门却出乎意料的开了。

“我想还是不要使用拐杖吧！”达格说完，用单手抱着蕾丝莉的身体。

“那怎么可以呢？”德到达格温热的呼吸，蕾丝莉不由得慌乱起来。

可是达格虽用力的撑着门边，仍无法顺利地抱下蕾丝莉：“我一手抱不动你，大概上了石膏之后增加重量了。”达格说。

蕾丝莉只好伸出手环绕着达格的脖子，另一只手则抓住达格的肩膀，心中有点担心会掉下来。在两人的合作下，蕾丝莉终于谭安然抱出车外。达格的手并未立刻移开，仍用力的搂住蕾丝莉的腰，“似乎想使她安心。蕾丝莉又觉得胸口很难受，几乎快喘不过气来。

达格低头看着蕾丝莉，在他蓝色的眼眸深处，闪着一丝顽皮的笑意。“没关系，我会轻轻的把你放在柔软的雪地上。”

达格的脸就在蕾丝莉眼前，她可以清楚的看到他剃得很干净的下巴，散发着古龙水的味道。

置身在寒风料峭的雪地中，达格的嘴唇变得有些僵硬，好象很难开口似的。蕾丝莉心慌意乱的瞪着达格的嘴唇和眼睛，他那强烈的魅力，搅乱了她整个心绪，而且他那温热的气息又不断吹拂在她的肌肤上。

“这雪地看起来是非常柔软，但事实上我就是因此而受伤的。”蕾丝莉由于与达格的亲近，声音变得有点沙哑。

“放心吧！”达格忽然跨步前进，抱着蕾丝莉走向狗橇的位置。

乍看之下，达格抱蕾丝莉的姿势似乎很轻松，但蕾丝莉注意到达格的颈部浮现几条青筋，这证明达格已经非常吃力。达格弯曲着一脚的膝盖，把蕾丝莉轻轻的放在狗橇上，座位上已铺了一层毛毯，他却象深怕把她碰碎一般，又取来另一条毛毯把蕾丝莉裹的密不通风。

由于抱着蕾丝莉的关系，达格的呼吸有些急促，但是蕾丝莉认为达格并非因为用力过度，而是另有某一种因素；当一个意念闯入蕾丝莉的脑海里时，她不禁觉得脸孔有些发烫。

“真好！”这次是蕾丝莉以讽刺的语气说：“下一次你一定不敢再约我出来了吧！”

“你自己要珍重呀！”达格洒脱的扬一扬眉，非常幽默的回答。

“爸爸，我也要坐在雪橇上。”海莉渴切的提出她的要求，达格含笑地点点头。“哇，太棒了！”海莉兴高彩烈的欢呼。

“小心，别碰到蕾丝莉的脚。”海莉爬上狗橇之前，达格连忙提出警告。“而且你一定要乖乖的，不可以随便乱动，否则蕾丝莉就会摔下来。我们既然约了她出来玩，就不能使她再受伤，知道吗？”

“是，爸爸。”海莉湛蓝的大眼睛闪着顽皮的光芒，果然规规矩矩的坐下来。

“这孩子一定让你感到很麻烦吧？”达格瞧了蕾丝莉一眼。“现在你尽情的欣赏这美丽的雪景吧！”

“我会的。”蕾丝莉埋坐在温暖的围毯之下，冰冷的鼻子轻触柔软的毛毯。她睁大眼睛，看着达格走到狗橇前面。

达格为了要驾驶狗橇，肩膀和胸部都垫上一块厚布，他用力的拉着狗橇，身上所穿的灰色羊毛外套，使他身材更见修长。那只牧羊犬坐在雪地上，百无聊赖的看着海莉，嘴里发出呜呜的声音。

“爸爸，我们不能带狗一起去吗？”海莉不忍心看到牧羊犬那副可怜的样子。

“不行，它有四只脚，要去它自己会走。”达格断然的予以拒绝，然后上身往前倾，手上一使劲，狗橇便从数时厚的积雪中，轻巧的滑上大路。

“前进，前进！”海莉大声的发出命令，并开心的咯咯笑了起来，蕾丝莉也被她逗笑了。

“快呀！快呀！”达格大声的为自己加油。

这条路的前面是一段斜坡，所以在开始的三十公尺内，狗橇还能很顺畅的滑过，但接下来的雪地上却因散置着许多枯枝，使得狗橇的前进极为困难。那只牧羊犬一路在旁边跟着，有时跑到路旁去抓麻雀和兔子，但不久又会回到狗橇旁。

海莉似乎立刻就厌烦了坐狗橇，而更喜欢和狗在一起。”爸爸，我想下

来走，请你停下吧！”达格马上将狗橇停在路边，然后提醒海莉：“小心，别碰到蕾丝莉的脚。”

海莉小心翼翼的绕到狗橇旁，避免去碰到蕾丝莉裹有石膏的左脚。蕾丝莉整个脸埋在围毯里，只露出眼睛和鼻子。

“温暖吗？”达格眉梢眼底尽是笑意。

“嗯。”她的声音非常微弱，为了怕达格听不到，又赶忙向地点点头。

裹在层层毛毯之下，整个身子暖烘烘的，这种感觉真舒畅，连外头冰冷的空气也带着一种清新的感觉。达格再度拉起狗橇的摇绳，蕾丝莉忽然觉得满心的喜悦，她安适的躺在毛毯里，欣赏着四周的风景。

这时有一只青色的松鸦，从森林的树梢飞向另一头，并发出哑哑的鸣声，似乎在警告其他动物：“有人类来了。”轻轻柔柔的风，吹落了枫叶和桦树下的积雪，就如飘散了的水晶粒一般闪闪发光。

这座山谷的四周环绕着群山，狗橇在谷中的弯曲小道上前进，谷底的河里凝聚了一些冰块，缓缓的流动着。当狗橇经过小河边时，可以听到冰块互相撞击的清脆声响，为这寂静的山谷凭添无数的生机。

从农在出发之后，终于来到山腰下的茂密丛林。达格放下级绳，停下狗橇。

“我想在这里一定可以找到好的树木。”达格对着蕾丝莉说，并走到狗橇边提起斧头。“我要开始伐木了，请你仔细看了，”

蕾丝莉静静的瞅着达格，而后才隔着毛毯冷冷地说道：“难道你希望我大声叫嚷：‘伐木先生，请不要砍树。’？”

“如果你这么说，我也不会吃惊。”达格笑着露出一口洁白的牙齿；但他的目光却逡巡着附近的树林。

蕾丝莉对自己一向所坚持的信念，居然在达格轻描淡写的言词中就冰消瓦解而感到吃惊，这或许是因为达格·威兼拉姆斯的个性，使人很难对他发脾气。

“爸爸，就这一棵吧！”海莉站在三公尺外，指着一棵树说。

“那一棵太大了，我想这棵比较适合你。”蕾丝莉可以听到他们两人的声音从森林那边传了过来，但是视野被前面浓密的树林挡住了，以致看不到那对父女，也听不到达格砍树的声音。她只好移开视线；无论如何，是她自己决定要来的。

这时前方发出树木的倒地声，蕾丝莉并不想令这椎心的声音破坏了自己的心情，便故意想成这是自己的一种错觉；毕竟她并没有亲眼看到树木倒下去。

狗的叫声越来越近，接着海莉从森林中跑出来。

“蕾丝莉，你看！这株树真漂亮。”海莉似乎并不期待能获得回答，也就没有发现蕾丝莉所露出的厌恶表情。但当达格大踏步的走近狗橇时，他立刻注意到蕾丝莉的沉默。

“对不起，这棵树恐怕要一起放在狗橇里。”

“没关系”

达格把那棵树放在黄丝莉旁边，那是一株大约一百二十公分的小树，散发出风叶特有的香气，阵阵传入蕾丝莉的鼻中。

“好好抓住。”达格对蕾丝莉打个手势。“我现在要改变狗橇的方向。”

达格把狗橇的滑走部抬离地面数公分，再以车后部的重量为移动的轴

心，等车身保持平衡后，将狗橇转向来时的方向。

在执起狗橇的安绳前，达格把来福枪装入皮套里，注视着蕾丝莉说：“说不定在回途中可以看到懈寄生。”

达格还未发现目标，蕾丝莉就已指出懈寄生的所在位置，它长在一棵高大的树上。

海莉用双手捂住耳朵，一瞬也不解的看看达格瞄准的动作。

蕾丝莉虽然保持着轻松的心情，但当枪声响起时，她仍不由得惊跳了起来。一只吃惊的小松鼠连忙一溜烟的爬到树上，似乎在责备他们般的发出吱吱的叫声。而在懈寄生掉落在地面的同时，那只小松鼠却早已消失在森林深处。

海莉和牧羊犬立刻跑过去捡起懈寄生，但是达格的目光仍停留在树梢，接着第二、第三声枪声响起，才把剩余的子弹卸下来，并把来福枪放入狗橇里。

“爸爸，那边还有呢！”海莉指着另一棵树上。

“不，已经够多了。”达格回答。“把这些懈寄生放进袋子里吧！我们该回家了。”

蕾丝莉并没有注意到达格的声调，但是却能感觉到天上似乎有东西飘下来。她抬抬眼，原来又开始下雪了。

“爸爸，下雪了。”海莉几乎和蕾丝莉同时注意到，并且把两只手伸向天空，迎着飘下来的雪花。”如果我们迷路了怎么办？如果雪越大，把路都遮盖起来了，那怎么办？”

“我想我们来时的痕迹应该还很清楚。”达格淡淡的回答：“我们可以顺着这些痕迹回去。”

“我想狗橇的痕迹一定很模糊了。”蕾丝莉提醒他。

“别那么悲观！”达格瞅了蕾丝莉一眼。”我们会平安回到家的。”

雪纷纷的落在通往小村的路上，透着些许的迷惘、些许的凄美，构成一股说不出的扭力。森林里一片静寂，只听到狗橇在雪地上的声音，恍如梦中，蕾丝莉感觉速度似乎比来时更快，转眼已经回到农场了。达格在通过大门时，取下肩上的援绳，将狗橇拖到货车前，然后伸手扶起蕾丝莉帮助她下来。因为后三十分钟都是上坡的路，达格已有点气喘吁吁。”我想如果我现在抱你的话，一定会摔倒。”达格坦白的说。

在户外的严寒中，达格的笑容似乎也变得有些僵硬。他一只手搂住蕾丝莉的腰支撑着她，并且低声问道：“这样能下来吗？还是用拐杖比较好？”

“可以的！”蕾丝莉扶住达格，用单脚跳下来，转个身再爬上货车，并把上了石膏的左脚搁在座位上。

看到蕾丝莉安全的下了车，达格才关上车门，把砍回来的枫树搬到车后头。海莉临走时至少跟那只牧羊犬拥别了五次，最后才依依不舍的爬上货车。

达格一面呼着气，一面爬上驾驶座，并把右手的手套脱下。”呵，这样或许会比较温暖吧！”他喃喃的说，并把钥匙插入锁孔，发动引擎，并打开暖气。

车内的气温逐渐升高，暖气使得枫树的香味更浓郁了，这股香气刺激到了海莉，她开始以一种荒腔走板的音调大声喝着：“噢，圣诞树……”

达格也跟着唱了起来，他的声音是非常具有磁性的男中音。蕾丝莉并

未加入他们对圣诞节的礼赞，只是一个人寂寞的坐在车后头，聆听着他们欢乐的歌声。

车子弯进雅潘姿姑妈家隔壁的那条大路时，他们才停住唱歌，达格扶着蕾丝莉走下货车，并把拐杖递给她。

“今天非常谢谢你带我去森林里。”蕾丝莉撑着拐杖，以一种坦率的态度表达了自己的谢意。事实上，她也一直很开心，美中不足的是刚才他们所唱的圣诞歌，破坏了她的心情。”希望你玩得也很开心。”

“你现在还不能回去。”达格愉快的说：“如果你不到我们家去喝杯茶，我一定不让你回去。请你让我尽尽地主之谊，到屋子里喝杯热可可吧！”

“我……”蕾丝莉有些心动，而海莉的话更使她下定决心。

“是嘛，蕾丝莉，来嘛。”海莉拉着蕾丝莉的衣角，撒娇的对她说：“爸爸煮的热可可非常好喝，你一定要尝一尝，而且还有好多的药属葵哟！”

“好吧！那我就叨抗你们了！”蕾丝莉笑了，又恢复原先的愉快小清，她自己也无法分析这个突然转变的理由，此刻只觉得和这对父女亲切得如多年好友一样。

达格家的起居室设计一概是暖色系列，以橙色为主配合着金黄色，地板是上了釉料的枫木，连上二楼的楼梯也是相同木料，透着一股恬静和温暖，这真是个舒适的可爱家园。

“请坐。”达格劝蕾丝莉休息一会儿：“你要坐沙发？还是藤椅？”

蕾丝莉选择了藤椅，因为椅子下面有一个可以垫脚的凳子。这时达格走进里边的厨房，蕾丝莉连忙问他。”要不要我来帮忙呢？”

“谢谢你，这不是件很难的事，我一个人忙得过来。”达格微笑的拒绝。

“你看！”海莉大声叫着，引起蕾丝莉的注意。”我们想把圣诞树摆在这个窗户前，那么打开电源后，过路的行人就叮以看到我们家漂亮的圣诞树了。”

“是呀！”蕾丝莉同意的点点头。

“我和爸爸已经做了好多纸圈圈，我去拿给你看。”海莉没等蕾丝莉回答便跑到房间去。

达格端着热可可回到起居室时，海莉已经搬出许多的东西，有纸圈圈、小玩偶、装饰品，还有一些她突发奇想的创作。蕾丝莉-一看过这些东西，并且耐心的听着小女孩滔滔的介绍着。

“你不觉得听海莉说话令人觉得很不耐烦吗？”达格端了杯上头浮着药属葵的热可可。

“还好！”蕾丝莉一本正经的含笑回答。

海莉喝了一口可可，立刻伸出舌头舔去留在上唇的药属葵，但还是舔不干净。她笑着说；”这样真象圣诞老公公的白色胡须呢！”

“去用毛巾擦擦嘴。”达格告诉海莉。”顺便也帮爸爸和蕾丝莉拿纸巾来。”

“好的。”海莉非常小心的绕过藤椅，跑到厨房去。

“海莉有时候就是这样，比较顽皮。”达格微笑的看着蕾丝莉。

“海莉是个非常乖巧而精力充沛的好孩子。”蕾丝莉附和着达格的话：“海莉说得不错，这可真好喝，我从来没有喝过象这么好喝的即溶可可。”

“这种并不是即溶的。”达格象是要宣布什么大秘密般的上身微倾。”你现在喝的是由真正的可可，加上牛奶和砂糖所煮成的。”

蕾丝莉羞红了脸，有点不好意思的说：“噢，真是对不起。”蕾丝莉很

礼貌的表达自己的歉意。”大概是我从来没有喝过这种可可的缘故吧！”

“本来我也是不会煮这些东西的，但既然身为父亲，就必须担负起照顾孩子的责任。”达格有些自嘲的仰起头。”回想刚开始的那段日子，为不知经历过多少次的失败，直到最近才领会出一点诀窍。”

“是呀！”蕾丝莉又喝了一口可可。”从全然陌生到驾轻就熟，这可需要一段漫长的时光。”

“听你姑妈说，你是纽约一家很大的广告公司服务？”

现在起居室里只剩下他们两个。

“说详细一点，我是公司里副董事长的助理，也可以说是个秘书。”蕾丝莉有些感伤的动动嘴角，但她并没有向达格说她实际的职务是比秘书更高一级的行政人员。”往往为了工作的需要，不得不去接触一些自己讨厌的人或事，甚至还必须记住副董事长一家人的生日、特别纪念日，甚至是上司喝的咖啡需要放几块糖。”

“不过在你休假前，应该不需要向公司提出工作报告吧？”达格关切的提高嗓音问。

“是的！”蕾丝莉点点头，轻轻的敲着脚上的石膏。”希望假期结束时，这层石膏已经拆下来了。”

“你公司的老板丧失了最好的机会。”达格忽然莫测高深的笑了笑。

“为什么？”蕾丝莉疑惑的抬抬眉毛。

“这道理很简单。”达格蓝色的眼睛闪着顽皮的光芒。

“想想在工作的时候，身旁有一个年轻美丽的小姐，如今她却不幸受了伤；这对男人来说是个很好的追求机会，因为对方永远跑不快，终会投向自己所撒下的情网。”

达格的这番话，俨然自己也是众多追求者中的一个，蕾丝莉听了，心中忽然莫名其妙的有些激荡。她深深的吸了一口气，试图整理自己纷乱的情绪，她无法想象如达格这般成回熟的男子，在追求女孩子时会是怎么样的情景。

“为什么要追女孩子呢？”刚过来的海莉听到达格说的那番话，不由得困惑的皱着眉头，同时把纸巾分给他们。

“当然是为了想捉住她呀！”达格爱怜的揉揉女儿的头发，并且以一种热情的眼神看着蕾丝莉：“我想男孩子追求女孩子都是为了这点；同样的，女孩子也是一样。”

蕾丝莉的心中更加紊乱了，还夹杂着一丝迷惑，她忽然突发一股冲动，想立刻站起身离开这间屋子，但她晓得自己事后一定会后悔。与其做出鲁莽的行为，不如继续坐在这里静观其变。

“捉住她后又怎么样呢？”海莉的好奇心更加强烈。

“这个嘛，等你长大后就知道了。”达格技巧的避开这个问题。

海莉作出恶心的表情，看着蕾丝莉说；“一定是想亲吻她；鲍比在学校每次都想吻我。”

两个大人惊愕的交换了一下视线，在这一瞬间屋里沉静异常，但达格立刻发出笑声，抚着额头故作昏倒状。”爸爸在象你这种年龄时，只会把蜘蛛放在老师的裙子下，现在的小孩真是早熟。”

不久之后，他们的谈话从这具有弦外之音的话题移开。三十分钟后，蕾丝莉喝完可可，便提出要回家的要求。

“我送你回去吧！”达格连忙站起身来。

阶梯上凝着一层薄冰，显得有些滑脚，但雪已经不下了。蕾丝莉用一只拐杖支撑着身体，把内门打开，回头谢谢达格送她回来，但达格依旧站在台阶上看着她。

“谢谢你，如果没有你送我回来，我一定会滑倒的。”

“星期天下午，我们打算把圣诞树装饰起来，你要不要过来帮忙？”达格又提出另一项要求。

“谢谢你，但是我不想去。”

“我没想到连装饰圣诞树你也反对。”达格讽刺而又无奈的说。

“所有和圣诞节有关的事，我都讨厌。”蕾丝莉坦白的回答。“我觉得那是毫无意义的行为。”

“你真不象年轻人，我从没想到你的个性会这么倔强。”达格惊叹的抬抬下巴。“我想圣诞老公公一定不会来找你的。”

“不错。”蕾丝莉故意装作开玩笑般的回答，一面走入屋子里。

“是蕾丝莉吗？”姑妈的声音从厨房里传出来。

“嗯，是我，我回来了。”蕾丝莉脱下身上防雪的外套，挂在衣架上。

“刚刚我好象听到你的脚步声，你是现在才回来的吗？”

“姑妈大概听到车子行驶的声音。”蕾丝莉脱下雪靴，丢到门边的脚垫上。“达格请我去他家喝可可。”蕾丝莉似乎不想多谈，但是眉毛也不自禁的扬了一下。“他煮的可可真不错。”

“你玩得很开心吧？”

蕾丝莉微侧着头想一想，然后点点头。“是很开心。”她的脑海中浮起森林里的情景；想到他们父女两人，心头就漾起一丝温暖。“一个大男人要同时扮演严父慈母的角色，那真是不容易。”蕾丝莉以一种关怀的口吻说。“海莉真是一个幸福的女孩子，有这么细心的父亲。”

第四章

星期天早晨，雅潘姿姑妈忙着作巴蒙多市蛋糕及腊肠这样应景食物，蕾丝莉洗好碟子之后，端起一杯咖啡，坐在沙发上开始看起报纸。

过了一会儿，她听到楼上的房间传出声音，心中忽然闪过一丝念头。她还以为姑妈正在整理房间，但只见姑妈穿着一件红色的大衣走下来，蕾丝莉不由得诧异的张大眼睛。

“下午村里要开圣诞节的庆祝舞会，我已经答应要去帮他们准备饮料和食物。”雅潘姿姑妈看到蕾丝莉疑惑的表情，不由得微蹙着眉思索。“我没有向你提起过吗？”

“啊，或许你跟我提过，而我忘记了。”蕾丝莉连忙回答。

“如果你想去，我们就一起去吧！”

“不，我不想去。”蕾丝莉婉拒姑妈的好意。“我想在家看看报纸，好好休息一下。”

“那我走啦，大概下午六点会回来。”姑妈围上一条镶着黑色貂皮毛的披

肩。”你好好照顾自己哦。”

“我会的。”

蕾丝莉听到门开启又关上的声音，然后车子驶上了大路。一时间，整个屋子沉寂下来，只听到翻动报纸的声音。

过了一会儿传来敲门声，蕾丝莉握着拐杖，心想这种时候会有谁来呢？因为姑妈从来没有关内门的习惯，于是她大声说：“请进。”然后她听到两个人的脚步声，一个比较沉重，一个则较轻缓。”我在起居室，”蕾丝莉又加上一句。

海莉首先跑入起居室，紧接着达格也出现了。海莉进来后立刻倚着蕾丝莉座椅上的扶手，同时亲切的问：“你在做什么？”

“我在看今天的报纸。”蕾丝莉老实的回答，她虽然没有正眼看达格，却可以强烈的感觉到他的存在。达格离她约有一公尺远，一身上穿着一件灰色的毛线衣，外面加一件轻便的夹克，上头有一颗纽扣掉了；整个人看起来依旧是神采奕奕。

“你会缝衣服吗？”达格问。

蕾丝莉立刻明白达格的来意。”你要我帮你缝上纽扣吗？”

“我是希望你能教我如何把爆米花串起来。”达格的表情并没有嘲讽的意味。”或许你还有更好的方法来度过这礼拜天的下午？”

“关于这个问题，每个人的看法并不一样。”蕾丝莉立刻明白，达格所说的更好的方法，绝不是指着报纸之类的事情而言。

“蕾丝莉，到我们家来嘛。”海莉立刻帮忙说服她。

“爸爸的玉米花爆得很好，但是却不知要如何把它串起来呢？”

“是呀！”达格为了证实这点，走上前去伸出双手。”为了把玉米花串起来，我的手已经扎了几处伤，但是海莉又认为，挂在圣诞树上的玉米花最好不要沾上血迹。”

达格的中指和食指部分，果然都包上了白色的绷带。蕾丝莉一想到达格这么粗犷的大男人，被一只小小的绣花针扎得哇哇大叫的情形，不由得笑了起来。

“我了解你反对装饰圣诞树，但是我已经把壁炉燃起来了，而且也煮好了可可，我真希望我们能边烤着火边工作；而且在女红方面，你一定比我熟练多了。”达格意味深长的笑着，让蕾丝莉无法说出拒绝的话。

“我会帮忙你的。”海莉说：“我想两个人一起工作一定快得多了。”

“你们这样说，我也不得不答应了。”蕾丝莉被这对父女的一搭一唱，弄得哭笑不得。

“那你是答应帮忙呷？”海莉的小脸泛起喜悦的光采：“爸爸说你一定要答应的，果然没错。”

蕾丝莉看了达格一眼，眼神中混合着惊讶和责怪的神色。”你为什么敢肯定我一定会去呢？”

“这个嘛，我想你一定不忍心看到两个人失望的离开这里。”达格笑吟吟的看着蕾丝莉。

“为了达到目的，即使要你放意用针扎两下，你大概也愿意吧。”蕾丝莉温和的责备他。

达格开心的大笑起来：“你把我想得那么坏吗？”

“这么说过分了吗？”蕾丝莉的口气更加温和。她心中也承认，事实上

象达格这样的男人，对针线当然是十分外行的。

“你的拐杖。”海莉帮蕾丝莉拿起拐杖，她已经迫不及待要偕蕾丝莉一起回家了。

三个人愉快的穿过街道，这时阴暗的天空开始飘着细雪，达格家的烟囱升起燃烧木材的烟雾，空气中混合着松树的香味使屋内的气氛更加温暖。

起居室到处散放着圣诞节的装饰品，椅子上倒是没有放东西。在沙发前的咖啡桌上有一个盛满玉米花的大碗，旁边还放着一串长约十五公分左右的爆米花。

蕾丝莉脱下外套递给达格，用手把棕色的披肩长发拢到背后。

“爸爸，蕾丝莉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那么漂亮。要不要我把灯泡装上去？”海莉早已拿着灯泡在旁边等着。

“先让蕾丝莉的脚休息一下，你去拿椅垫来，我把灯泡装上去。”达格回答说。

蕾丝莉脚搁在椅垫上，舒适的坐上沙发。达格已将各色的灯泡装在圣诞树上，闪烁着缤纷的光芒；圣诞树的顶端还垂下两个小银铃。

“真漂亮。”蕾丝莉不由得对海莉的苦心表示赞美，但是海莉似乎并不觉得满意。

“如果再装上其他的装饰品一定更漂亮。”海莉走到沙发边，拿起碗中的一串玉米花。“爸爸真笨，你看，他做的这串跟我做的就是不一样。”

“碗就放在我们两个之间吧。”蕾丝莉建议说。

“如果这样装饰的话……”海莉退后几步。端详着她心爱的圣诞树。

海莉顺从地把碗放在她和蕾丝莉间的沙发上，并拿来了新的针和线。蕾丝莉看了达格一眼，他正蹲在壁炉前，在已经窜起的火焰里继续添加木材。蕾丝莉开始细心的把一颗颗的玉米花连成一串。

过了一会儿她若有所思的抬头看了达格一眼，只见达格正静静的凝视她，眼中闪着一股特殊的光芒。

“蕾丝莉，你为什么讨厌圣诞节呢？”正庆幸海莉今天稍微安静一点，她又发问了。

蕾丝莉敏感的看看达格，他仍然双手环胸的看着她，对于蕾丝莉眼光中所带的询问，似乎不打算回答，只是固执的紧闭着嘴唇。蕾丝莉只好思索着该如何回答海莉的问题。

“我讨厌的并不是圣诞节，”蕾丝莉斟酌着字眼，以求能把自己的意思表达得更清楚。“我只是觉得圣诞节已经丧失了它真正的本意，而变得商业化了；这原本是个宗教性的节日，但是却被人们当做狂欢的藉口。”

“所以你不相信圣诞老公公了？”海莉对蕾丝莉说过不相信圣诞老公公的这件事相当在意。

“你又对圣诞节了解多少呢了”蕾丝莉尽可能的避开有关圣诞节的话题，因为小孩子的梦想永远是美好的，她宁愿让他们保持这份童稚的美梦，而不愿去破坏它。

“圣诞节就是基督诞生的日子，而三圣为了庆祝刚出生的耶稣，便互相交换礼物。

但是演变至今，却成了人们虚伪的交际应酬”

海莉的注意力逐渐转到其他方面：“我们学校也有举行圣诞舞会，前几天我们还排演了耶稣诞生的话剧。我们扮演一群羊，老师因为我头发黑而叫

我扮演黑羊，而我的好朋友莎莉却扮演安琪儿。”海莉似乎为自己所扮演的角色觉得很不平。

“不论你是扮演黑羊或白羊，你一定是只最乖的小羊。”达格本来站在壁炉边，听到这句话便过来安慰海莉。

“我并不在意扮演羊，但是其他人都只看到我蹲在地上。”海莉为自己的不满解释。“蕾丝莉，你小时候在话剧里扮演什么角色？”海莉问。

“我扮演过母牛，你呢？”蕾丝莉看着走到面前的达格说。

“我扮演过追逐马尔和怀特夫的屋主。”达格似乎并不为童年时代所扮演的角色而觉得骄傲，一面伸出手抓起一把爆米花。

“爸爸，这个不能吃，这是要装饰圣诞树的。”

“是吗？”达格虽然这么说，却仍然把六颗玉米花丢入口中。

“你从很小的时候，就不喜欢圣诞节吗？”海莉又回到原先的话题。

“我小时候也很喜欢在圣诞树下拆开礼物。”蕾丝莉坦白的说。

“那些礼物是圣诞老公公送给你的吗？”海莉满怀着兴趣的问。

“我想那大概是父母亲送给我的吧！”

“你始终不相信圣诞老公公，真可怜。”“海莉很为她惋惜的说。

蕾丝莉并不因此而被打动，她抬起头，看到海莉正弯着身体忙着把玉米花串成一串。

漆黑的头发复在脸颊上。

“海莉，你打算如何来装饰圣诞树呢？”达格走到堆满装饰品的椅子边。“用红的花环还是金黄色的？”

“红的比较好看。”海莉放下手中的玉米花串，直起身来。“你看我应该怎么样来装饰呢？”海莉征求着蕾丝莉的意见。

蕾丝莉已经把玉米花都串好了，她微笑的看着海莉把玉米花吊在树枝上。玉米花环如流苏般的垂挂下来，确实非常漂亮。她赞许的对海莉点点头。

海莉又拿起五彩缤纷的金箔纸片，全部撒在圣诞树上，但是绚丽的色彩却如流星雨般的落在地板和达格的身上。

“你身上还有一片金箔纸呢！”蕾丝莉提醒达格。

达格漫不经心的把落在头发上的金箔纸拂下，在他蓝色的眼眸里浮现浓浓的笑意。“好象到处都是金箔纸呢！”达格低喃的说。

“海莉装饰的圣诞树真漂亮。”蕾丝莉也感受了几分喜悦，她转过头去，只见海莉盘腿坐在圣诞树前的地板上。

海莉双手撑着下巴，专注的凝视着闪烁的灯光。从她背后的窗户可以看到午后阴暗的天空，圣诞树上明灭不定的灯光反射在玻璃窗上，呈现出如梦一般的情景。

“太美了！”海莉长长的呼了一口气。

“我从来没看过象这么漂亮的圣诞树。”达格欣赏着女儿的杰作，微笑的说。

壁炉里发出燃烧木材的毕剥声，照映着达格深思的脸孔。他环视屋内散乱的装饰品，爱怜的摸摸女儿的腮帮。“我想圣诞树已经装饰得差不多了，你也该把房间收拾一下吧。”

“爸爸，你怎么可以这样扫兴！”海莉有种被人泼冷水的感觉。

“不行！”达格并没有屈服在海莉的撒娇下。“你必须把用剩的东西放在箱子里。”

“好吧。”海莉不情愿的嘟着嘴回答，随即以小孩子特有的敏捷收拾屋里。

“我有个好主意！”海莉在沙发后整理东西，弄出很大的声响，蕾丝莉只得提高声音说。

“什么主意？”达格仰靠在沙发背上，眼睛随着海莉的动作而移动。

“我想反正快要过年了，我们把这些东西留在过年用吧！”

“不行！”达格闭着眼睛摇摇头，似乎上次到森林时的疲倦还没有完全恢复。“我不想再去砍另一棵圣诞树了。”

“你的肌肉很酸痛吗？”蕾丝莉注意到达格异样的神情。

“非常酸痛。”达格喃喃的说。“拖了三公里的狗橇还砍伐了一棵树，怎么会不累呢？”

“或许是我连累了你。”蕾丝莉深深觉得自己增添了麻烦，内心非常不安。

“不！”达格抬起头来，用他那令人心颤的眼神凝视着她。“你不是说你是一个女秘书吗？想必对按摩一定很在行，我实在是工作得过度了，能不能为我按摩一下？”

“对不起，我的工作只包括倒茶，与按摩没有关系。”蕾丝莉很轻快而又干脆的拒绝了，但是她可以感受到达格亲密和试探的眼神，不禁一阵心荡神驰，久久无法平静下来。

“看来我必须先要习惯你拒绝人的方式。”达格呵呵的笑着。

“爸爸，你看。”海莉提起纸袋大叫：“我们漏掉一个装饰品了。”

由于放上了石膏的左脚无法随心所欲地移动，蕾丝莉只好尽可能的转过头看个究竟。

她看到海莉靠在沙发边，高举的手似乎还拿着什么东西，而且可以强烈的感应到海莉怀着某种心情。蕾丝莉狐疑地看了达格一眼，只见他的视线盯着蕾丝莉头上数公分高的地方，于是她又努力的把头往后仰，这才看到海莉正拿着槲寄生，停在她头顶的上方。

“爸爸，快吻蕾丝莉！”海莉兴奋的大叫。〔在西方的风俗中，只要有异性在槲寄生下，任何人都可以亲吻他（她）。〕

“我晓得。”达格答应了，蕾丝莉根本没有拒绝的余地。达格慢慢的俯过身来，那对深透的眼眸越逼越近，她可以听到自己急速的心跳声，达格温热的气息丝丝排在肌肤上，有种说不出的舒畅，那两道炽热的视线一直凝视她微颤的嘴唇。她正想闭上眼睛时，达格的呼吸已迫在身边，在电光石火间，她感受到达格柔软的唇轻轻的吻在自己的红唇上。

这只是一瞬间的事情，蕾丝莉茫然的张大眼睛，一时之间不知如何是好。以前她总认为在槲寄生下亲吻的风俗非常愚蠢，是种没有知识的浅薄行为。

在蕾丝莉胡思乱想时，达格已坐回沙发，他抓住女儿的手取过槲寄生，同时抱起海莉轻轻的放到沙发上。海莉笑得非常开心，达格微笑的把槲寄生插在自己的头上。

“现在到你来亲爸爸了。”达格对女儿说。

海莉笑着从沙发上站起身来，跑到达格身旁“波”的一声，在父亲唇上印个香吻，然后又跑到沙发后面，拿出装槲寄生的袋子。

“爸爸，这个要摆在哪里？”海莉关切的问。

“你先歇会儿吧！”达格打开袋子，把槲寄生放入袋中。“我们慢慢商量放在什么地方。”

“我实在累了。”海莉正经的点点头。“我想如果喝杯咖啡会好一点。”

“我去端可可来。”达格走入厨房。

虽然这件事已经结束了，但对蕾丝莉来说，这绝不是普通的吻，而且在她心中丝毫没有厌恶和不安的感觉，她知道：自己会永远记住这次的亲吻……

喝可可时，他们的谈话重心一直绕着海莉的身上打转。当达格扭亮沙发上的台灯时，蕾丝莉注意到天色已晚了。

“我想我该回去了，已经快六点，而且姑妈并不知道我来这里。”蕾丝莉从沙发旁拿起拐杖。

“下雪了，台阶一定很滑，我送你回去吧！”达格亲切的看着蕾丝莉。

“非常谢谢你来帮忙。”达格帮蕾丝莉穿上外套时，海莉在一边向她道谢。

“我觉得很开心，尤其看到了那么美的圣诞树。”蕾丝莉衷心地说道。今年的圣诞节，是否能带给她和往年不同的特殊意义呢？

临出门时，达格向女儿说：“我立刻回来，如果你觉得无聊的话，就把咖啡杯清洗干净吧。”达格嘱咐完后，立刻轻轻带上门。”象海莉这年纪的孩子对洗碗还会感到兴趣，希望她长大后也能继续保持这项美德。”

“女孩子比较爱做家事。”蕾丝莉微笑的说，重心步下落有残雪的阶梯。

“或许是因为自己的孩子吧，我总觉得海莉越来越有女孩子的气质了。”达格的语气充满自得和满足，他看了一眼沉默的蕾丝莉。”难道你不认为吗？”

“不，我正在思索一件事情。”蕾丝莉清亮的眼神静静的看看达格，提出存在心中已久的一个问题；”海莉是否经常提起她妈妈？”

听了这句问话，达格忽然停下来，蕾丝莉也停下了脚步；或许这个疑问碰到了他的痛处，达格的眼神静静的看着远方，似乎越过眼前的空间落到另一个世界里，他那魅力十足的脸上露出微妙的表情。

“原来如此。”达格以一种欣慰的语气说：“我们终于谈到主题了。”

“你说什么？”蕾丝莉蓝灰色的眼睛一直看着达格在街灯照射下的脸孔，柔和的光线使他的鼻子更为高挺，轮廓也更深了。

“我一直想跟你谈谈海莉母亲的事。”达格轻柔的嗓音，微带一丝沙哑。

“不！”蕾丝莉为了让自己的心情平静下来，轻轻的摇了摇头。”我认为你最好和海莉说明她妈妈的事。”

“我不是这个意思。”达格扶着蕾丝莉的肩膀，催促地走向姑妈家。”当一个女孩子开始对一个男人的过去有兴趣时，这正代表她关心他。”

“我是关心海莉才这么问的。”蕾丝莉闻言立刻表示抗议，然而事实上她不得不承认有那么一点点用意。

“我了解你的想法。”达格握紧蕾丝莉的肩膀，然后稍稍拉近自己身边。”海莉不会提到这个问题的，因为她妈妈生下她不到一个月后就死了，所以海莉对她妈妈根本毫无印象。”

“她为什么会死呢？”达格的语气似乎并不想逃避关于妻子的事情，所以蕾丝莉继续问。

“她是因为生产引发旧病，本来只是感染风寒而且，最后却转变成肺炎。”达格谈起妻子的死因时，仍然保持平静的口吻，让人看不出他内心在想些什么。

蕾丝莉想更进一步的探索达格的心情。”这真是件很不幸的事，才刚生

下一个婴儿就过世了。”

“嗯！”达格低沉的应了一句，但脸上依然带着笑容。一个让蕾丝莉深感意外的笑容。

“幸好我和海莉的生活，并没遭遇到什么挫折。”达格深深的吸了一口气，抬头望望阴暗的天空。”而且我也终会走上这条路，只是时间早晚而已；我常在想，如果她没有死，现在的生活不知会变成什么样子？”

“你这是什么意思？”蕾丝莉疑惑的问，是代表达格仍在怀念妻子？或是他认为妻子过世使得生活更好了这两种情况，都是很难作结论的，蕾丝莉不由得更加好奇。

他们爬上楼梯时，达格抢先一步走到前面。”我来帮你打开灯吧！”说完达格已经打开了门和厨房的灯。他站在楼梯上护持着蕾丝莉进入屋内，又帮蕾丝莉脱下外套，放在椅背上。然后双手插在裤袋里。站立在厨房前。

蕾丝莉把头发拢到背后的动作，在自然中透现一种优雅的韵味，达格看着看着脸上的笑容更深了，但他的眼神仍然是那么锐利。

“我知道装饰圣诞树对你来说并不是件愉快的工作，我希望今天的事情没有令你感到为难。”达格说。

“不会的。”事实上，参加装饰圣诞树的工作，已经使蕾丝莉品味到再一波的快乐，这是她从未想到的结果。

“我希望你能原谅海莉鲁莽的行为，并且不要在意槲寄生的事情。”达格淡淡的笑容里，似乎包含更多的意思。

“我……”蕾青丝莉有些许慌乱。”或许是因为我一向认为，在槲寄生下亲吻是一件很愚蠢的风俗；而且对于不愿被吻的人来说，也是项极其无礼的要求。”

“但对一直想亲吻某位女性的人来说，那是个很好的机会。”达格耸耸肩膀。”不过我想，女性虽然被迫做这种事，也会忍耐下来；尤其是象你这么优雅的女性。”

“不过这种情形只能有一次，不能有第二次。”蕾丝莉一向厌恶缺乏感情的亲吻，这也是她不参加舞会的理由。

“是吗？以后再说吧！”达格意味深长的笑笑。”“你是否还有什么疑问呢？”

“你说的不错。”蕾丝莉笑着承认，她忽然觉得全身有些燥热，心想自己的脸一定红了。

“你大概很想知道我对在槲寄生下亲吻的看法吧？”达格放下双手，慢慢的走向蕾丝莉，伸手扶住她的肩膀，深情的凝视着蕾丝莉，把她稍稍的拉近胸前。”这里已经没有槲寄生，你若不愿意被亲吻，可以拒绝。”达格轻轻的用指尖划着蕾丝莉柔美的唇。

蕾丝莉的娇躯微微的颤抖着，她为心中那股奇妙的期待所苦恼。这时厨房的灯忽然熄灭了，在蕾丝莉尚未反应过来时，达格的嘴唇已覆在蕾丝莉微启的唇上，一面用强壮的双手把她拥入怀里。他那越来越激烈的攻势，溶化了蕾丝莉心中所剩的最后一丝犹豫，她发出低低的呻吟，混合着达格急促的喘息声。

达格用力的搂紧蕾丝莉的腰，以支撑她软弱无力的娇躯，蕾丝莉不得不放开拐杖，双手也紧紧的抱住达格的腰。

达格的唇轻轻地摩娑着蕾丝莉的两颊，使蕾丝莉的体内扬起无比强烈

的兴奋感。达格的手慢慢的爱抚蕾丝莉的肩膀和手臂，并将她的手引导到自己的背部；即使是隔着一层衣服，蕾丝莉也可以感受到达格强壮的肌肉。她发现自己和达格所呼出来的热气，已整个溶和在一起。

过了良久，达格轻轻的移开唇，蕾丝莉的唇上仍留着达格热烈的气息。她凝视达格方正的下巴，心中涨满浓浓的爱恋，如一股清泉般溢满整个心潮。

“我一直在期待这一天的来到。”达格因感情的宣告而使得声音异常的沙哑。

这时远方传来车子驶近的声音，转眼间便来到楼下，车前的灯光照亮了厨房的窗户。“一定是姑妈回来了。”蕾丝莉微微挣脱达格的怀抱。“请帮我把拐杖捡起来。”她低声的说。

“唉，小孩和家人永远是破坏气氛的人。”达格无奈的说，一边把拐杖捡起来交给蕾丝莉。“今天下午所发生的解寄生的事件，你不会跟你姑妈说吧？”达格满怀兴味的问。

“我以为姑妈会早一点回来。”蕾丝莉摇摇头，稍微离开达格的身边。

“你不觉得自己转变得太快了吗？”达格拉住蕾丝莉的手，带着讽刺的语气说。

“随便你怎么说吧！”蕾丝莉听到车门关起来的声音，立刻这么回答。

“好吧！”达格说：“海莉中午都要留在学校，我下个礼拜打算开车到伦巴里，你要不要和我一起去？”

“我知道你又在制造机会了，一定是要去买圣诞节礼物，对不对？”

“我想在圣诞树下摆上最好的礼物，而女孩子在这方面总是比较有眼光，你愿意一起去吗？”

“嗯！姑妈快要进来了。”蕾丝莉顾左右而言他。

“我会找个好天气再出发，相信那会是个很愉快的旅行。”达格急切的说。

“我知道。”蕾丝莉向他点点头。

这时外面的门打开了，台阶上传来脚步声，达格立刻打开内门，姑妈乍然看到达格在屋内，不由得吓了一跳。

“达格·威廉拉姆斯，你好。”姑妈锐利的眼神在他脸上搜巡着。

“我送蕾丝莉回来，正准备离开。海莉一个人在家里呢。”达格解释说。

“我刚刚开车回来时，看到贵宅的圣诞树，真是漂亮。”姑妈赞许的说。

达格把门带上后，蕾丝莉发现姑妈一直盯着自己，连忙转过身子，借口要帮姑妈脱下外套。

“我想以后还是不要把你一个人留在家里比较好。”姑妈说。

“我去帮忙他们把玉米花串在一起。”蕾丝莉说明自己今天的行踪。

“达格·威廉拉姆斯是个好人，我很喜欢他。有个那么乖巧的女儿，可替他的生活带来很多欢乐。”姑妈思索的看着蕾丝莉。

“是呀！”蕾丝莉走向料理台。“你要不要喝杯热茶？”

“谢谢你。”姑妈舒坦的坐在椅子上休息。

蕾丝莉端来泡好的热茶。“达格是个孤单的人，他太太在生下海莉一个月后就过世了。”

“是吗？”姑妈大吃一惊。“我一直以为他是和太太离婚的呢！真没想到竟是这样。”她忽然敏锐的看着青丝莉，“你怎么晓得这件事情？”

蕾丝莉把水壶放在瓦斯炉上。“他刚刚提起的。”她回头看着姑妈。“他还约我下星期一起去伦巴里。”

“你打算去吗？” 蕾丝莉看着窗外。“你为什么这样问我呢？”

“没什么！” 姑妈耸耸肩膀。“我只是觉得快乐的假期。真正开始了。” 蕾丝莉和姑妈交换一个会心的微笑，她把额头贴在玻璃窗上，心思飞到那黑发的高大男子，以及那满屋里温暖的气氛，不禁自问：快乐的假期真的开始了吗？

第五章

用大理石砌成的州议院沉浸于早晨和煦的阳光里，而矗立在金色拱门上，闪烁着耀眼光辉的农耕女神海蒂丝，正好和背后险峻的原始山脉以及白雪皑皑的森林，交织成一幅清新宜人的田园风光。

当两人乘坐的车子行经议院前的空旷街道时，蕾丝莉的视线立刻被回廊上那座举起手的铜像吸引住了；这座铜像是为了纪念当年指挥巴蒙多人民和英国奋力作战，终于使巴蒙多独立的大英雄艾萨斯，而雕塑铜像的人也充分掌握住艾萨斯那不屈不挠的个性。

虽然巴蒙多独立十四年后毅然加入了由十三州组成的美国联邦，可是并没忘记当年祖先们为自由而奋战的决心。

“虽然不很壮观，可是却令人印象深刻。” 达格发现蕾丝莉对州议院的景观颇有兴趣后，也就附和地说。

“是的！” 蕾丝莉深表同感。这个州议院的建筑虽然占地不广，但古典的格调却散发出优雅又不失威严的气息，而大理石筑成的高墙更增添了一份高贵及神秘。

“我从孩提时代起就深爱着这里，后来离开了一段时间；原以为将是沧海桑田，没想到一切都和记忆中完全相同。” 达格无限欣慰地说。

“你是在这里出生的吗？” 蕾丝莉看了达格一眼问道。她心想，为何从未听雅潘姿姑妈提起这件事呢？

“是的！而且在这儿长大。” 达格依然望着空旷的街道，然后微微抬头看了一眼红绿灯，又继续环视四周。

“我当时是为了读大学才远赴他乡，毕业后回来两。三次，但都只是象过客般来去匆匆。” 他有趣地看了蕾丝莉一眼，又接着喊：“难道我不象是在这种乡下长大的人吗？”

“是的。” 蕾丝莉极力忍住笑，同时打算借这个话题探知一下达格的工作情形。“那你这次回来定居是否为了工作的关系吗？”

“不是！” 达格摇头回答，他不知道蕾丝莉这句问话中，含有想得知他私生活的企图。“我回来这里是因为海莉已经到了读小学的年纪，而且我希望她能在我成长的地方成长，你呢？” 这时红灯亮起了，达格停下车子看了蕾丝莉一眼，又继续问：“你出生在纽约或……”

“我是在曼哈顿土生土长的。” 蕾丝莉依然无法打探出达格的工作内容，于是她一边回答达格的问题，又一边绞尽脑汁地想再度试探。

“那你是道地的城市女孩啦！” 达格说着，又开始发动车子。

达格的语气里含有讽刺的意味，蕾丝莉立刻辩驳说“我不认为自己是

所谓的城市女孩，因为双亲在佛岛有一栋别墅，我夏天常去那里避暑，冬天则去那儿滑雪；偶而会来巴蒙多拜访雅潘姿姑妈，所以我应该算是半城市、半乡下的女孩。直到双亲离婚之后，情况才有所改变……”

“他们离婚后，你就离开了纽约吗？”达格进一步地追问，似乎对蕾丝莉的身世深感兴趣。

“是的。”蕾丝莉点点头，将身子紧紧地缩进大在里面。虽然车内有暖气，可是想起了悲伤的往事，却让她不自觉打了个寒颤。”离婚，对他们两人都最好了。父亲和他的家人住在西海岸，而母亲则住在巴尔的摩，这一切的一切真令我深深体会到‘覆水难收’这句俗语，可以说是一出典型的家庭悲剧。”

达格察觉了蕾丝莉内心的隐痛，于是立刻说：“我倒觉得不幸的婚姻比离婚更悲惨。”可是蕾丝莉却不以为然地耸耸肩，于是达格又问：“你常和他们见面吗？”

“只有必要时才见面！”蕾丝莉若无其事地回答后又接着说：“他们离婚后，就一直费尽心思地要争夺我，可是不愿意看到他们互相对立的情形，所以就决定住在雅潘姿姑妈这里。”

“你能决定来这里，真是太好了。”达格对蕾丝莉微笑地说完后，抬起头望着右前方。”那里就是百货公司，前面有个停车场。看来今天会有空车位，真是好运气！”

话题至此又回到了原来的内容，蕾丝莉还是没问出达格的工作内容，而当达格在选圣诞礼物时，站在一旁的蕾丝莉也只好暂时忍住那即将满溢出来的好奇心。

约莫一小时之后，两人才抱着大包小包的东西回到车里。达格先把包装精美又系着蝴蝶结的礼盒放到车后，再扶蕾丝莉坐进前面的座位，同时细心地帮她把拐杖放好。

“现在去找个地方吃东西吧！”达格坐进驾驶座，一边掏出钥匙，一边问道：“你饿了吧？”

“差不多要饿坏了，我今天早上只吃了一片沾果酱的土司而已。”蕾丝莉故作饥饿状地说。

“我也一样。”达格轻声笑着看了蕾丝莉一眼，就把车子开到街上，继续幽默地说：“我终于知道为什么你讨厌圣诞节了，因为如此一来你就有个好借口，不用费心去买礼物送别人了，对不对？”

“你说错了。”蕾丝莉笑了出来。”平常我买东西都已事先有了腹案。所以不会太费心。而且一到圣诞节，双亲就会买许多礼物送我。还有我的两、三个好朋友也会送我礼物。所以无论我如何讨厌圣诞节，还是必须买礼物回送这些人。”

“一般人对送礼物给自己的人，都会产生好感，而且也会因为收到礼物而沾沾自喜……”达格笑了一下，又故作正经地对蕾丝莉说：“当然这只是对相信圣诞老人去光临的人而言才会如此，至于不相信圣诞老人会宠幸他的人就不会这样子了。别说是小孩子，就算是我们这些成人，收到圣诞老人的礼物也一样雀跃不已。”

“虽然话是没错……”蕾丝莉仰靠着椅背，心中思索着要如何证实圣诞老人只是个传说。

达格选了一个人比较少的餐厅；这时还没到午餐时间，那些习惯在午前喝咖啡的人也各自回到工作岗位上了，所以服务生很快就送来了热腾腾

的食物。饱餐一顿之后，服务生收拾过餐具，立刻为他们倒了第二杯咖啡。

蕾丝莉发现达格不断看着手表，就问：“是不是太迟了？”

“不是！海莉还要一个钟头才放学，而且就算我们慢慢地回去也只要花十分钟就够了。”达格回答。

不久餐厅入口处传来一阵嘈杂声，将原有的宁静破坏无遗。当领班安顿好那群前来吃午餐的客人时，蕾丝莉和达格已经被吵得无法交谈了。这时突然有位白发苍苍的老绅士分开人群，朝着达格走过来。

“真令我惊讶！你不就是达格吗？”当达格礼貌地站起身子时，老绅士立刻握住达格的手。“我不知道你回来了，近来好吗？”不等达格回答，他立刻又看了蕾丝莉一眼说：“哦！原来你还有这么漂亮的女士作伴啊！”他和蕾丝莉握手后就自我介绍他说：“我叫凯尔，是达格家人的老朋友。请问你叫什么名字？如果我不先问，达格一定不会主动介绍，因为他怕我会抢走你呢！”

“我叫蕾丝莉。”虽然蕾丝莉对于自动说出自己的名字感到些许难为情，可是她也愿意借此机会让滔滔不绝的老绅士喘一口气。蕾丝莉对于外表看来已七十多岁，但却依然精神抖擞的老绅士感到既惊讶又有趣。

“我实在很嫉妒达格，能有象你这么美丽的女士相随。”老绅士转头看了达格一眼，继续对蕾丝莉说；“不过我得要劝你小心这个男人，因为我每次碰见他时总是有不同的女性相伴，他这个人就象是麦芽糖一样，随时随地都会吸引那些苍蝇似的女性。”

“这件事，海莉已经警告过我了。”蕾丝莉笑着回答。

“海莉？”老绅士疑惑地想了半天。

“就是我的女儿呀！”达格走到老绅士面前，似乎想帮助他勾起记忆。

“对了！是你的女儿！”老绅士似乎记起来般地用力捏了一下手指。“你那个有着蓝色眼睛又非常可爱的女儿，近来还好吗？自从三年前见过一次后，就一直没再见过她，她实在是个可爱的小宝贝，我还记得她曾列出一大堆礼物的名单，等着圣诞老人送她呢！”

“今年比较少了……”达格笑着回答。“可是仍然要求圣诞老人送她一只狗呢！至少她现在懂事多了。”

“狗确实是人类最好的伙伴。”老绅士强调地说。“不只是圣诞老人，即使我们送礼物给孩子，主要也是为了让孩子懂得我们这一份爱的心意。在英文字里，若把‘狗’的字母反过来拼，就成了‘神’；而且我们也知道狗是最忠于主人的，见到主人回来，就会高兴地摇尾巴，它不会问主人去哪里，只要主人回来就已经心满意足了。因此我希望你能告诉圣诞老人说海莉确实需要一只狗。”老绅士认真地说完，又接着说：“真希望能和你多聊聊，可惜我不能让客人久等……”他回头又对蕾丝莉说：“你该好好把握住这个男人。”

老绅士就如刚才来时般地健步离去。蕾丝莉觉得内心有一股说不出的闷气，因为老绅士不但强迫性地要别人接受他的意见，而且还不容许对方有思考的余地。

“他真是个不简单的人物。”达格讽刺地说。

“确实。”蕾丝莉赞同地回答。

“刚才你说海莉警告过你，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达格显然压抑不住强烈的好奇心，皱着眉头问了出来。

“啊！没什么。”蕾丝莉本想敷衍过去，可是达格炯炯的眼神逼视着她，

于是又接着说；”海莉说有很多年轻美丽的影星都很爱慕你，所以她要我……”

“那个孩子非好好修理一顿不可。”达格愤慨地说：“不论是海莉或凯尔，似乎都认为我喜欢混在女人堆中。”

“不是吗？”蕾丝莉一边看着达格，一边讽刺地反问。

“为何男人常会被称为玩弄女人的花花公子呢？”达格大声地说着。”事实上，玩弄女人的真正意思是明明毫无感情，却装作情深意浓。而所谓的花花公子就是整天和女人混在一起的人，这种人并不了解女人，也不会真正去爱一个女人。”

“你认为这个很重要吗？”蕾丝莉温柔地问，她暗暗期待达格能正视这个问题。

“当然！如果把女人看成玩物，就不可能付出感情；反之，若把女人看成有血有肉的人，就可能付出感情。”达格伸手拿起咖啡杯，象极力要打破沉闷气氛似地说：“如果天气一直如此晴朗的话，星期五晚上一定看得见皎洁的月亮，你愿意帮我照顾海莉？就是和我们一起搭雪橇去兜风吗？”

蕾丝莉也配合着达格开朗的语气，一边挑起褐色的眉毛，一边想象地说：“一边坐着雪橇，一边听圣诞节的铃铛声吗？”

“是的！”达格笑了出来。

“我是为了逃避圣诞节的嘈杂才来到这里，没想到却反而卷进其中了。”蕾丝莉开玩笑地说。

“别傻了。”达格轻斥了她一声。”很多无神论者，最后往往变成虔诚的信徒，更何况你并不象无神论者那样顽固……”

“是吗？”蕾丝莉不再反驳，因为她知道自己正慢慢被眼前这男人打动了。

“如果天气好的话，愿意和我坐雪橇去玩吗？”

“当然愿意，为什么要这样问我呢？”蕾丝莉说。

达格一口气将咖啡喝完后看着蕾丝莉说：“我们走吧！”

在归途上，他们两人默默不语，只是沉浸于悠闲的乡村气息中。蕾丝莉隔着车窗眺望田园的风景，不远处有许多山谷、农场，显得生气盎然。而人烟稀少的山坡上虽然覆满了皎洁的白雪，却隐然可感觉出那一份期待春天来临的生命活力。

当车子经过一座农庄时，蕾丝莉看见一个男子在屋后伐木，令她不禁又联想到达格的工作。看来惟有直截了当的问他，才能解开心底的疑惑。

“你现在是从从事什么工作呢？”蕾丝莉突然问道。

达格虽然还是注意着前面的街道，却微微笑着说：“目前我还没有工作，但我已具有律师的资格，所以准备明年在这里开个律师事务所。我父亲生前担任地方法官，我想我将来也会朝这方面发展。”

“那……以前你是作什么工作呢？”

“我原是个职业滑雪选手。滑雪选手不象高尔夫球选手或网球选手那么出风头，除非参加过奥运，否则一般人都不知道我们的名字，所以你一定没听过我的名字，更不会知道我曾代表国家参加过多次比赛。”达格依然面带微笑地说，眼神却定定望着蕾丝莉，似乎在等待她的回答。

“坦白说，我真的从没听过你的名字。”蕾丝莉回答。

“我主要是参加欧洲举行的滑雪比赛，也就因为如此才会认识辛蒂，她

是我一个支持者的独生女……”达格面无表情地说。“可是结婚之后，我才发现辛蒂根本不重视我的工作，所以两年后我们就决定分手了。当时我根本不知道她已经怀孕，直到我参加葛罗堡大赛前，才由一个好友口中得知。听到了这个消息，我立刻赶往科罗拉多见她，希望能挽回破碎的婚姻，那时是十一月，后来海莉就在圣诞节翌日出生，其他的事你大概都知道了。”“就是因此你才放弃滑雪的吗？”蕾丝莉看了一眼达格，原来达格之所以会拥有古铜色的肤色，完全是由于长年暴晒于阳光以及雪光中的缘故，而他那身结实的肌肉更是苦心锻炼的结果。

“我并没有立刻放弃滑雪，而是只参加洛基一带的比赛，以便就近照顾海莉。可是身为一个滑雪选手，最重要的是全心的投入，尤其是在比赛的时候，必须贯注全神才能防止意外的危险，可是由于海莉的出世，令我无法心无旁骛……。结婚后我从来不曾想过会有小孩，尤其辛蒂是个主见很强的女人，所以意外的有了一个孩子令我感到十分欣慰，而我也知道海莉需要我，尤其在辛蒂死后，我更该加倍地爱她，所以我送给海莉三岁生日的礼物，就是从此不再参加比赛。此后我们父女俩就一直住在科罗拉多山的别墅里。”

“是你卖了别墅后，才回巴蒙多？”蕾丝莉接着问。

“是的！大致就是这样子了。”达格说完，似乎无限惆怅地低声说：“虽然我很喜欢那个工作，可是无法和海莉在一起……”达格无奈地耸耸肩。“滑雪需要有摒弃一切的勇气，可是为了海莉，我不能有这种勇气，所以我不再参加比赛。也许有那么一天，我会再享受滑雪之乐吧！”

“你不是也喜欢律师这行业吗？”

“嗯！其实法律也是个有趣的行业。”达格接着又说：“我一生中所经历的滑雪生涯实在令我难以忘怀，我不会后悔选择滑雪为职业，因为那不但是我年轻时的兴趣所在，而且更带给我丰裕的收入。即使今后我发生了意外，海莉还是可以衣食无虑地过一辈子。”达格对蕾丝莉笑了一下，又补充似地说：“这就是我的经历，以及所有的财产状况了。”

“对不起！我问得太多了吧？”虽然是达格自己要说出来的，但蕾丝莉依然觉得有点不安。

“不会的！”达格紧紧握住蕾丝莉的手，轻声地说：“既然我邀请你一起乘雪橇去玩，所以就必须先详细地自我介绍一番。”

“是的！我绝对不会和认识不清的人外出。”蕾丝莉轻轻地说。

“那你是准备拒绝我吗？”达格开玩笑地说完后，就低头看看表说：“早上一切顺利，接下来我要先送你回去，然后回家藏好礼物，再去学校接海莉。这样好吗？”

“当然好！”蕾丝莉的手被达格紧紧握住，竟象少女般脸红心跳起来。

一路上蕾丝莉默默回想起刚才达格说的话，她想象着达格当年身为滑雪选手的英姿，也想起了自己的过去，甚至海莉曾对她说过的话……

“当你还是个职业滑雪选手时，一定有不少美女环绕在侧吧！大概就是因为如此，海莉才会认为你总是和年轻的女孩混在一起……”蕾丝莉说完后，又有点后悔地自圆其说道：“怎么搞的，今天我老是问你一些不该问的事！其实你可以不回答我这些冒犯的问题。”

“没关系的！”达格回头注视着蕾丝莉，然后笑着说：“女朋友倒是有的，不过可不象海莉说的那么多。而且那些女孩子只不过是疯狂地崇拜一个滑雪选手而已。在那种毫无意识的崇拜狂热中，即使我身高不到一百五十公分，

又全无头脑，她们痴迷的程度也丝毫不会有所减损。”

事实上，达格不但身高一百八十三公分，而且还长得英俊潇洒，所以蕾丝莉对达格的辩解十分不以为然，她觉得是达格本身具有的魅力，才会使异性深受吸引。而且在欣赏达格的女人中，一定有那种不管达格是单身或已婚，都会费尽心思要接近他的女人，更可能就是由于众多女人的追求，才使得达格的婚姻触礁。

到达姑妈家时，达格把车停在路旁，温柔地说：“我扶你下车。”说完他立刻拿起拐杖。“谢谢你今天陪我出去。”达格说完轻轻地挽住蕾丝莉的背，将她用力拥在怀中，然后飞快地亲吻了她的脸颊。

直到打开了车门，蕾丝莉还是心跳不止，在她还留有达格那深情一吻的唇上，隐约颤抖着甜蜜的快感。达格仍坐在车子里面，等蕾丝莉走到门前对他挥手时，他才倒车离开去接放学的女儿。

第六章

牧马不安地晃动颈部所挂的铃铛，然后扬起头不耐烦的对天嘶鸣，但在达格熟练的控制下，终于慢慢的平静下来。达格将蕾丝莉抱上黑色雪橇的红色皮革座位上，旁边放着一块柔软而温暖的毛毯。

“你在哪里找到马和雪橇？”蕾丝莉好奇而兴奋的睁大眼睛问。“真是不可思议。”

“是村里的农夫借我的，每到滑雪季节，他们总会出租马和雪橇。”达格一面回答，一面坐到海莉与蕾丝莉中间，摊开毛毯盖在三人身上。

“爸爸，我们是不是要去踢雪？”海莉不安分的扭动身子。

“如果路上积雪厚的话，当然可以呀！”达格随口搪塞着，他预备带她们到草原上驰骋一番。达格扬起皮鞭，朝马的臀部轻轻一挥，同时吆喝一声，雪橇便摇摇晃晃的向前进，过了一会儿，便顺畅的滑行在覆雪的路上。

今晚正逢月圆，皎洁的月光映在白茫茫的大地上，发出银亮的光泽，与周遭灰暗的树丛形成强烈的对比。达格的马蹄声伴着悦耳的铃铛声，一切恍如梦境。蕾丝莉傍着达格而坐，寒风使她的脸颊冻成玫瑰色，她不知不觉地更挨近达格，甚至将手深深埋在毛毯下。

“爸爸，唱首歌吧！”海莉说。

“现在不能唱。”达格回答。“因为克雷伊伯伯说，这匹马一听到乘客唱歌，就会自动停下来。”

“好聪明的马！”蕾丝莉轻声的说。

海莉上身微倾，直盯着父亲的眼睛，脸上写满了怀疑。“克雷伊伯伯真的这么说？”

“骗你的啦！”达格只好坦白说。“但无论如何还是让马不受干扰比较好。”

“好吧！”海莉重重的坐回去，身子陷在毛毯中。

雪橇在寂静的路上迅速滑行着，飞逝而过的景致勾起蕾丝莉浓浓的乡愁。以前她也看过此地的风景，但从未有如此深刻的感触，是因为月光照在雪原上的光辉？抑或是农家温暖的灯光与烟囱所冒出的轻烟所致？

达格的手在毛毯内探索着蕾丝莉的手，而后紧紧握住，并轻轻的问道：“你高兴吗？不反对圣诞歌声吧？”黑暗中，达格的眼睛闪烁着慧黠的光芒。

“嗯，不反对。”蕾丝莉微笑着表示同意，同时茫然的凝视着达格高挺的鼻梁与紧抿的嘴唇。

“爸爸，你看！前面那座桥有屋顶。”海莉由毛毯中伸出手，指着河岸边一座象住宅般的桥梁。

“真的！”

“我们要不要渡过那座桥？”海莉渴切的问。

“大概吧。”达格静静的说。“这条路是通往桥那边的，否则就要由右边绕回去。”

“我要过桥！”海莉固执的说。

雪橇渐渐接近桥头，或许是因为积雪的缘故吧，桥洞内很暗，只有另一边出口微微透出光亮。

“为什么这座桥要盖屋顶呢？”海莉一面好奇的审视桥的构造，一面问。

“这座桥是以前建造的，可能是为了让人和马在天气恶劣时有地方躲避，才盖起屋顶的。”达格略作说明后，便扬起缰绳慢慢将雪橇驶入桥洞中。

年久失修的木板桥面已有不少裂隙，风雪及少许的冰不断地吹入。达达的马蹄声引起极大的回响，惊醒栖息在桥顶上的猫头鹰。猫头鹰发出‘咕咕’的叫声，仿佛要冲下来一般，但很快的又飞走了。蕾丝莉还是第一次看到猫头鹰，吓得缩成一团，忙把头埋在达格怀中。达格用力握住蕾丝莉的手传达无言的安慰。

“听说这里的年轻人最喜欢偕同女朋友驾马车到这桥洞来，因为这是爱的小径，”达格故意说些无关紧要的话，以分散海莉的注意力，随即低下头寻找蕾丝莉的嘴唇。

刚开始达格的唇有些冰冷，但很快就温暖了起来。且有有力的摆获了蕾丝莉的樱唇；对这突如其来的热吻，蕾丝莉也马上有了反应。

在雪橇驶出桥洞之前，但闻一声轻微的亲吻声，两人也立即恢复了原来的坐姿。

借着毛毯的掩饰，达格将蕾丝莉的手拉到自己身边，同时投以深深的凝视。

“我们要不要折回去了”海莉问。

“也好！”达格回答。“但你为什么这么问？”

“我只是认为爸爸会喜欢我们折回去。”海莉的眼中闪烁着慧黠的光芒。

“你怎会这样想？”达格奇怪的问。

“爸爸，你老是把我当成小孩。”海莉的神情满含愤慨。“刚才我听到爸爸和蕾丝莉阿姨接吻的声音，你还以为我不懂什么叫‘爱的小径’吗？”

“好了，我们来唱歌吧。”达格微笑地斜睨了蕾丝莉一眼。“现在的小孩子真是人小鬼大。大家一起唱吧！”

“蕾丝莉阿姨，你也一道唱吧！”海莉央求着。

圣诞佳节即将来临，他们当然也是选些应景的歌曲。今夜的气氛使蕾丝莉也有引吭高歌的兴致，她完全沉浸在爱的甜蜜中，全然忘却以往对圣诞节所抱持的偏见。

他们尽情的歌唱，不知不觉中已快到家了。农夫克雷伊早就驾着一部小货车在门前的公路上等待。当雪橇驶上公路时，雅潘姿姑妈也出来了。

“我已经准备好苹果酒和姜汁面包，快进来吧。”雅潘姿大声说。

达格和克雷伊忙着把马匹和雪橇送上小货车，海莉和蕾丝莉便先穿过庭院走进屋里。

由于长时间逗留在户外，突然走进室内，便觉得家的温暖益加强烈；更何况整个房间还弥漫着姜汁面包的芳香。

“雅潘姿婆婆，今天真好玩。”海莉一面脱下防寒的外套与靴子，一面喋喋不休的说。“我们刚才一直在唱歌，而且还经过有屋顶的桥洞。”

“唱太久，声音会沙哑的。”蕾丝莉伯海莉会脱口说出她与达格的事，所以慌忙打岔道。“我现在就觉得喉咙又干又渴，而且声音沙哑。”

“声音沙哑喝这个最好。”雅潘姿把料理台上的苹果酒一一倒入大家的酒杯中。“我已在火炉里升好火，你们到那边喝酒取暖吧！”

蕾丝莉被这么一说，也感到全身起了一阵寒意，她端起酒杯想到火炉边取暖，可是一手拄着拐杖的话，苹果酒一定会倾倒。她只好求助于海莉：

“海莉，请帮我拿酒杯过去，好吗？”

“当然好。”海莉接过酒杯，走向炉火熊熊而充满温馨的起居室。

火炉旁散置着几张桌椅，蕾丝莉选了一张有踏板的椅子，并将双脚舒服地伸到脚踏上。火，真是温暖的象征。海莉把酒杯递给蕾丝莉后，就蹲在火炉前取暖。这杯苹果酒除了含有砂糖的甜味外，还加了肉桂与丁香，蕾丝莉已很久没有尝到这种风味的苹果酒。

当达格从厨房端着一杯温热的苹果酒走进起居室时，蕾丝莉立刻觉得体内类似酒精发酵的感觉又涌上心头。达格把酒杯放在壁炉架上，两手在火旁不断转动着。

“冷吗？”蕾丝莉嘲笑般的问。

“是啊，”达格转过头，意味深长的说：“你何不过来替我增加温暖？”

“你只要再加一根木头就够了。”蕾丝莉故作不解的回答。

“不行，还是你过来吧！”

“可是，我坐这里很舒服，实在不想动呢！”此时起居室门口传来脚步声。蕾丝莉回头一看，原来是雅潘姿姑妈。她手上端着一个圆盘。上面盛满四角形的姜汁面包，面包上还有雪泡状的奶油。几人见状也顾不得道谢，个个狼吞虎咽地吃起面包，而且吃得清洁溜溜。

达格把最后一口姜汁面包和着苹果酒咽下去后，才满足的抹抹嘴角说：“真好吃，你的手艺真棒！”

“谢谢你的夸奖，我想你们乘雪橇去玩一定很有趣。”雅潘姿高兴的说着，同时开始动手收拾碟子。

“让我来吧，蕾丝莉会告诉我该怎么做。”达格自告奋勇的说。

雅潘姿善解人意的接受达格的好意，达格便把碟子叠在盘子上，蕾丝莉则站在门边等着为他带路。到了厨房之后，收拾餐具的工作就容易多了。只要将用过的碟子浸在水槽里，再把吃剩的奶油放入塑胶盒中，盖上盖子送入冰箱里即可。

“待会儿再收拾吧！”蕾丝莉拄着拐杖，转过身阻止了达格的行动。

“你的表现比我预料中还快。”达格抓住蕾丝莉的身体，并顺势拉向自己，然后轻抚她的脸颊、颈子及发根。“你不怕被她们发现吗？”

“她们似乎正玩得开心呢！”蕾丝莉觉得心跳加快，身体也越来越热，只有达格的脸庞在眼前逐渐扩大。

达格饥渴的嘴唇立刻衔住蕾丝莉温暖的红唇，并且猛力的吸吮着，蕾丝莉的头不禁往后仰，他的舌头象水蛇般钻入蕾丝莉的齿间，并透出一股酒与面包的余香。热吻已使两人的呼吸变得粗重而急促，整个身体仿佛也随之燃烧。

达格不断爱抚着蕾丝莉的脸颊与后颈，令蕾丝莉感到兴奋难耐，她用力抱住达格魁梧的身体，双手也无意识的紧抓住拐杖。

“达格，你想雅潘姿姑妈会不会对我们在这里逗留太久产生怀疑？”蕾丝莉轻轻地在达格的耳畔说。

“我想她一定知道我们的事了。”达格以低沉的声音说，然后再度寻觅蕾丝莉的樱唇。“蕾丝莉，吻我。”

蕾丝莉热切的迎上去，喉咙中不断发出低低的呻吟声。达格的热情与巧妙的吻，激起蕾丝莉心中的热火，使她很快的沉溺在欲望的波澜中而忘却一切。

此时，拐杖突然“哐”一声掉在地上，两人吓了一跳，慌忙分开。蕾丝莉喃喃自语说：“还是不行，我的脚已无法痊愈。”

当达格弯下腰拾起拐杖，正准备递给蕾丝莉时，海莉已飞快地跑进厨房。

“怎么回事？”海莉睁大眼睛问。“刚才那是什么响声？”

“蕾丝莉的拐杖掉了。”达格有点难为情的说。

紧接着，雅潘姿姑妈也出现在厨房门口。“是不是蕾丝莉摔倒了？”

“没有。”蕾丝莉羞涩的回答。“只是拐杖掉了。”

“害我吓了一跳。”海莉一只手按着喉际，故作惊吓状。“我还以为发生了什么事情。”

“没什么。海莉，我们该告辞了，现在已过了睡觉时间了。”

“再玩一会儿嘛！明天学校放假，而且又是周末，好不好嘛？”海莉似乎很喜欢这里的气氛，所以不断向父亲要求。

“虽然明天是周末，可是现在也该上床了。”达格断然拒绝，同时走出厨房，把挂在墙上的外套拿下来。

“雅潘姿夫人，谢谢你的苹果酒和姜汁面包，真是太好吃了！”

“爸爸，你怎么这样称呼她！你应该称她为雅潘姿姑妈才对。”海莉在一旁纠正父亲。

“快跟雅潘姿夫人说晚安，并谢谢她的招待。”达格一面帮海莉穿上外套，一面说。

“雅潘姿婆婆，晚安，今天打扰你了。”眼看没有商量的余地，海莉便不再向父亲撒娇。“蕾丝莉阿姨，晚安。”

“晚安。”蕾丝莉凝视着达格说：“很感谢你今天带我坐雪橇去玩。”

“还有圣诞铃声、海莉，以及种种事情吧！”达格努努嘴，微微一笑，视线迅速瞥向蕾丝莉的嘴唇，然后拉开门，将海莉往外推。“雅潘姿夫人，晚安。”

送走这对父女后，雅潘姿走向水槽。

“姑妈，让我来洗吧！”蕾丝莉说。

“反正也不多，等明天吃过早餐再一道洗吧！我可不想让你碰这些脏东西。对了，刚才拐杖为什么会掉在地上呢？”姑妈似乎不相信事情如此单纯，所以又进一步追问。

“真的没什么！”

“还有两杯苹果酒呢！”姑妈看了看锅子说。“我们把它喝掉吧！”

“好啊！”蕾丝莉走过去拿杯子。

“蕾丝莉，”姑妈以她一贯平稳的口气说：“我想在圣诞夜请达格和海莉来晚餐，你想做什么菜比较好？”

“这临时也说不上来。”蕾丝莉若有所思的说。“哦，对了，我也该买些圣诞礼物送海莉。”

“这倒是应该的。”姑妈点头问意。

“那我明天就去买。”蕾丝莉低头低语着。

次日上午，天气和前夜一样晴朗，阳光温煦和暖，只是气温并未大幅回升。蕾丝莉穿着厚夹克，戴着手套与滑雪帽，边哼着歌，边拄着拐杖走在公路上。

“蕾丝莉阿姨，你要去哪里？”海莉站在家门口大声呼叫着，身上没穿防寒夹克，甚至连雪地靴脱掉了。

“我想到街上走走，顺便做做运动。”蕾丝莉在路旁等待气喘吁吁跑过来的海莉。

“我有件事想拜托你。”海莉探手进入口袋里摸索着。

“什么事？”根据平日的经验，蕾丝莉知道必须先确定她的要求再答应，才可避免落入圈套。

“请你帮我寄这封信好吗？”海莉翻找了老半天，终于找出一封信。

“当然好。”蕾丝莉接过信封，顺手放在外套口袋中。

“因为爸爸不在家，而这封信又必须马上寄出去，只好麻烦你了。”说完，海莉转身快步跑回家去。

村里的小邮局就在道路的另一头。蕾丝莉来到邮筒旁，由口袋中取出信封；为了确定一下有否贴邮票，她瞄了一眼信封，却发现上面只写着：“北极山达·勃鲁斯先生收”

“只写这样，也不知道对方能否收到。”蕾丝莉喃喃自语的把信投入邮筒中。由于村子小，商店不多，想买适合七岁小女孩的礼物倒也不容易。最后蕾丝莉选购了二本海莉这种年龄爱看的书以及一些小巧的手工艺品。

蕾丝莉把包装好的礼物夹在腋下，拄着拐杖慢慢走回姑妈家。快抵达家门时，突然听到海莉呵呵的笑声。原来在达格家的庭院里，堆着一个只做了一半的雪人，达格与海莉正绕着雪人在打雪仗。

蕾丝莉羡慕的看着他俩，她发现这对父女是如此天真、快乐，而这种亲情正是自己从未享受过的。一阵落寞霎时涌上心头，蕾丝莉艰涩地举起脚走向姑妈家。

突然一块雪球飞过来打在蕾丝莉肩膀上，冰冷的雪花溅在脸颊上，令蕾丝莉一个踉跄摔倒在地上。在她摔倒的那一刹那，同时响起达格的惊呼声。

蕾丝莉下意识护住受伤的左脚，弯曲身子扑倒在堆积成小山般的雪堆里。由于倒下的力量太猛，使内部已凝固的雪堆发出迸裂声，而蕾丝莉也因这突来的撞击顿时全身无法动弹。但她立刻用力撑起上身，以确定自己是否又受伤了。

达格也飞奔而来，却因速度太快，又把一些雪花踢到蕾丝莉的脸上。达格弯下腰查看蕾丝莉的伤势。”蕾丝莉，你没事吧？刚才丢雪球时我根本没注意到你在这里。”

“我没事！”蕾丝莉一面小声回答，一面挣扎着要爬起来。

“让我扶你起来吧？”达格说着，立刻将手放在蕾丝莉的腰侧助她一臂之力。

在摔倒的冲击感消失后，蕾丝莉的心中霎时燃起复仇的火花，她把戴着手套的手插入雪中，趁达格撑起她的身体时，突然抓起一团雪花丢到达格脸上。

达格本能地将脸往后仰，可是冰冷的雪花仍散的眉际、嘴边都是。起初他一脸愕然，待想到蕾丝莉的用意时又不禁失笑。

这时，海莉也笑呵呵的跑过来，看到父亲的脸，她说：“哇！打仗了？爸爸。”

“正中目标。”达格念念有词的说，但口气充满幽默。

“这是我的回礼。”蕾丝莉说，而后奋力爬起，拂掉脸上的雪花。

达格也突然抓起一团雪球，朝蕾丝莉丢过去，蕾丝莉连忙举起双手遮挡。但当她弯下身抓起一团雪球想反击时，达格却用力握紧她的双手。蕾丝莉的笑声里掺杂着一声惨叫，因为达格的腕力太大了，使她的身体整个往后仰。

“哎呀！我的脚！”蕾丝莉大叫一声以转移达格的注意力，然后奋力逃开。

于是两人绕着雪堆玩起捉迷藏。达格小心的避免触及蕾丝莉的左脚，然后趁蕾丝莉低下头时，把一团雪花塞进她的脖子里。蕾丝莉为这突如其来的寒冷而尖叫出声，同时不甘示弱地把雪团扔向达格。

可是她的手被达格抓住了，而且整个人被按在雪地上，达格则顺势压在她上面。蕾丝莉大口的喘息着，笑得泪水都流出来了。当她抬头看时，达格的脸就迫在眼前，嘴角尚且露出一抹胜利的微笑。

“投不投降？”在早上寒冷的空气中，呼出的气息都变成白雾。

“投降！”蕾丝莉一面口吐白雾，一面笑着说。

达格减轻了腕力，但并未松开手。刹那间，刚才追逐嬉戏的气氛消失了，两人都收敛起笑容，且几乎可听到彼此的心跳声。在对方热情的凝视下，蕾丝莉觉得自己仿佛要融化了。

两人似乎忘了此刻正倒在雪地上。达格的视线游移在蕾丝莉的脸颊及微启的朱唇上，而后缓缓低下头。

“爸爸，你为什么不让蕾丝莉阿姨站起来？”海莉突然困惑的问，恰如一盆冷水当头浇灭了两人涌动中的火苗。

达格滚向旁边，深吸了口气，然后一手抓住蕾丝莉的手，一手将她揽腰扶起。当达格的视线与蕾丝莉亮丽的眼睛相遇时，心中掠过一阵奇异的感受。

“海莉，”达格将视线移向女儿”丘比特绝不会选你当接棒人。”

“什么叫接棒人？”海莉认真的问父亲。

“你去帮蕾丝莉拿拐杖来吧！”达格不予置答。

手中没有了拐杖，蕾丝莉只能倚着达格。

接过海莉拿来的拐杖，蕾丝莉重新站稳身子后，达格便将蕾丝莉外套上的雪花拂掉。

“还有没有？”达格以温柔的眼神凝视着极力抑制笑意的蕾丝莉。

“嗯！”蕾丝莉轻点个头，仿佛即将爆笑出声。

蕾丝莉外套的前襟还站着许多雪花，达格伸手将那些雪花一一拂落，同时将她的头发轻轻梳理妥当。达格的手非常冷，但蕾丝莉的心中却为这轻轻的爱抚而感到无比温暖。

“为了别再摔倒，还是我送你回去吧！”达格说。

蕾丝莉向前走了一步，突然想起一件事。“我的东西呢？”她环顾四周，终于发现遗落在雪堆旁边。

“我去拿。”达格也同时注意到了那包礼物。

当达格看到外层的圣诞用包装纸时，顿时扬起眉，以一种佯装不知情的口气问：“这是什么？难道你是去买圣诞礼物？”

“凡事总该有个例外。”蕾丝莉回答，然后由达格手中接过礼物，审视包装纸是否有破损。

“我帮你拿吧！”达格拿过礼物后，站在她前面，仿佛催促她上路。“如果要摔跤，就抓住我。”

“你刚才存心推倒我，怎么现在又说这种活？”蕾丝莉故作生气的说。

“刚才是因为你先对我扔雪球。”两人踏上公路，往雅潘姿家走去。

“爸爸，我们是不是要继续堆雪人？”海莉在他们身后问。

“等我回来再做吧！”达格回头，对站在公路旁的女儿微笑着说。

“圣诞节你打算怎么过？”

既然达格如此问，蕾丝莉干脆提前说明预定的计划。“雅潘姿姑妈打算邀你和海莉一起过来，她还预备做炖牡蛎。”

“太好了！”

蕾丝莉突然又想起了一件事。“对了，海莉交给我一封要寄给圣诞老公公山达的信。”

“什么信？”达格仿佛很吃惊。

“今天早上我出门时，海莉飞奔过来，托我帮她寄一封信。”蕾丝莉详细的说明，同时不解地问：“你为什么这么吃惊呢？”

“因为上个星期我们已合寄了一封平信给圣诞老公公了。”达格困惑的看了看后方，但随之耸耸肩恢复原有的平静。“我想她大概是要求圣诞老公公再送她一只狗吧！”

“圣诞老公公会送狗给海莉吗？”蕾丝莉不禁笑了起来。

“说不定圣诞老公公正在考虑呢！”达格半认真的回答。

到达雅潘姿家门前，达格先上了阶梯打开门，然后捧着圣诞礼物跟在蕾丝莉身后走进厨房。雅潘姿正站在墙角边听电话，听到两人进来的脚步声便回过头来。

“我的侄女回来了，”姑妈对着话筒说。“待会儿再打电话给你，再见。”

“什么人呀？”姑妈一挂上电话，蕾丝莉随口问道。

“威廉拉姆斯先生，午安。”姑妈向达格打个招呼。“刚才我在跟我的好朋友茱德说话；今年秋天她丈夫刚去世，所以她邀我星期五晚上到她家用餐。”

“那么，星期五晚上你到我家来陪我和海莉一起作晚餐，如何？”达格趁机提议。

“可以吗？”蕾丝莉想先征求姑妈的同意。

“当然可以。象你这种年纪，是应该和一位潇洒的男士共同享受美丽的夜晚；要是到了我这把年纪，就只能两个寡妇干瞪眼了。”

“雅潘姿夫人，谢谢你。”达格微笑着道谢，同时为自己的不善言辞感到歉然。

“那么就这样决定了，我再打个电话通知茱德。”

雅潘姿打电话时，达格把包裹放在柜子上，然后握住门把，对蕾丝莉说：“星期五晚上六点见，好吗？”

“好的。”蕾丝莉点点头。

第七章

雪的表面已冻结，在蕾丝莉拐杖的敲击下发出沉重的回响，松动的地方则留下一个清楚的凹痕，可是新落的雪又很快的填满了。蕾丝莉抄近路走进达格家的庭院。远处的景物映在玻璃窗上，仿佛海市蜃楼般虚幻而不真实。

此时，玄关的大灯突然亮了，光线投射在踏雪而来的蕾丝莉脚上。刚出门时雪花还稀稀落落的飘，但此刻却变得绵绵密密。蕾丝莉拖着沉重的脚走上楼梯，来到玄关前按下电铃。

几乎是按下电铃的同时，海莉已打开门跑出来迎接蕾丝莉。蕾丝莉撑着拐杖走入起居室，重重的喘了口气，大概是因为刚才走在冰天雪地中，这时连呼吸都感到困难。

“我还以为你会早点来呢，”海莉说。“晚餐都差不多准备好了；而且我真想立刻拆开圣诞树下的礼物。”

“在你带蕾丝莉去看之前，总该让她有时间脱下外套吧！”达格已迎了出来，同时微笑着帮蕾丝莉脱下外套。

“外面的雪下得好大。”蕾丝莉一面说，一面拂掉羊毛衫上的雪花，有的雪已融化扩散在裙上。“姑妈这一路有得辛苦了。”

“雅潘姿夫人住在巴蒙多已经很久了，她应该知道在这种天气下要如何开车，所以你不必替她担心。”达格安慰地说，然后将她的外套挂在玄关旁的衣架上。

蕾丝莉把洋装上的融雪拂净，左脚石膏绷带在长可及膝的裙裾之下隐约可见。今天她的右脚穿了一只褐色的长筒皮靴，以及一只同色的袜子；上身是一件式样简单的白色毛衣，胸前还挂着一串墨西哥阿斯底加族象征金太阳的金项链。

海莉抬起头笑着看看蕾丝莉，然后用力摇晃着她的手说：“蕾丝莉阿姨，你看，爸爸正站在槲寄生树下。”

蕾丝莉抬起头，果然看到达格正站在顶部装饰着彩带的槲寄生树下。“啊！这里真是人间天堂。”达格喃喃说着，晶亮的眼眸注视着蕾丝莉。“好不容易才完成了。”达格微微一笑，随即为两人讲解以槲寄生树为圣诞树的典故。

“真是不可思议！”蕾丝莉嘲讽地回应着，海莉也无言地立在当地。

从蕾丝莉站立处到达格所在的槲寄生树下。只有几步的距离。因此，

蕾丝莉用拐杖撑起身体踮起脚尖走过去。达格立刻迎上来，在她唇上飞快地吻了一下；这次的感觉，是蜻蜓点水却仍热情十足的一吻。当两人分开时，蕾丝莉几乎喘不过气地全身颤抖，她似乎已忘记如何自我抑制内心澎湃的感情了。达格象要慑魂般地凝视着蕾丝莉的眼睛，然后深吸了一口气，一时无法由方才的深情里回过神来。直到猛然意识到女儿的存在时，才尴尬地对女儿笑了一笑。

“爸爸去端茶时，你先带蕾丝莉阿姨去看礼物好吗？”达格说。

“蕾丝莉阿姨，我们到这边来吧？”海莉向蕾丝莉招招手，带着她走进起居室，走向放有礼品的圣诞树下。

蕾丝莉痛着脚跟在海莉后面，一面偷瞄着达格大步走向厨房的身影。他合身的黑色长裤，强调出细细的腰与修长的腿；紧身的蓝色毛衣，更显示出他胸部与肩膀隆起的肌肉；满头黑发，在灯光下闪闪发亮。达格确实是个性感而有力的男人。

“蕾丝莉阿姨，你看！”海莉的声音打断了蕾丝莉的冥思。“这礼物好重，我都快拿不动了。呀！上面还写着我的名字呢！”

“你猜里面会是什么？”蕾丝莉问。

“我不知道。不过，若是爸爸送的，就可能是具有启发性的礼物吧！”海莉似乎有些愤慨。“你看这儿！”

蕾丝莉把所有礼物浏览一遍后，便与海莉一起走向餐厅。

“蕾丝莉阿姨，你的位置在这里。”海莉替蕾丝莉拉开椅子。此时，达格端着一盘烤牛肉走了进来，桌上也早已摆满了丰盛的菜肴。

“好香啊！”蕾丝莉一面坐下，一面夸道。

“当然啦！因为我们一大早就开始为晚餐忙碌了。你说是吗，海莉？”达格半开玩笑地征求着女儿的同意。

“而且，我们还做了南瓜派。”海莉在一旁热心地搭腔。

“爸爸做菜时，我一直都在旁边帮忙。”说到这里她考虑了半晌，接着又改口道：“虽然没有时时刻刻，但差不多都在啦！”

不知道是因为佳肴的关系，抑或同桌用餐的人的缘故，蕾丝莉觉得很久不曾如此快乐的用餐了。甚至收拾饭后残局，也都由三个人共同负担。

晚饭后，达格在火炉中添加了木柴，三人便在起居室一起喝着热巧克力。在这温暖的气氛中，三人几乎都要醺然入睡了。直到听见达格轻敲着海莉的脚时，蕾丝莉才意识到自己躺在沙发上，达格也近在咫尺，而四周则是一片静谧。

“明天还要上学呢！”达格根担心地说。“你该上床睡觉了。”

海莉转过身，抬起惺松的睡眼说：“知道了。”然后由沙发上站起身子，走到父亲面前，在父亲颊上轻轻吻了一下。

“我能不能请蕾丝莉阿姨上来陪我？”

对这问题，达格不知该如何回答，便以探询的眼神看看蕾丝莉。“蕾丝莉阿姨不知道愿不愿意爬楼梯呢？”达格有意替蕾丝莉找藉口，但蕾丝莉却为海莉的邀请而心动。

“我想那不会有什么问题的。”蕾丝莉慨然应允了。“你先去换好睡衣再叫我。”

“好。”海莉快步跑向枫木做的楼梯，且以同样的速度爬上二楼。

“你不该答应她的。”达格说。“要安抚小女孩的心并不容易。”

“可是，对我来说，这也是难得的经验。”

“要不要再喝点巧克力奶？”

“我不想再喝了。” 蕾丝莉摇摇头说。

“那么我就把这些杯子收到厨房去了。” 达格起身收拾面前的杯子。

当达格回到起居室时，二楼传来海莉的叫唤声。于是，蕾丝莉微笑着对达格说：“我立刻下来。” 然后便走向楼梯。

楼梯的台阶十分宽，所以抬起拐杖时也不觉得麻烦。上了楼后，蕾丝莉便走向唯一亮着灯的房间，径自推门而入。这时，海莉已躺在床上等着，身边还放了一个布娃娃。

“海莉，你的房间布置得真漂亮。”

只见墙上贴着蓝色的碎花壁纸，窗帘及床罩都是水蓝色的，与墙角处的梳妆台及其他木制家具搭配得极协调。在白色的架子上，整齐地排列着几个洋娃娃与玩具。床边的台灯架上，则装饰着一把镶有荷叶边的白色小洋伞。

“我真高兴你来陪我。” 等蕾丝莉在床沿坐定后，海莉喜悦地说。

“我也很高兴。” 蕾丝莉拉过棉被，盖在海莉的身上。

“蕾丝莉阿姨，你喜欢我爸爸吗？” 海莉把双手扣在脑后，天真无邪的蓝色眼睛看着蕾丝莉，长长的黑发散在枕头上。

“喜欢。” 蕾丝莉坦白地说。

“嗯！爸爸也喜欢你。” 海莉点点头。” 说真的，我们都很喜欢你，有空时欢迎你来玩；或者你就住在我们家也可以。”

“纽约离这里不远，有空时我会常来。” 蕾丝莉摸摸海莉的头。” 因为我也很喜欢你。”

海莉的脸上浮现出幸福的微笑，然后把手缩入被中说：“蕾丝莉阿姨，晚安。”

“海莉，晚安。” 蕾丝莉屈身在海莉柔嫩的脸颊上轻轻一吻，然后站起来问：“要不要留盏灯？”

“关掉也没有关系。” 海莉表现得很勇敢的说。

蕾丝莉熄了灯，走向亮着灯的台阶。就在这时，电话铃响了。她听到达格拿起话筒的声响，却没注意说话的内容。

起居室的灯熄灭后，整个屋子显得有点阴暗，只剩下一明一灭的圣诞灯泡与壁炉的火焰，在沉寂的夜里透着静谧的气氛。蕾丝莉躺在沙发上才喘了口气，便听到达格脚步声逐渐接近。

“刚才你姑妈打电话来。” 达格走过来说道：“公路现在被风雪所阻，已经无法通行，所以她打算留在朋友家过夜。”

“外面的雪下得很大吗？” 蕾丝莉转过头望着雾气迷朦的玻璃窗，诧异的反问。

“雪已积得很深了。” 达格说。” 刚才你姑妈还说，根据收音机的天气预报，到明天早上雪会积到十至二十公分左右。”

蕾丝莉移身靠近火炉。” 就象那首'白色的圣诞'所描绘的吗？”

“是呀！” 达格说着即躺在地毯上，同时把脚伸到蕾丝莉面前，眼睛则凝视着边缘已烧成红色的木材。

“你为什么要关灯呢？” 蕾丝莉双手置于膝盖上，微笑着问。” 难道是为了节约能源？”

“我只是喜欢这种幽柔的感觉。” 达格微笑着欠起上身，将手伸向蕾丝

莉。”而且你应该明白我一心想和你单独相处，就象现在这样，不是很好吗？”

蕾丝莉也伸出手，达格轻轻牵引着她躺到身旁的地毯上，随即转过身，深深地吻着她的樱唇。

“终于只剩下我俩单独相处了。”达格喃喃自语的说。

“说不定海莉会下楼喝水呢！”蕾丝莉小声的提醒道。

“海莉一旦睡着，绝不会起来喝水。”达格说着，同时发出一声呻吟。

“你少做那种煽情举动！”蕾丝莉也笑了一笑。

“你不喜欢吗？”达格故作威胁状。“我等待这一刻的来临，已等得非常心焦了！”

达格由蕾丝莉的脸颊一直吻到嘴唇，然后仿佛再也按捺不住热情似的紧拥着她。蕾丝莉也抛开了原有的矜持，回应着对方的热情，她可以感受到心底泛起一阵激荡。达格的吻热切而急促，柔软的舌尖在蕾丝莉的齿间游走。蕾丝莉只觉得一种本能的需要逐渐在胸臆间扩大，似乎只有更抱紧达格才能压制住那股奔窜的热流。即使隔着毛衣，她仍能感受到对方壮健的胸肌潜伏着即将爆发的火山。

热吻每持续一分钟，蕾丝莉内心的亢奋就更增加一分，而达格的吻却仍然如雨点般落下，甚且拨开她耳际的头发，轻咬着她柔软的耳根。蕾丝莉开始娇喘吁吁，但达格并不放松，双手同时爱抚着蕾丝莉的颈项间最敏感的部位，直到被高领毛衣所阻才怅然而止。

“你知道冬天最麻烦的事是什么吗？”达格轻声低语，热气呼在蕾丝莉的耳际。

“是什么？”蕾丝莉对达格提出如此无聊而扫兴的问题感到纳闷。

“就是穿太多的衣服，尤其是女孩子。”达格立刻回答。蕾丝莉这才注意到达格的手在毛衣的开缝处不断探索，不禁觉得好笑。“不脱掉外衣，根本不知道里面穿什么。”

达格的手慢慢移到毛衣的下摆，而后将毛衣往上卷。”衣服穿少了会感冒，这是聪明人维护健康之道呀！”蕾丝莉对达格的举动并未加以阻止，只是静静地笑着说。

“可惜聪明的人往往与恋爱无缘。”达格撑起上半身，同时也把蕾丝莉拉起。

达格说完便开始脱除身上的蓝色毛衣，蕾丝莉也跟着脱掉毛衣，顺手扔在沙发上。

当她披着绸缎般柔顺的长发，略带羞涩地旋过身时，发现达格露出惊讶的表情。

“这是什么？”达格轻抚她所穿的肤色紧身衣问。”为什么不穿附有简单布钩的薄胸罩呢？”他边嘟哝着，边寻找可以着手的接缝处，最后终于不耐地自下摆将紧身衣脱掉，并扔在沙发上。

蕾丝莉还来不及看到自己的裸体时，达格已经如压顶般整个人压在她身上。蕾丝莉轻轻抚摸达格的胸膛，感受他那如钢铁般坚硬的肌肉，内心有一种说不出的甜美与满足。

两人的吻更深、更长、更激烈，达格的手游移在蕾丝莉柔美的胴体上，使她感到胸口一阵压抑，连呼吸也变得好急促。而达格的唇更配合着手的动作，从蕾丝莉的耳根、颈部，滑向身体的每一寸肌肤，似乎急于唤起她心灵深处的欲念。蕾丝莉抚弄达格头发的手也逐渐变得急切，整个人仿佛已陶醉

在激情中而忘却自我。

达格的眼神充满焦虑与期盼，似乎已不甘于只是单纯的亲热与爱抚。蕾丝莉的身体也因渴求欲望的满足而悸动着，但潜意识里却又残存着些许不安。

突然间蕾丝莉推开达格坐起上半身，深吸几口气，想借此平息欲望之火。”你太过急躁了吧！”蕾丝莉以一种慌乱的声音说，达格的手则移向她的腰部。

“你的身材真匀称。”达格赞美着，同时俯身以亲吻代替手指的动作。

快感象潮水般再度涌起，蕾丝莉不禁浑身颤抖的闭上眼睛。”请你冷静点！”达格的嘴唇沿着她的背一直往上吻。”而且，我不想在突发的情况下做这种事。”她感觉到达格正拂开她背后的头发，一听到这句话，爱抚的动作也随之停止。于是蕾丝莉转过身，准备取过脱掉的衣服。”我想我该回家了。”

达格却一把挽住蕾丝莉的胸部，将她按倒在地毯上，蕾丝莉敏感的肌肤立刻触及对方的胸膛，她慌忙拿起毛衣和紧身衣盖在自己的腹部上。

“蕾丝莉，外头很冷。”达格以一种冷静的口气意图说服她。”你听听外头的风声！”

蕾丝莉凝神静听，果然听到屋外的北风正呼呼地吹着。

“外头的雪似乎越下越大，我还是趁早回去吧！”

“为什么不留在这里，而要冒着风雪回去呢？”达格说。”你不愿意跟我在一起吗？”

“这正是问题症结的所在。”蕾丝莉转过身，以坚决的态度避开了达格再度的爱抚与亲吻。”我自己也不知道在做什么。”蕾丝莉摇了摇头，借以掩饰自己的心虚。”我是很愿意和你共度今夜，但理智并不允许我这么做。”

“请你不要以分析的论调来谈论这件事！”达格的口气带着几分冷酷，而且也不再碰触蕾丝莉。

“我自己也不知道。”蕾丝莉有些急躁的说。”或许开始是我太过寂寞，才会想要抓住一个能挑起我欲望的对象；然后在本能的热情驱使下，又演变到这种地步。如今或许是我对你存有某种希望，才不想继续发展下去。总之，我也不晓得真正的原因！”

蕾丝莉胡乱的套上衣服，然后迅速看了达格一眼，发现他正以一只手支撑身体半躺着。火炉的火光投射在他宽阔的肩膀、浓密的胸毛与平坦的腹部上，但却在脸部刻画出阴影，使蕾丝莉无法看清他的表情。

达格将手伸向蕾丝莉，蕾丝莉只得抑制情感，顺从的坐下。达格却只是将蕾丝莉的头发拉出高领毛衣外，又轻轻地拢整齐。”你虽然举出种种理由，但却忘记最重要的一点。”达格静静地说，然后坐起来双手搭在蕾丝莉肩上。”我想你已爱上我了；而我之所以希望你留下，也可能是因为我已爱上你。”

“或许吧！”蕾丝莉觉得情绪无比紊乱。

“蕾丝莉，”达格突然叹口气说。”我确定我已爱上你了。”

达格象呢喃般的告白，使蕾丝莉心中一动。她也确定自己爱上对方。但此刻肯定此点，又唯恐是被官能上的满足所蒙蔽。

“达格。我不能确定自己是否已爱上你。”尽管心中毫无一丝疑问，”但对蕾丝莉而言，爱是一生的誓言，她不愿因一时的激情而贸然许下爱的诺言。况且有许多信誓旦旦的情侣在结婚后，才发现自己对爱情的体认错误，而踏

上离婚之路。蕾丝莉可不愿这种事发生在自己身上。

达格放开蕾丝莉，伸手拿起自己的毛衣。”那么，我送你回去吧！”他的声音变得非常沙哑。

蕾丝莉无心的言语似乎已伤害到达格，为了掩饰内心的愧疚，她到处找着拐杖。

“我的拐杖在哪里呢？”她明明记得将拐杖放在沙发旁，但此刻却遍寻不着。

“我藏起来了。”达格若无其事的说，然后探身到咖啡桌下取出拐杖。”我曾想象，一个折断腿的高贵淑女，在没有拐杖的情况下将如何行走？答案很简单，就是——留下她，使她不能由我的身边逃走。”

“你不觉得这样做太卑鄙了吗？”蕾丝莉忿然指责对方。

达格的眼神突然变得很冷酷，且闪烁着愤怒之火。”我只不过是开个玩笑，况且收起拐杖是避免它占空间。”

“噢！”蕾丝莉立刻为自己的妄下断言感到后悔，因此小声地说：“对不起！”

“其实也没什么。”达格说着站起身，走向沙发旁准备打开电灯。

但闻“啪！”的一声，灯却未亮，蕾丝莉这才注意到圣诞树上的灯泡不知何时已熄灭。

“圣诞树的灯也熄了！”蕾丝莉提醒达格。

达格一言不发地走向黑暗的墙角，只听到一阵按拨开关声，但灯仍未亮。

“请把桌上的手电筒拿给我，我去看看是不是保险丝断了？”达格的声音由黑暗中传来。

当达格脚步声消失后，蕾丝莉缓缓移动上了石膏的左脚，举步维艰的靠近火炉，然后以拨火棒拨动烧成红色的木材，火焰刹时窜起，室内变得更为光亮。连影子也在墙上跃动着。

似乎经过一段很长的时间，她终于看到了电筒的微光，而后便听到达格脚步声。

“可能是风雪的关系，电缆断了，外面也一片黑暗。”达格简单的说明查看的结果。

达格为了节省电源，关掉手电筒，然后在火炉里添加一根木材，灰烬立刻扬了起来。

经过一分钟之后、蕾丝莉才由达格的话中意识到姑妈家也停电了。

“不论你愿不愿意，”达格深深地凝视着蕾丝莉。”总之，你今晚必须留在这里。

因为停电就没有暖气，独自留在姑妈家，你会冻僵的。”

“姑妈家的暖气是用石油的。”蕾丝莉更正说。

“可是没有电就无法起动送风机的马达。”达格说。”火炉是现在唯一可依赖的。”

“我还是必须回去。”蕾丝莉按着椅背站起来。”如果停电了，姑妈家的水管一定会冻裂。”

“蕾丝莉，我不能让你单独留在姑妈家。”达格按住蕾丝莉的手说，然后轻轻拂开她垂在脸旁的头发。”好吧，就算我是个粗暴的男人，而你也不喜欢我这样，但是……总而言之，我不放心你走回去；何况你的脚受伤，周遭

又这么黑暗。即使天气不冷，你的脚也没有受伤。我还是担心你会发生其他事故。”

“可是，水管……” 蕾丝莉为达格这番话感动不已，因为他并非采取命令式的态度，而是真诚的关心蕾丝莉的安危。

“那么，让我到你姑妈家去把水龙头打开好了。” 达格说。” 这是为了求心安。还有，请你接受我的诚意留在这里，因为我不能丢下海莉不管；而且你不觉得，我们三人一路牵扶着走向你姑妈家的情景很可笑吗？”

“我留下来就是了！” 蕾丝莉终于同意了。

达格的嘴角也浮现一丝微笑。” 那么，现在最重要的是把海莉抱下来，今晚我们三人就睡在火炉边吧！”

“最好把起居室完全封闭起来，否则暖气会由缝隙溢出。” 蕾丝莉建议说。

“你考虑得真周到。” 达格点点头说。” 幸好家里还有多余的毛毯。” 说完站起身走向二楼。

等达格上楼后，蕾丝莉便走到窗边，将窗帘的边缘塞入窗缝中，然后回到壁炉前等待达格。

达格将海莉裹在毛毯中抱下二楼，这情形似乎有几分野外露营的趣味。为了使起居室更亮，海莉到厨房拿几根蜡烛，但蕾丝莉认为炉火已够亮了，便劝阻她不必再点燃蜡烛。

达格找来了几条毛毯，一条挂在起居室的门上，其余的则由蕾丝莉与海莉合力铺在炉前的地板上。

“明天的早餐是不是要利用火炉来做？” 海莉睁大眼睛问。

“也许明天起床时，电就来了。” 蕾丝莉安抚着海莉。” 快躺进毛毯里。”

“明天大概不用上学吧！”

海莉似乎睡意已消，显得十分好奇而聒噪。” 爸爸，外头的风雪很大吗？” 海莉滴溜溜转着眼睛问，但达格不回答，径自掀开毛毯作的门帘。” 爸爸，你在干什么？”

“小孩子别那么多话。”

当达格再次回到起居室时，身上已穿好防寒衣。” 我到你姑妈家看看。” 达格对蕾丝莉说。” 你们躺进毛毯里，否则一接触到寒气，体温便不容易回升。”

蕾丝莉听从达格的忠告，与海莉一起躺进毛毯里。海莉睡在靠近火炉那边，达格出门时她还叨叨絮絮，但见到蕾丝莉并不回答她的问题，不久便在火焰与毛毯的温暖中沉睡。

周遭无比寂静，蕾丝莉可清楚的听到外头风雪交加的声音，不禁为达格的安危担心不已。他是否已到姑妈家？或音正在回家的途中？蕾丝莉觉得达格似乎已离开了很长一段时间。

玄关的门开了，起居室的门立刻被寒风鼓涨。直到听到门关闭与达格脚步声，蕾丝莉才放下心，而睡在蕾丝莉身旁的海莉则发出梦呓般的呻吟。

“怎么啦？” 海莉的声音带着浓浓的睡意。

“嘘！你爸爸回来了。” 蕾丝莉小声的回答。

当达格走入起居室时，寒风也随之跟进。达格不断颤抖拼命搓着双手，但仍强作笑脸以使蕾丝莉安心，然后无言地蹲在火前。

“没事吧？” 蕾丝莉低声问。达格对蕾丝莉点点头，然后将一根木材加入火炉里，火焰突然又窜高了，但达格仍打着哆嗦。

“快钻到毛毯里吧！” 蕾丝莉于心不忍地劝达格。

达格立刻脱掉外套钻入毛毯里。他的衣服象冰般寒冷，但蕾丝莉仍用力抱住达格的身体，同时让他的头靠在自己肩上。但此举似乎没有多大效用，反而使自己身体的温热被消蚀，不久蕾丝莉也跟着发抖了。

“你会冷吗？” 达格注意到了。

“没关系，两个人抱在一起很快就会觉得温暖。” 蕾丝莉轻声的说，更加用力地抱紧达格。

那一夜，他们三人在火炉边沉睡于甜美的梦乡。

第八章

一大早，蕾丝莉就被除雪车的声音吵醒，她睁开惺松的睡眼，发现天已蒙蒙亮。她想移动身体，却被两个温暖的身体夹在中间而动弹不得。

海莉用双手抱住头，身体卷成象一只大龙虾；而另一边的达格则紧拥着她，一只脚搁在她的腿上，一只手则亲昵的放在她的胸前，温暖的鼻息吹拂在她的脸颊上。

只要略移动身体一定会吵醒他们，蕾丝莉只好在令人不适的地板上，困难的保持原来的姿势。她吸了一口清晨冰冷的空气，才猛然发现壁炉里的木材已烧成灰烬，炉火似乎已熄灭了；幸好毛毯里依然十分温暖。

达格的手在蕾丝莉胸前微微移动，而后毫无顾忌的爱抚她的胸部。蕾丝莉稍微转向达格，想确定他是否醒了。被达格枕了一夜的手臂，此刻已酸疼不已，但见到达格浓密的睫毛紧闭她又不忍心叫醒他。

不久，达格移动身体，且将蕾丝莉翻转过来。” 早上这样醒来真好！” 他眨眨眼，喃喃自语说。” 这是最美妙的一种感受。” 声音里有着无限的满足。

听了这句话，蕾丝莉内心充满了喜悦。她的嘴角浮现笑容，头则移向达格，凝视对方那张小麦色的脸孔。经过一夜，下颌已长出淡青色的胡髯，嘴唇的线条显得柔和而具有张力。达格缓缓睁开眼睛，蓝色的眼睛似乎变得更加湛蓝。

“火好象熄了！” 蕾丝莉小声的说。

“你真的这么认为吗？” 达格笑了一笑，他觉得蕾丝莉似乎另有所指。

达格挪动身体，紧紧压在蕾丝莉的胸前，温柔地吻着她的樱唇。

这是一个深情的吻，蕾丝莉可以感觉到自己体内的热情又复苏了，而且在达格粗糙胡须的刺激下，全身产生如被猫舌舔过的快感。

突然，达格象紧急煞车般停止动作，看着躺在蕾丝莉身边的女儿。” 我以为你还在睡觉。” 达格以一种僵硬的语气责备女儿。

“我本来是在睡，” 海莉笑着说。” 可是被你们的说话声吵醒了。”

达格瞅了蕾丝莉一眼，脸上浮现出无可奈何的表情。

“我们还是大声说话吧，反正海莉已经醒了。” 说着，他起身将毛毯卷起来。” 我再升一次火吧——我是指火炉的火。” 达格意味深长的加了一句。

“今天不必上学吧？” 海莉看着从蕾丝莉手臂中爬起来升火的父亲问。

“打开收音机听新闻报道就知道了。” 达格不愿妄加揣测。

烟开始由木材中冒出，达格站起来走过去一把拉开窗帘，阳光立刻照进室内。蕾丝莉缩了一下身体，微微避开刺眼的阳光。”虽然有点冷，但今天必定是晴天。”刚升上炉火，室内犹相当寒冷，达格不断搓着手用以增加热量。”想不想喝咖啡？”

“早餐怎么办？我肚子好饿。”海莉说。

“只有白面包和牛奶。”达格耸了耸肩。

“爸爸，我能不能利用炉火来烤面包？”

“大概可以吧！”达格答应了。”等大马路的雪清除完毕，电大概也来了。现在，二位女士去洗脸吧，早餐由我来准备。”

“哦！我真不想起来！”海莉紧抓着毛毯。”蕾丝莉阿姨，我想你也不愿离开这温暖的被窝吧！”

“嗯，可是迟早都得起床呀！”蕾丝莉一本正经的说。

“两位，起来洗脸吧！”达格走过来将毛毯卷起，海莉发出一声惊叫，连忙用力抓住毛毯，但又被达格扯回，逼得她俩只好坐起身。

海莉起先还扭动身体尖叫着，但很快的便放弃这无谓的抗议，跑向盥洗室。蕾丝莉也抬起裹着石膏的左脚，缓缓跟在海莉身后。由于昨夜穿着洋装睡觉，不消说裙面已布满皱褶，即使用手抚平也无济于事。

蕾丝莉与海莉在盥洗室里慢吞吞的刷牙、洗脸、梳头，好不容易才梳洗妥当回到起居室。此时，桌上已摆好牛奶与面包，达格正拿着长柄叉子与调味品从厨房走出来

“海莉，告诉你一个好消息，”达格说。”刚才收音机报道说今天不必上学。”

“好耶！”海莉高兴得叫起来。

“不过，”达格接着加了一句。”你必须帮我把门前的雪铲净。”

“哦！”海莉痛苦的呻吟一声，走到窗前看看昨夜积了多少雪。当她走近咖啡桌时，不经意的瞟了一眼圣诞树。”呀！圣诞树的灯泡亮了。”

不知何时电源已接通，暖气机开始转动马达送出暖气，整个房间也随之温暖起来。

达格端来咖啡，但海莉却已改变心意不打算烤面包。当他们喝第二杯咖啡时，房间已十分温暖，达格便将起居室门口的毛毯取下。

“海莉，你把毛毯全拍一拍吧！”蕾丝莉说，同时拿起最上层的毛毯。

“等一下好吗？”海莉有点不甘愿。

“再拖延下去，什么事也办不成。而且我马上要回雅潘姿姑妈家，确定一下家中是否安然无事。”

“我想我最好先用铲子把路口的积雪清除干净，”达格说。”否则在雪地上你一定难以行走。”

趁着达格到屋外铲雪之际，蕾丝莉与海莉把起居室整理干净，并将早餐所用的碗盘洗净。作完家事后，蕾丝莉走到窗前观看屋外的情形。只见达格已将自家到雅潘姿姑妈家中间这段路的积雪清除干净。

蕾丝莉挂念着姑妈家的水管是否因停电而破裂，便立刻穿上防寒外套，围上羊毛围巾，同时也替海莉穿上衣服。

“小心！别滑倒！”当两人走出门外，达格连忙提醒。蕾丝莉举步维艰的走到道路尽头时，突然听到车子减速弯入小径的声音，心想一定是姑妈回来了，于是退到路旁，以便车子能顺利通过。达格仍在铲雪，笑麦色的肌肤因

受寒而转为红色。

此时车子已停在侧门边，雅潘姿打开车门走下来，海莉立刻跑向前去打招呼。”今天路上积雪，所以我不必上学。”海莉报告似的说。”雅潘姿婆婆，昨晚我们这一带都停电了，你住的地方是不是也一样？”

“是的，我朋友家也停电了。”雅潘姿回答。

“昨晚我将你家的水龙头全部打开，使里面的水全流光，以免水管冻裂。”达格告诉雅潘姿。”蕾丝莉昨晚住在我家。”

“这样就好。”姑妈说。”我一直很担心蕾丝莉一个人留在家里，何况停电后连暖气设备也毫无作用了。”

“昨晚我们三人都睡在火炉前的地毯上。”海莉热心地说明。”而且挤在同一张毛毯下，真好玩！”

“是呀！真好玩！”雅潘姿轻快的附和她的说法。

“今天早上你回来时，路上没发生什么事吧？”蕾丝莉问姑妈。

“刚从茱德家出来时，路面是有点难走，但驶上大马路后就顺畅多了。”姑妈说。”不过昨晚去那儿的途中就惊险多了。”

“爸爸，”海莉有些不安的问：“星期天晚上的圣诞晚会，会不会因为这场大风雪而取消？”

“除非雪一直下到星期天，否则晚会不会取消的。”达格安慰她说。

“哇！太好了！”海莉松了口气地摸摸胸口，然后抬起头看着穿毛皮大衣，看起来很象爱斯基摩人的雅潘姿。”雅潘姿婆婆，圣诞晚会我要表演节目，你要不要来观赏呢？”

虽然刺骨的寒风不断侵入体内，但雅潘姿的神情依然一样祥和。”你邀请我去吗？真是懂事的孩子！我一定会和蕾丝莉去观赏你的表演。”雅潘姿这么说，同时以询问的眼神看着蕾丝莉。

“你会来吧？”海莉转而以渴切的眼神看着蕾丝莉。

“当然，我们两人都会去的。”蕾丝莉笑着应允，她知道小孩子在表演节目时，最希望亲人或朋友能到场观赏。

“我想，我们不必开两部车去。”达格从旁插嘴说。”干脆一起开我的车去。如何？”

“好主意！”雅潘姿很赞成达格的建议。”晚会几点开始？我们几点出发比较好？”

“晚会是六点半开始，但海莉必须提前到教会去，所以我们六点出发好不好了”达格说。

“那么，我们六点到贵府会合。”雅潘姿很客气地对达格说，然后改以严肃的神情看着蕾丝莉。”别在这么寒冷的地方站太久，快进屋里去。威廉姆斯先生，这次真是打扰了，谢谢你。”

“哪里。”达格一面客气地说，一面让至路旁，以便蕾丝莉与她姑妈通过。”海莉，我们走吧！你还得跟爸爸一道把路上的积雪铲除，快去拿你的铲子来！”

雅潘姿家并未因昨夜的暴风雪而蒙受损失，但蕾丝莉的心境却因此次的停电与积雪而产生极大变化。正如达格挑起她肉体上的冲动一样，她的心为不安的情绪所苦。起初她以为可以顺其自然，但此刻却面临必须对两人的未来关系作一抉择的关头；而蕾丝莉又是个一作决定便永不言悔的人，此一矛盾的情绪深深困扰着她。

星期天傍晚，按照原定计划到达教会，蕾丝莉坐在达格与雅潘姿中间，

观赏学生们所表演的圣诞话剧。开演不久，前面的观众即站起来，坐在位置上的蕾丝莉根本看不到穿白色衣服扮演小羊的海莉。当天使出现时，蕾丝莉想起海莉曾告诉她，扮演天使的是她的好朋友莎莉。莎莉有着一头自然卷的金发，笑容甜美，由她扮演天使再恰当不过了。

“海莉从未象这个女孩这样安静、温柔过。”达格指着扮演天使的莎莉，小声地对蕾丝莉说。

蕾丝莉亦有同感的微笑着，然后转头注视着达格。达格今天穿着一套黑色西装，系着黑领带，再加上乌黑的头发、褐色的肌肤与蓝色的眼睛，予人无比强烈的印象。

达格具备了年轻女孩所要求的条件——外貌与人品，而且无论那一方面都很出众。

但这并未能使蕾丝莉减低戒心，事实上，她也说不出为何会如此？或许是她不想再踏入爱的誓言中；也或许是强烈的自我防卫本能阻碍了再度恋爱的勇气吧！

当晚会快结束时，学校里的高年级生组成了一支圣歌队，开始诵唱赞美歌；而牧师则端着圣餐走下台阶，分给与会的学生家长与亲友。

海莉仍穿着戏服，在教会的大厅里与蕾丝莉他们会合。

“我还要穿这套衣服吗？”海莉问，同时把梳拢在白色羊耳里的头发拉出来。

“一楼准备了好多圣诞蛋糕，我们下去吃吧！”达格说着，以询问的眼光看着蕾丝莉。“你总不会因为讨厌圣诞节而拒吃吧？”他的口气带着玩笑性质。

长方形的餐桌上摆满了各色食物，家长与孩子们穿梭在其间，他们兴奋的高谈阔论或奔跑游戏，只有靠墙的部分人较少；唯有这里才没有人会注意蕾丝莉的拐杖，因此蕾丝莉与姑妈静立于墙边，等待达格与海莉带咖啡和蛋糕过来。

海莉吃过蛋糕后，立刻跑去找朋友说话，而雅潘姿也被朋友拉走了，只剩蕾丝莉与达格单独相处。

牧师也注意到他俩，于是走过来说：“威廉姆斯先生，有句话我一定要说，今晚你女儿的表现实在太好了！”蕾丝莉心中突然兴起一种异样的感觉，但她极力抑住，勉强露出一笑容。

“牧师，谢谢你的赞美。”达格笑着说。“这或许是因为海莉喜欢演戏吧！”

“孩子本就是最好的演员。”牧师点了点头，同时以奇一异的眼光看蕾丝莉。“这位是尊夫人吧？我从未见过她。”

“不！她并非内人。”达格更正对方的错误。“她是蕾丝莉·史代鲁兹小姐。”

“哦！我知道了。”牧师露出一副恍然大悟的神情。“你就是雅潘姿夫人的侄女吧！”

“是的。”

“真抱歉，请原谅我的莽撞。”牧师忙不迭地说。“因为你们看起来显得无比相配，所以才造成误会。”

“没关系！”达格毫不介意地说。

这时旁边突然有个冒失鬼撞了蕾丝莉一下，致使蕾丝莉手中的咖啡溅在白色的丝裙上。“哎，真讨厌！”蕾丝莉皱着眉头说，然后将咖啡杯递给

达格。”请帮我拿一下好吗？”

“你要去那里？”

“我想去清洗一下裙子。失礼了，牧师。”

“请便。”

蕾丝莉静静地拄着拐杖，穿过走廊，来到化妆间。咖啡渍很难清除干净。但至少痕迹已不若原先清晰。

还没走出化妆室，蕾丝莉就听到海莉的笑声，她正与剧中扮演天使的莎莉在走廊上聊天，两人都未曾察觉蕾丝莉就在身后。

“跟你父亲在一起的女人是谁？海莉。”戴着安琪儿羽翼与光圈的女孩问。

“那是我妈妈。”海莉很自然的回答，而蕾丝莉的脸却为之一变。

“你不是说你没有妈妈？”莎莉说。“我记得你告诉过我，你母亲死了。”

“是呀！可是，难道我不能有新的母亲吗？”海莉极力解释着。

“那么，为什么在这之前不曾看到你妈妈？”莎莉又追问。

“你没看到我妈妈拿着拐杖吗？她的腿摔断了，一直在医院疗养。所以你以前一直没见过她。”海莉流畅的对好友解释。

“海莉。”蕾丝莉觉得再也不能不阻止海莉胡说，她高声叫着海莉，同时铁青着脸走到海莉身边。“你为什么要这样说？”

乍然看到蕾丝莉，海莉着实吓了一跳，但很快的又变得垂头丧气，过了一会儿才对莎莉说：“我刚才说的都是谎话，她并不是我妈妈。”海莉神色黯然。“但是，她一定会变成我们家的人！”最后她又意气用事地加了一句。

“这种事还未可知呢！”莎莉说着，快步跑离走廊。

海莉看着蕾丝莉，蓝色的眼睛散发出无邪的光辉。“你是因为我这么说而生气吗？”

“嗯，你不该说谎。”蕾丝莉果断的说。“尤其是你不该欺骗你的好朋友。”

“是的！”海莉垂下头，用白色的鞋尖踢着水泥地。“蕾丝莉阿姨，真对不起。”

“把今晚的事忘掉吧！”蕾丝莉依然一脸严肃地说。“以后别再提那些话了。”

“我不会再胡说八道了。”海莉有点不情愿地答应。

“我们去找你爸爸和雅潘姿婆婆吧！”蕾丝莉催促着。“我想，我们也该回家了。”

在归途中，海莉一直保持沉默，蕾丝莉本想与姑妈谈谈圣诞晚会及一些朋友的事，但后来还是不了了之。

刚才那件事只不过更增加蕾丝莉的疑惑。表面上海莉似乎以拥有父亲为满足，实则内心仍渴求着母爱。每次与达格在一起，海莉一定在场，而自己与达格的感情必也深深影响海莉的心灵。

蕾丝莉非常了解成为父母婚姻牺牲品的孩子的心情，在父母诉请离婚之际，她就曾经成为双方争夺的对象。她始终无法了解双亲何以要离婚，但当时双亲勃隙时起的不良影响仍持续至今。有些孩子便因此对婚姻产生恐惧，但幸好蕾丝莉并未遭遇类似的困扰。

只是此刻她必须作一抉择：若非成为海莉的妈妈，就是下决心不再与达格约会，以免伤害到海莉，因为海莉对她似乎已产生深厚的感情。

达格在公路旁停下车子，问：“到我家喝杯热可可吧！”

“我是很想过去，可是时候已经不早了。”姑妈婉转的拒绝了。”该是睡觉的时间了，太晚睡对身体不好。”

“那么蕾丝莉，你呢？”达格扬起眉毛问。

听到达格的询问，蕾丝莉停止打开车门的动作。”对不起，我不想去。”姑妈已站在车门外，蕾丝莉未等姑妈或达格的帮忙便自行下车，然后跟在姑妈背后走回家。

达格迅速走出车门，回头对海莉说：“快进屋去把那身衣服换掉。”然后大声叫着：“蕾丝莉，等一下。”

听到达格的呼唤，蕾丝莉停下脚步，缓缓转过身。达格追上来，亲昵地将手搭在蕾丝莉肩上。

“你是不是身体不舒服？”达格歪着头，脸上写满疑问。

“没什么，只是有点头疼。”蕾丝莉不得不撒谎。

达格凝视着蕾丝莉的脸，似乎想揭穿蕾丝莉的谎言，但却又一言不发。

“那就改天吧！”达格说。

“嗯！”蕾丝莉默然地点个头。”晚安，达格。”

蕾丝莉转身走上姑妈家的台阶，她知道达格仍在凝视着自己的背影。过了一会，达格才若有所失的走回家。进入厨房后，蕾丝莉倚在门口，长长的叹了口气。

“你是不是跟男朋友吵架了？”姑妈突然出现在厨房门口，而且一针见血地说。

“没有。”蕾丝莉淡淡的否定。”而且，我们也不是情侣。”

“我的猜测应该没错。达格不是正和你谈恋爱吗？或者是你想打退堂鼓？”姑妈以一种过来人的精明看着蕾丝莉。

“大概是我的意志还不够坚定。”蕾丝莉耸耸肩说。

“若是这样，那么等你能确定自己的想法时，可能已错过良机。”姑妈笑着说。

“或许吧！”蕾丝莉苦笑着耸耸肩，随即转开话题问：“你想不想喝杯热茶？”

这个星期的前三天，蕾丝莉只敢站在窗前偷看达格父女，而不敢趋向前或引起他们的注意。这件事做起来并不如预想中简单，蕾丝莉的神经象绷紧的弦，似乎有一触即断之虞。

就如儿时为梦魇所苦般，她整夜辗转反侧，直到天色微明才疲惫地睡着。

这天早上，蕾丝莉迟迟才起身；其实她很想再睡，但她仍提起精神拄着拐杖走进厨房。一眼就看到达格坐在厨房的桌前喝咖啡。达格看到蕾丝莉进来，立刻说：“早安。”眼睛里闪烁着快乐的火花。

在蕾丝莉听来，达格的声音宛如优美的旋律，出其不意地拨动她的心弦。”早安。”虽然她极力克制激动的心绪，但声音仍微微颤抖。”对不起，姑妈，我睡得太晚了。”

“我刚想去叫你，你就起来了。今天上午你必须到医生那里作检查。”

“哦！我差点忘了。”蕾丝莉早忘了预诊的事，况且最近发生一连串的情

感问题，她更无心顾及其他。”我们什么时候出发？”

“别急，时间还早呢！”姑妈安慰她，且看了达格一眼。”威廉拉姆斯先生自愿带你去看医生，而且他有东西要给你看。”

“什么东西？”蕾丝莉皱着眉头说。

“东西不在这里，”姑妈解释说，“他是想先征求你的同意，再带你过去看。”

“是不是要看海莉的洋娃娃？”蕾丝莉立刻猜测。

“你已经看过海莉的洋娃娃了，这次是别的东西。你愿意来吗？”达格问。”待会儿上路后，你就会知道。”

“我……”蕾丝莉确实想与达格去，况且她也找不到拒绝的理由。”好吧，我去就是了。”

眼看只剩下喝咖啡与吃吐司的时间，蕾丝莉便匆匆换上外出服，与达格一起出门。

在车上，蕾丝莉尽管满腹狐疑，但仍固执的不肯询问达格将带她去那里，以及要她看什么东西。

同样的，达格也紧闭着嘴，对这件事根本不给予一点暗示。他技术熟练地倒车驶上公路，一路朝市区方向前进。

第九章

达格将车停在街角转口处，一栋空着的公寓前。蕾丝莉面带困惑地望着达格。

“这就是你所说的那栋大楼吗？”蕾丝莉仿佛不解似地问。

“是的。”达格看了一眼公寓，点点头说：“你认为它如何？”

“这不是一栋很平凡的公寓吗？”

“真扫兴！”达格故作失望地耸耸肩，随即恢复笑意接着说：“这就是达格·威廉律师未来的办公室。让我们进去看看吧！”

说完，不待蕾丝莉反驳，达格立刻打开车门，绕过车前走到靠蕾丝莉座位的门侧，为她开了门扶她下车。

两人互相搀扶着，慢慢走上布满积雪的人行道。公寓的门扉似乎已经久未启开，达格用力摇晃数次后，门锁才霍然开启。

小小的会客室里，只在天花板上悬了一盏灯泡。既没有家具，也没有各种摆饰，甚至墙壁和窗户也都还没有整修过的模样。

“确实很久没整理了。”达格似乎着穿蕾丝莉的心事，放眼屋内一周后继续说：“不过，经过油漆粉刷之后，这里倒是可以当作收发部门。里面还有三个房间呢！”

说着，他打开电灯开关，率先穿过内门走进一道短廊，打开了右侧的一扇门，但蕾丝莉却走进了另一个空房间。

“这里可以当秘书室使用。”达格随即跟进，在蕾丝莉身后说明。”里面的空间足够摆几张桌子和资料柜了。”说着，他又在墙上轻轻敲了两响。”顺便请水泥匠将墙壁打通，这么一来秘书室就可以和收发部互相衔接，秘书也

就可以一眼看清来访的客人了。”

蕾丝莉听着达格的解说，一方面却发现这个房间虽然四壁斑驳别无长物，但只要经过一番适当的整理，倒不失为一个宽敞而理想的工作场所。

“这个房间太窄，做事不方便，所以我打算把它当作储藏室。”达格领着蕾丝莉走向另一个较小的房间，并对蕾丝莉说。“至于旁边这一间，就是我的办公室了。”

最后的一个房间，是最宽敞也最需要整修的部分。天花板上留有許多雨水的渍痕，或许是漏水的缘故，墙上的油漆也已经剥落不堪了。

“这面墙上可以摆置一个专放法律书籍的书架，然后这里就成为法律图书馆了。”达格打趣的说。“剩余的部分。我希望能贴上拼花木板，然后再买些橡树材制的大型办公桌，以及一些皮制的椅子。这么一来，我就可以开始营业了。”达格说完转身注视着蕾丝莉，然后将手慢慢滑落蕾丝莉的大衣底下，轻轻地扶住蕾丝莉的腰肢。“你认为如何呢？”

“这当然很理想。”蕾丝莉深表赞同地点了点头。“不过，全面整修大概要花一段很长的时间吧？”

“这件事只要交给专业人员就简单多了。”此刻，达格的手更伸进蕾丝莉的大衣里，嘴唇则轻轻地靠在蕾丝莉的颧骨上。蕾丝莉在达格轻柔的爱抚下，几乎要陶然入醉了。

“最后一件事就是秘书的人选了。蕾丝莉，你愿意担任我的秘书吗？”

“嗯。”蕾丝莉沉醉在达格的柔情蜜意里，只是不置可否地漫应了一声。

“薪水或许不比你现在的高，但其他待遇可不错哟！”达格以悠闲的口吻接着问：“愿意吗？”

“我……”蕾丝莉低头寻思之际，正好瞧见达格敞开在第一个钮扣之下结实的胸肌。

她静静地凝视了片刻，等到心情稍微平复之后才接道：“我已经有工作了。”

达格紧靠着蕾丝莉，并以热切而满含探索的眼神注视着她。在达格的凝视下，蕾丝莉不得不将视线避开，两人遂陷入短暂的沉默之中。

“蕾丝莉……”达格再度出声。

“午安。”这时，门口却忽然传来打招呼的声音。“有人在吗？”

“什么人！”达格低声咒了几句，不情愿地走出廊外。

“有事吗？”见到迎面而来的是个陌生人，他益发不悦地皱紧了眉头。

“想必你就是达格·威廉拉姆斯先生吧了”访客是一位年老的长者，西装之外又套了一件大衣。

“是的。”达格不耐烦地点了点头。

“或许你并不认识我，但我对令尊却是仰慕已久。”他伸手和达格致意后又说：“刚好此刻经过这里，得知你打算在这里经营律师事务所，而且你人正在此，所以就冒昧地闯了进来。我是大卫·依格。”

“哦，你是大卫·依格？我曾听家父提过你的名字。”达格眯起眼睛似乎在搜寻记忆般，过了片刻又接着问：“你是在银行服务吧？”

“是的。”对方由于惊讶与自满，脸上露出了浓浓的笑意。“既然你知道我在银行服务，那么坦白告诉你，我是希望你能担任敝行的顾问，当你正式营业时，我打算再来拜访一趟，不知道你愿不愿意为敝行服务？”

“我很荣幸接受这份差事。”达格和对方约定。

“那么我就告辞了。” 临走之际他迅速地瞥了站在旁边的蕾丝莉一眼。” 对不起，你在忙我却来打扰你。不过，我希望你有空时常回巴蒙多州来。” 说完，他由口袋掏出一张名片交给达格。

“谢谢。不久之后我会和你联络的。” 达格回答。

鞋声愈去愈远，直到消失于房外时，达格又看了看名片，然后随手放进口袋之中。

“这可能是我第一位上门的顾客，” 达格说着回头看看蕾丝莉，脸上露出一个讽刺的笑容。

“想不到还没开始营业就有顾客上门了。” 蕾丝莉也勉强挤出了一个苦笑。

达格默默地注视蕾丝莉一眼，眼神中似乎想得到某种答案地在蕾丝莉脸上逡巡着，最后却不得不颓然放弃。” 我看我还是先送你到医院去一趟吧！否则你的挂号时间又要延误了。”

到医院只有一段短暂的车程，但两人在车上却一直保持着沉默，达格则似心事重重般地紧皱着眉头。

到了医院，蕾丝莉没隔多久便进入诊断室。虽然她是远从纽约前来接受诊断，却由于平日和主治医生联络过，因此这会儿医生只是询问和检查腿部是否能够自由弯曲。

这位蓄着胡须的医生，为蕾丝莉稍作诊断后，便拿起蕾丝莉的病历卡问：“你上石膏多久了？五周了吗？”

“是的。” 蕾丝莉点点头。

“或许我可以送你一份早来的圣诞礼物了。”

“这是什么意思？”

“据今天综合诊断的结果，你的骨骼已经全部密接，即使提前一周拆下石膏也无所谓。” 医师解释说。

“哇！这太好了。” 但事实上，她的内心并不象所表现的一样喜悦，她的反应正和达格接到第一位顾客时相同。尤其，当她拆下石膏瘸着腿走回会客室时，竟有一股莫名的难堪浮上心头。

“恭喜你，蕾丝莉。” 达格见蕾丝莉提前拆下石膏，掩不住满脸的喜悦，却未注意到蕾丝莉的脸上表情。

“我觉得自己好象忽然减轻了一公斤似的。” 蕾丝莉坦白地说出心中的感受。

出其不意地，两人在瞬间又陷入一阵令人无法忍受的沉默之中。

“走吧！” 蕾丝莉终于先开了口。” 海莉已经快放学了。”

“好的。” 达格以严肃的语气和表情回应着，两人之间的僵局就继续延伸着。

当车驶上高速公路时，蕾丝莉始终将视线停在窗外的世界里，几乎忘了旁边达格的存在。

忽然之间，一阵刺耳的煞车声将蕾丝莉带回了现实的世界。她微微楞了片刻，却发现车辆和道路依旧如故，并未发生任何事情。倒是达格停车的地方，竟是在路旁的回避场。

“你为什么停车？” 蕾丝莉皱着眉头看看达格。

达格让引擎继续发动着，双手则稳稳地放在方向盘上。空气蒸热中，达格深深地凝视着蕾丝莉。

“因为我觉得我们有必要好好地谈一谈。”达格坚定地说。“你是不是觉得我太缠着你了？”

“或许是吧？”蕾丝莉只是静静地点了点头。

达格改变了坐姿，将手托住蕾丝莉的下颚，一股闪电般的感觉立刻袭遍了蕾丝莉的全身。她立刻激烈地回吻着达格，似乎要将所有烦心事抛诸脑后般，只是尽情享受这美好的一刻。直到达格慢慢将唇移开时，蕾丝莉还全身颤抖着，继续回味着上一秒钟的激情。

“当我这么吻你时，难道你觉得并无任何意义？”达格沙哑的嗓音里，令人同时感受到他内心的混乱。“为什么你不愿意坦诚表白自己的感情？难道你怕什么吗？”

“我是有点恐惧。”蕾丝莉以低得自己都几乎无法听清的声音说。

“你恐惧什么呢？”达格从对方的神色中看出端倪，立刻热切地追问着。

“怕你、怕我自己，更怕所招致的一切不良后果。”

“难道你只会想象到恶的一面？”达格愤怒地几乎咆哮而出。“你真的不期待有美好的结果吗？”

“你几乎已经忘了自己女儿的存在了。”蕾丝莉被达格的态度所激恼，不自禁也提高声调反驳道：“那天晚上，海莉在教堂到处宣传我是她母亲。如果我一旦和你分手，海莉真不知会变得如何呢！”

“有这种事吗？”达格仿佛不敢相信地皱了皱眉头。

“当然。”

“不过，至少到目前为止，她一直没对我说过谎话。”达格坚持着。

“但她确实是撒了谎。”蕾丝莉以沉痛的语气接着说。

“我知道她是个非常容易受到伤害的小女孩，所以不愿意为为了此事而受到牵连。

希望你也能为她设身处地的想想。”

“你又想到双亲对你的伤害了吗？”达格问。

“可以这么说，但这二者不能相提并论。至少我曾经尝试着让他们恢复以往的和睦，虽然我所听到的只是父母无止尽的争吵……”蕾丝莉的旧伤复发，一时不能自己的哽咽出声。顿了片刻后，她又以满怀忧伤的语气接着说：“每当父母分居时，我总希望自己演好调停的角色，让家庭里恢复欢笑和温馨的气氛，但结果总是令我失望。因此，我不愿意海莉在小小的心灵里，就抱有这种遥不可及的期待，也不愿意她遭受和我同样的失败。”

“蕾丝莉……”达格不禁闭上双眼，喃喃轻唤着蕾丝莉，紧绷着的脸庞已逐渐转趋缓和。

不久，达格仿佛要安慰蕾丝莉，使她消除内心的恐惧一般，一手轻轻地抚摸着她的发际，一手轻轻揽着她的肩膀靠近自己坚实的胸膛，并且低下头以下颚轻触着她的额头。

蕾丝莉在达格宽厚而值得信赖的胸膛前，逐渐平复了哽咽的音调。

“海莉希望有个母亲也是一件很自然的事。”他低沉的声音由于抑制住汹涌的感情而益发显得沙哑了。“如果她没有那种心情，那才更令人担心呢！你不要因为被海莉认为是妈妈而难过了。即使她说的是谎话，你也该很高兴她选中的是你呀！”

“我知道。”蕾丝莉喃喃地回答道，心中却深知那并不是最主要的问题。

“我赞成海莉的选择，真的。”他将蕾丝莉的头靠在椅上，抚着蕾丝莉发

际的手指更加重了力量。蕾丝莉在达格探索的唇下，也慢慢热烈回吻着他。此刻，她只希望在对方深情的拥抱下，暂时逃避内心的不安。

象往常一样，热切的拥抱仍然无法满足两人心灵的饥渴。达格让蕾丝莉坐到自己的膝上，蕾丝莉则将手轻轻环住达格的肩膀，两人就这样融化在热吻的愉悦中。

不觉间，达格的手已伸入蕾丝莉的大衣之中，沿着酥软的胸前来回轻抚着。蕾丝莉在狂热的愉悦里，更深切的拥吻着达格，两人同时觉得由内心升起一股熊熊燃烧的炽热火焰。

终于，压抑在蕾丝莉内心的一切都在此刻获得了解放。在达格的温柔之下，她的热情也得到了解放。当达格的唇沿着颈部移至喉咙时，她更舒服地将头倚靠在椅背上，任达格为她抚平内心的创伤，同时发出一串呓语般的呢喃。

当两人如此热切的需索着对方时，一切阻挠两人接近的障碍都是多余的了。多余的衣衫裹住了两人的热火，使急促的呼吸和暖气机的暖流汇为一股氤氲，薄薄地覆在透明的玻璃窗上，使两人更沉浸在无法自拔的漩涡里。

当达格的手慢慢滑下蕾丝莉的套头衫时，蕾丝莉同样紧拥着胸前的达格，并在他厚壮的肌肤上来回抚触着。接着达格的手指又探入蕾丝莉的胸罩内，以指尖轻轻玩弄着逐渐具有硬度的两点。蕾丝莉在对方持续的温存中，不断发出颤抖的呢喃声，促使达格再度唤起热切的意识。

“当我第一次见到你时，根本无法想象事情会演变到这一种局面，相信你和我有同样的感觉吧？不过，这样不也很好吗？我真希望继续这样下去。”达格在蕾丝莉耳畔低语着，双手仍不断在她胸前游移着。

“嗯。”事实上，蕾丝莉何尝不是这么希望着，当她了解自己已无法抗拒达格的吸引力时，所有的警戒心与防卫心都同时撤尽了。

达格将手移出曲线优美的胸前，极力压制着内心的欲火，颤抖着身体抚摸着蕾丝莉发烫的脸颊，并以严肃的眼神注视着她。此时，他的神情紧张，下颚更似神经质地痉挛着。

“我已经做过各种事情，现在我更要把心中想做的事说出来。”他小声地说着。”当一个男人在对女性表白爱意的时候，最希望获得的回报，就是对方也能具有同样的感受。因此，我希望能得到你给我的回答。当然，我愿意等到你首肯的一天来临，只是，你要我等到什么时候呢？”

“我不知道。”蕾丝莉微感不安地蠕动了一下身子。

达格紧抿着唇，过了片刻后以充满爱意的语气说：“那么我坦白告诉你，我是爱你的。”

蕾丝莉以悲伤而怀疑的眼神回视着达格。”你为什么能如此自信地说出这话呢？”

达格露齿轻轻一笑，似乎要以此掩饰因被怀疑而受到的伤害。”因为我知道自己的情之所系，所以即使现在还没听到结婚进行曲，也没有烟火的庆祝，我还是了解自己有爱。”

“但是你以前曾经失败一次。”蕾丝莉怯怯地提醒着达格。”而且曾经企图挽回妻子的心意。”

“是，我确实这么做过。但那是因为海莉还未出生的缘故啊！”达格蓝色的眼睛里不禁散发出愤怒的火焰。

“即使是如此，我相信你当初和妻子结婚时，也自以为是深爱着她的吧？”

然而，事实证明你犯了一个大错误。既然曾经犯错，这次再犯当然也不是不可能的了。”

“我当初确实犯了错误，但这种错误我只容许自己有一次。”达格强调地说：“难道我应该为了那一次错误而失去其他所有机会？”

“但你毕竟还会有再犯错的可能性。”蕾丝莉低声回答。

“我并不是那种人。”达格坚持着。“而且，我并不是要证明此点，而只是想让你相信而已。因为爱一个人必须包括信任对方。”

“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蕾丝莉由于受过太深的伤害，仍无法相信达格所说的话。

于是，她挣开达格的拥抱，重新坐回座位，略微整理大衣上的皱纹，两人之间再度被沉默所笼罩住。

“爱不是能轻易出现的，尤其是可能持续的爱。”达格静静地说。“这必须要双方同心协力，一起培养默契后才能形成的。我不相信浮面的爱，所以我不要你立刻承认对我的爱。总之，这层障碍正需要你自己去解决，我无法完全代替你去克服它，而只能从旁协助你。”达格说完这番话，不待蕾丝莉回答便立刻发动引擎，继续将车驶向高速公路，任蕾丝莉自己陷入深思之中。

当然，蕾丝莉已深知达格对自己的爱意，然而不尽的伤痛却驱使着蕾丝莉无法拿定最后的抉择。因为至少她也须肯定自己对达格的感情。毕竟她仍不敢确定自己是否真心爱着达格，更不敢确定是否该冒险踏出最后的一步。

达格将车停在姑妈家门口后，又凝视了蕾丝莉半晌才说：“我得到学校接海莉，所以不送你下车了。”

“我知道。”蕾丝莉会意地要开车跨出，手却被达格一把抓住。

当她愕然回头时，达格却迅速在她颊上轻吻了一下，然后说：“那么我们圣诞夜见吧！”

达格的话中似乎另有涵意。蕾丝莉不禁在内心暗自寻思着：难道他话中意味着两人在圣诞夜是最后一次见面？那么圣诞夜也就是她必须给他一个答案的期限了吧？

“圣诞快乐！”海莉步履蹒跚地跑进厨房，向蕾丝莉和雅潘姿姑妈祝贺。由于跑得太快，差点被迎门而出的蕾丝莉撞个满怀。”今天天空满是亮晶晶的星星，圣诞老公公不必白鹿带领就可以到我们家送礼物了。”

海莉活泼的语调除了令蕾丝莉忆起往日外，此刻更深使蕾丝莉感觉不安。尤其达格的最后期限已到，她甚至不知该如何面对一切。视线自然移向身后随即跟至的达格身上时，达格却笑意盈然地迎上前来。

“圣诞快乐，蕾丝莉。”达格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在蕾丝莉颊上吻了一下，接着又开玩笑似地说：“真不错，要不要再试一次？”

“达格……”蕾丝莉对达格竟敢在众目睽睽之下亲吻自己的态度感觉茫然，同时有一份不自在的尴尬。

达格却不理睬蕾丝莉的赧然，径自走向忙碌的姑妈。”圣诞快乐，夫人。”

“圣诞快乐，达格。这是什么？礼物吗？”

这时，蕾丝莉也被姑妈惊讶的语调吸引来看个究竟。

“这是我和海莉送你们的礼物。”达格恭敬地将礼物双手奉给雅潘姿姑妈。“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

海莉在一旁兴味盎然地注视着雅潘姿姑妈的表情，同时不住地催促道：“怎么不赶快打开呢？里面有两份礼物，一份是送给婆婆的，一份是送给蕾丝莉阿姨的。”

“好，那么我们到客厅去拆吧！我们也给你准备了一份礼物呢！”

“是吗？”海莉闻言不禁手舞足蹈地跳了起来。“那太好了。”

雅潘姿姑妈爱怜地扶着海莉走向客厅，于是蕾丝莉只好和达格并肩而行。此时，蕾丝莉的石膏虽已完全拆除，却仍无法照正常方法走路，因此达格自然而然地扶住她的腰，与她一起款款而行。

进入客厅后，达格先扶助蕾丝莉坐下沙发，然后靠在她身旁坐下，并将手自然地搁在她的椅背后。当雅潘姿姑妈将长方形的礼盒交给她时，她仍犹豫着是否应该拆阅这属于自己的礼物。

“哇！爸爸，你看，是书哩！”海莉将手中的礼物高高举起，一副十分满意的表情。“都是我没读过的呢！”说着，她发现蕾丝莉还没打开礼物。“看看我们送的是什么书呀！”说到这里，她忽然用手掩住了口。“啊！我本来不打算说出来的。”

“反正我还不知道是什么书。”蕾丝莉看了海莉天真的表情，不禁笑着打开了礼物，心中则由于已经知道了礼物的内容而松了一口气。

这时，雅潘姿姑妈也已经拆开了自己的礼物，高兴地说：“这是罗伯特的诗集，刚好我手边没这本书。真谢谢你们，这太好了。”

当蕾丝莉打开包装后，发现里面是一本查理·狄更斯的圣赞之歌时，也不禁愉快地露出一个明朗的笑容。

“爸爸说蕾丝莉阿姨很欣赏这本书的主角，是吗？蕾丝莉阿姨？”

“是啊！这是狄更斯所有作品中我最喜欢的一部。”蕾丝莉摸摸海莉的头说。

“我认为这本书最适合你在圣诞夜就寝前打发时间。”达格眼中流露出一份同分享喜悦的光芒。

“确实如此。”蕾丝莉的心情瞬时也被融洽的气氛感染，变得非常轻松。

“你快看一下书的内容吧！”说着，海莉立刻拿起自己的那本书，高声朗读了。

当她读到不懂的内容时，老少三个人立刻围着她替她讲解。直到读了一个段落之后，雅潘姿姑妈便建议大家进餐。于是，四人便分工合作将食物端进餐厅。

“我差点忘了一件事情，”当海莉端着一盘肉汁浓汤，紧跟在雅潘姿姑妈身后走进餐厅时说：“刚才我在途中听到什么声音你们知道吗？”

“什么声音呀？”雅潘姿姑妈附和着问。

“圣诞老公公乘着雪橇在天空飞翔的声音。”海莉一本正经地继续向雅潘姿姑妈说着。一旁的达格却和蕾丝莉交换了一个会心的微笑。

“那是小狗的吠声罢了！此刻被关在车库里，大概不耐烦的很了！”达格在蕾丝莉耳边低语着。

“那是当然的了。”蕾丝莉此刻总算了解，原来要送海莉的小狗是关在车库里了。

“我骗她说那是圣诞老人的雪橇声实在是不得已的。”说着，他又对蕾丝莉使了一个眼色。

晚饭后，众人又聊了片刻。直到达格和海莉告别时，达格向大家说明圣诞的一些习俗。

“而且，今晚大家都要早点上床。”海莉在一旁不甘寂寞地补充道：“因为圣诞老公公要到大家都睡着时，才会把礼物送到家里来。”

在这临别之际，蕾丝莉本以为达格不会再向她提起上回的事。没想到当姑妈正在为海莉穿外套时，达格却又来到了身边。

“那件事你考虑好了吗？”达格的眼神中满含着关切之意。

“考虑了。”事实上，自从上次分手以来，那件事始终萦绕在蕾丝莉的脑海里。

“结果呢？”达格催促着。

“我还在考虑。”蕾丝莉回答。

达格闻言轻轻地叹了一口气，蕾丝莉却不安地低下了头。幸好。当她再度抬头时，却发现达格嘴角露出了一个不介意的微笑，于是才略微放松了心情。因为她知道，当达格露出这个表情时，便表示他已答应暂缓时日，不再坚持于最后期限内向她下达最后通牒了。

因此，当达格低头轻吻着她时，她也不管旁边有没有旁人，立刻回吻着他。一时间两人竟忘记身在何处般地互相热吻着，直到姑妈在一旁提醒时两人才倏然分开。

“圣诞老人今天晚上一定非常忙碌。”达格笑着说。

“是啊！”蕾丝莉也羞涩地低声附和着。

“爸爸我们快点走吧！”这时海莉已经扬声跑向车座了。

第十章

圣诞节当天早上，蕾丝莉在厨房里啜饮着咖啡，蓦然间，厨房门传来激烈的声音，蕾丝莉把咖啡放在台子上，顾不得身上穿着的睡衣，脚上拖着毛绒绒的褐色拖鞋一跛一跛地走向厨房门。

门外站着海莉，手上还抱着一团白褐色毛茸茸的小东西，可爱的小脸蛋浮现压抑不住的兴奋。

“这是圣诞老人送我的生日礼物。”海莉边说边将手上的小狗递给蕾丝莉。“它的名字叫克里斯。”

蕾丝莉伸手抱过克里斯说：“它真是可爱极了。”接着把它举到自己脸颊上，克里斯也用小小的舌头舔着蕾丝莉的脸颊，蕾丝莉看到它窄窄的挺直鼻梁，便问道：“嗯，它是牧羊犬还是狼犬呢？”

“我也不知道，今天早上我一下楼，就看到装着它的盒子摆在圣诞树下。”海莉非常高兴地说。“我把盒子打开就看到它了，它的脖子上还系着好漂亮的蓝色蝴蝶结，可是已经被它自己咬坏了，它看到我的时候一直摇尾巴呢！好象知道我就是它的主人了呢！”

“也许它知道你以后会好好爱它吧！”蕾丝莉边说边将克里斯给海莉抱

着。

“我希望你看一下克里斯，所以这么早就来找你。”海莉掩饰不住内心喜悦地解释。“我也想让你的雅潘姿姑妈看看我的礼物。”

当雅潘姿姑妈看到克里斯时，海莉立刻又重复一次对蕾丝莉说过的话，而雅潘姿姑妈也一直称赞克里斯是只美丽的小狗。

“海莉，你向圣诞老人要求的礼物就只是这个吗？”雅潘姿姑妈笑着问道。

“其实我还希望有别的礼物。”海莉的小脸蛋突然变得有些懊恼。“只是圣诞老人似乎只想送我玩具和小狗而已，不过，只要过圣诞节我就很高兴了。”

“那就好了。”雅潘姿姑妈安慰着海莉。“克里斯也希望你能好好疼爱它呢！”

“我当然会好好照顾它的，圣诞老人还送了狗食物和喝水用的盆子。”海莉说到这儿，突然想起什么似的，转向蕾丝莉说：“我差点忘了一件事，蕾丝莉阿姨，圣诞老人把送你的礼物也寄放在我家呢！”

“哦？”蕾丝莉闻言，不禁愣住了，她实在不相信会有这种事发生。

“我不是早就跟你说过了吗？如果家里不摆饰圣诞树是不行的。”海莉一本正经地说：“就是因为你没有摆一株圣诞树，所以圣诞老人才把送你的礼物放在我家的圣诞树下，他知道我们一定会把礼物转交给你的。”

“怎么会有这种事，大概你弄错了吧，海莉！”蕾丝莉无法置信地说。

“才不呢！圣诞老人怎会弄错？”海莉涨红着脸坚持。爸爸也看到礼物包裹上写着你的名字，所以才叫我来告诉你，并且请你到我家来一趟。”

“好吧！我等一会儿过去。”蕾丝莉似乎不太愿意的敷衍着。

“不行，你现在就到我家。”海莉坚持要蕾丝莉立刻到她家。“我想快点知道圣诞老人送什么礼物给你。”

“可是我现在还穿着睡衣……”蕾丝莉看了一眼自己身上穿着的睡衣说。

“算了吧！你现在穿得可是比平常还多呢！”雅潘姿姑妈半嘲讽地开着玩笑，接着又说：“你已经被包的密不透风了，只要再被件大衣就可以了。”

“就是嘛！蕾丝莉阿姨，快点啦！”海莉撒娇地央求道。“外面天气很好，太阳公公把积雪都融化了。”

“好吧！”蕾丝莉虽然口中答应着，但内心实在感到狼狈无比。

果如海莉所说，太阳公公发出温煦的阳光，路上丝毫没有积雪，真是个好晴朗的好天气。海莉把克里斯放下来，克里斯立刻摇着尾巴往前跑，海莉则边喝着边追赶上去。看到海莉天真的模样，蕾丝莉脸上不禁浮现笑容，一跛一跛地跟在她的后面走。

当蕾丝莉好不容易来到达格家门前的回廊时，海莉已经打开大门，同时大声对里面叫着：“爸爸，蕾丝莉阿姨来拿圣诞老人送她的礼物了。”

蕾丝莉甫一踏入客厅，便看到达格正端起咖啡。达格身着灰黑色的格子衬衫，下身搭配着灰色西裤，神情显得潇洒异常，忽然，蕾丝莉捕捉到达格眼中似乎闪过一丝捉弄；她不由得有点后悔来到这里。

“你的礼物就在那儿。”达格指着圣诞树下的包裹说。蕾丝莉循线望过去，圣诞树下摆着一个四方形的大盒子，显然这便是她的礼物了。这时候，蕾丝莉突然觉得自己的脚有点疼，但仍旧慢慢走过去，然而她的脚似乎跛的更厉害了。

“你应该坐下来休息一会儿。”达格善解人意地说，并且伸手拿了张椅子放在圣诞树前。

蕾丝莉一面很在乎站在身旁的达格，一面松了口气地坐下，海莉则按捺不住好奇，早已迫不及待的站在蕾丝莉身后。

“这实在是不公平的。”蕾丝莉不安地看着达格，语气中满含歉意。“我并没有送礼物给你。”

“不要看我。”达格一副不关他事的后退了一步。“这是圣诞老人送你的。”

“蕾丝莉阿姨，快点打开。”海莉迫不及待地催促。“我想看看是什么样的礼物。”

蕾丝莉拆开蝴蝶结，落在地上的蝴蝶结立刻成了克里斯的玩具。蕾丝莉接着撕开包装纸，却讶然地发现还有一层包装纸，结果在她再度撕开包装纸时，又是同样的情形，她不由得有点手足无措地不知该如何是好。

“蕾丝莉阿姨，里面到底是什么？”海莉也惊讶地问着。

“我也不知道……”话还没有说完，蕾丝莉看到包装纸下的盒子内，竟然是个戒指盒，望着这只戒指盒，她感觉到自己心跳愈来愈急促。

“哇，又是个盒子。”海莉兴奋又惊异地叫了起来。“蕾丝莉阿姨，快点打开来。”

蕾丝莉的心跳更加速了，她微颤的手打开了盒子，一时之间她整个人完全愣住了。

在蓝色天鹅绒布上，放置着一只炫目的钻戒，旁边还镶着许多小碎钻。

“哇……”海莉尖叫了起来。“好漂亮呀！”

蕾丝莉很讶异地凝视着灿烂夺目的钻戒，简直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泪水立刻盈满了她的眼眶，修长的手指更因紧握着盒子而使关节部分微微泛白。

“爸爸，你看它是不是象极了夜晚的小星星？”海莉一脸爱慕地问。“它真是漂亮极了。”

“是啊！”达格附和着，但在蕾丝莉听来却似乎很遥远。

“好了，你已经看过是什么样的礼物了，带着你的小狗到外边去玩好吗？”达格对海莉说。

“嗯。”海莉答应了父亲，然后转向克里斯说：“来吧，克里斯，咱们散步去。”她似乎一点也未察觉到蕾丝莉的沉默。

“海莉，再穿件外套，免得冻着了。”达格关心地吩咐海莉。

“不要，我不觉得冷……走，克里斯，到外面你可得乖乖听我的话哟。”海莉说完，一溜烟地便离开了客厅。

这期间，蕾丝莉只是一语不发地坐着，待海莉关上大门，屋子里恢复平静后，蕾丝莉这才抬起头看着达格，她的眼睛中似乎朦上一丝幸福，但达格却装作若无其事地继续喝着咖啡。

“圣诞老人送你的礼物还喜欢吗？”达格假装漫不经心地问。

“嗯……这个……”蕾丝莉低语地说不出话来。

“里面还有一张小卡片，你打开来看看吧！”

达格话才说完，蕾丝莉也同时摸到了那张小卡片，只见卡片上写着“有一个非常爱你的男人希望你在收到这项礼物后，能立刻将它戴在手指上；若你答应了，这个男人将会觉得非常荣幸”，接下来是圣诞老人的署名。

蕾丝莉的眼睛再度被喜悦的泪水所占据，当她想再次看看卡片上的字

时，却发现视线早已一片模糊。此刻，她的内心百感交集，想对达格说些什么却开不了口，她怕自己一开口会控制不住自己的泪水，于是她只有垂下头沉默不语。

达格来到蕾丝莉面前蹲了下来，凝视她的眼神一片严肃。

“我能否也在你身上得到礼物？”

蕾丝莉缓缓地摇了摇头，但这个动作并不表示拒绝而是意味着投降。事实上，她内心深处也极想给达格一个答案，但却又怕自己不知是否会犯错。

“我希望你答应和我结婚。”达格冷不防冒出这句话，他的声音中充满了感情和严肃。“蕾丝莉，我盼望你能成为我的妻子。”

蕾丝莉被达格这句话吓了一跳，她没想到达格会在这个时候跟她求婚，她再看一眼盒子里的钻戒，看到旁边还镶有二颗小宝石，分别代表希望之星和爱情之星。看着看着，她的视线再度模糊了。

良久，蕾丝莉才说：“我想跟你结婚。”她颤抖的语音向达格表白，但话意却明显的未下定任何承诺。

“我从来没跟任何人求过婚，而你正是我第一个求婚的对象。并非我自傲，我从来没和别的女人有过深切的交往……当然其中也有只要我想要就可以得到的，但我并没那么做，因为我并不爱她们，蕾丝莉，关于这一点，希望你了解。”达格的神情好似在宣布什么似的，显得无比肃穆却又无比真诚。

“对不起。”蕾丝莉歉疚地说，她为自己过去怀疑达格是会对女人提出条件的人而感到惭愧。

“我非常了解你为什么会对婚姻采取如此谨慎的态度。”达格停顿了一下，接着说：“因为你曾经遭受双亲离婚的打击，我也有过同样的经验，但每个人并不完全像你一样有被牺牲的感觉。你应该摒除成见。”

因为达格这一番话，蕾丝莉不由得抬起头来，她心想为什么自己过去都未曾注意到达格也有过这种经验？而又为什么老是以为只有自己在忍受双亲离异之苦呢？

“圣诞节是充满神之爱的日子，虽然神和爱是无人可触摸得到，但是你必须相信爱的确存在。”达格坚定地说着。

听完达格这席话，蕾丝莉内心立刻感到一阵满足，此刻她只觉得自己是该作个决定了，她毫不犹豫地自盒子中拿出钻戒递给达格，以充满自信的口吻说：“你愿意将这只戒指帮我戴上吗？”说完，她不禁也吓了一跳，她本以为自己这一生根本不可能说出这句话，但想不到自己还是说了。

另一方面，达格也仿佛不敢置信似的接过戒指，但蕾丝莉已将手伸到达格面前。

这时候，达格才露出喜悦的笑容，轻柔地拍着蕾丝莉的手，接着便将钻戒戴在她的手上。两人的视线全投注于戒指上，而戒指也似乎因为他们两人的爱终于结合，而散发出更耀眼的光亮。

当蕾丝莉被达格拥在怀中亲吻时，幸福的感受也袭上她心头。在急升的热情中，一切的怀疑和恐惧都完全消失无踪，虽然达格那热切的亲吻让蕾丝莉感到疼痛，内心却享受着阵阵甜蜜的欢愉。

就在激烈的欢愉之中，蕾丝莉仿佛听到远处传来阵阵钟声，虽然并不十分清晰，但她确定是钟声。热烈的亲吻告一结束之后，蕾丝莉仍然被达格紧拥在怀里，而她的思绪似乎也变得模模糊糊了……

“这是真的吗？”蕾丝莉喃喃低语。

“什么是真的？”达格不解地问。

蕾丝莉的玉手在达格脸颊上抚摸着。“我似乎听到了钟声。”

“这当然是真的。”

“什么？”蕾丝莉正满足于自己动作所带来的喜悦，冷不防达格回答，声音不觉有些沙哑起来。

“我是说你听到的的确是钟声。”达格再说一次。”那是教堂庆祝圣诞节的钟声。”

蕾丝莉笑了起来，并继续用手轻柔地在达格下颚来回抚摸。”那不是很好吗？记得我父亲说过他向我母亲求婚时，也听到了钟声哪。”

达格的眼睛中突然闪过一丝火花。”蕾丝莉，我想要你，也希望拥有你的孩子，更盼望这一生永远与你相爱厮守。”

蕾丝莉闻言，笑容立刻消失，代之而起的是一脸严肃。

“我也希望拥有你的孩子，也希望和你厮守相爱，因为此刻我已非常爱你了。”她说出心底深处的真心话，同时也代表着她的誓言。

达格立刻用唇封住了蕾丝莉的樱唇，并抱她到沙发上躺着，一双温柔又恼人的手不断的在蕾丝莉身上游走。

蓦然间，大门打开了，一阵冷风立刻吹袭着互拥的两人身上，就在他们还未来得及松开对方拥抱时，海莉已蹦蹦跳跳地带着克里斯跑了进来。

蕾丝莉的双颊立刻染上二朵红晕，达格则若无其事地看着蕾丝莉的窘态。蕾丝莉为了避开海莉好奇的视线，忙不迭地整理着自己身上的睡衣。

“爸爸你在干什么？”海莉终于好奇地问。

“我在亲蕾丝莉阿姨呀！”达格坦白地说，同时伸手抱起女儿。

“可是，爸爸你上次在大家都在壁炉前睡觉的那天早上也亲了蕾丝莉阿姨，并不象这次这样啊！”海莉一副打破砂锅问到底的神态。

“上次是表示早安的亲吻，现在却不一样，因为亲吻分好几种呢！”达格微笑着向女儿说明。

“那现在又是属于那一种亲吻呢？”海莉显然很想知道亲吻到底有几种。

“这是男人在向女人求婚的亲吻，嗯……也许你以后还会经常看到噢！”达格最后说的这句话，主要是想让海莉先了解以后她可能会常看到，因而先告诉她。

“爸爸，你要和蕾丝莉阿姨结婚吗？”海莉似乎也觉察了，惊讶地问。

“是的。”达格说完，伸手握住了蕾丝莉的手。

“真的吗？”海莉不敢置信地又问了一次。

“当然是真的。”达格笑着回答。

“那么爸爸你和蕾丝莉阿姨结婚以后，她是不是就成为我的妈妈了？”海莉的口气似乎显得十分兴奋。

“是的。”

“哇！这是圣诞老人送我的最好礼物啦。”海莉又叫。”太好了，我早就希望蕾丝莉阿姨成为我的妈妈，可是他没有送给我这样的礼物，我一直很失望呢！不过现在我已经得到了，爸爸，我真高兴。”

“哦？怎么你都没跟爸爸说过呢？如果你早点说，说不定早就得到了。”达格讶异女儿竟然会有这种心愿，不由得感到非常惊讶。”你为什么早点告诉爸爸呢？”

“因为这是我的秘密。”海莉故作神秘地说。”我早就有这个心愿了，没

想到圣诞老人不但送了克里斯给我，另外还达成了我的愿望。”

“难道你要我帮你寄给圣诞老人的信，里面就写着这个愿望？”

“嗯！”海莉点点头，接着说：“我真高兴蕾丝莉阿姨以后就跟我们住在一起了，她再也不会回到她的姑妈家了。”

“等一下，海莉，我可不希望你对我未来的新娘那么说，因为在她住到我们家之前，我们还必须先举行婚礼才行。”达格纠正海莉以为蕾丝莉马上就可以来的观念。

“哦……”海莉露出了失望的表情。

“海莉，你愿意当我的花童吗？”蕾丝莉突然开口问。

“我可以吗？”海莉立刻被花童这两个字吸引。

“当然，我一直希望你能当我的花童，而且我相信你会是最可爱的花童。”蕾丝莉微笑着说。

“什么时候要举行婚礼？”海莉迫不及待似地问。“明天？还是在我生日那天？”

“不，明天不行。”达格不禁笑了起来。“如果明天能举行就好了，爸爸也跟你一样希望愈快愈好，可是婚礼通常需要花点时间来准备。”

“那到底还要等多久呢？”

“爸爸会尽快准备的，可能就是最近吧！”

“我实在想快点去告诉莎莉，蕾丝莉就要成为我的妈妈了，真希望假期早点结束。”突然，海莉似乎又想到什么般，转头问蕾丝莉：“蕾丝莉阿姨，如果你成为我的妈妈后，那么我是不是应该叫你的姑妈为姑婆？”

“当然啦！”蕾丝莉回答。

“我现在可以去告诉她吗？”海莉一副想把这件事告知所有人似的说。

“可以呀！”蕾丝莉温柔地笑着回答。

“哟喝！”海莉高呼一声，接着又说：“克里斯来吧，咱们去报讯去。”说完，便急冲冲地走出大门，赶着去通知雅潘姿姑婆了。

看到女儿如此高兴，达格无可奈何地摇摇头，然后在蕾丝莉的脸颊上吻了一下。

“海莉和我都得到了圣诞节最珍贵的礼物了。”达格忍不住再度拥着蕾丝莉。

蕾丝莉紧偎在达格怀里，完全沉浸在对方浓浓爱意之下。

“为什么要以圣诞老人送礼物为由？”她轻柔地问。“为什么不单刀直入的跟我求婚？”

“我怕你会拒绝，但是从来就不会有人拒绝圣诞老人所送的礼物。”

“我不喜欢这个答案。”蕾丝莉略带娇嗔地说。

“圣诞老人就代表了爱，同时也代表着善意和诚心，他永远活在我们人类内心之中。”达格真诚地说。

“从此，圣诞节将会是我最喜爱的节日，在此之前我一直厌恶这个节日，直到我来巴蒙多遇见你为止，才真正让我感受到这个节日的喜悦。”

“我眼前时常浮现你帮海莉剪纸条那天的情景。”达格缓缓说道。“当我说自己相信有圣诞老人存在时，你很愤怒，”还责备我对女儿说不真实的事，当时我心里感到非常惊奇与不安……”

“如果当时不是海莉在场，我想我会更生气的。”蕾丝莉也坦然承认。

“你当时的确很生气，让我有种无法接近你的感觉。”

“可是当时你却也让我感到不安与自嘲。”

“其实我们应该相信圣诞老人或彼得潘的存在，同时更必须保留孩提时代的纯洁心灵。”达格发自内心地说。

“现在我已完全了解。”蕾丝莉完全表示同意。

“那么你一定也了解我非常希望你成为我妻子的心愿了吧？”强烈的爱意使得达格声音也喑哑了起来。

“嗯，……”蕾丝莉娇羞地将头埋在达格结实的胸膛前不语。

“我们的婚礼如果要尽快，你认为在什么时候举行较适当？”

“我也正在想这件事……”蕾丝莉困扰似的叹了口气。

“我相信父亲一定很高兴，可是如果父亲来参加了我的婚礼，我的母亲就不会来了。”

“这件事很好解决。”达格安慰地说。“干脆我们私奔好了，这样就不必招待任何人了。”

“达格！”蕾丝莉谴责似地瞪视着达格。

“我可是说真的。”达格再次声明绝非虚假。

“这话怎么说？”蕾丝莉不解地问。

“我不希望有个不愉快的婚礼场面，所以等婚礼举行过后，我们先到巴尔的摩看你母亲，然后再到夏威夷探望你父亲。”达格说出他的想法。

“这倒也是个好办法。”蕾丝莉立刻表示同意，但忽然又想起什么似的说：“那海莉怎么办？带她一起去吗？”

“不管做什么事，海莉都跟我们一起；但只有蜜月旅行不带她去。”达格解释着。“反正我们三个人出去旅行的机会还很多，蜜月旅行可是只有一次呢！”

“对了，我们可以请雅潘姿姑妈照顾她。”蕾丝莉提出可能的建议。“我想雅潘姿姑妈一定很高兴，因为她一向都很喜欢海莉。”

“待会儿我们再过去跟她商量一下，现在我们还是先来谈谈婚礼和蜜月旅行的准备事宜吧！”达格欣然说道。“待旅行回来之后，你就必须担负起做母亲的责任了。”

“是不是还要担任律师的秘书呢？”蕾丝莉也打趣地说着。

“那是当然啦，而且你还会发现家里可是有个要求很多的丈夫在等着你。”

“哦，你会有怎么样的要求呢？”蕾丝莉明知故问地斜睨达格一眼。

“以后你就会知道的，现在我先告诉你第一个要求吧……”达格说完，便俯下头吻着蕾丝莉。

蕾丝莉也热烈地回以亲吻，而达格也把亲吻的目标渐渐移向蕾丝莉的粉颈间，右手则轻柔地褪下她的大衣，接着又解开了睡衣领口的带子。他的动作不由得让蕾丝莉全身微颤，达格也感受到了这份似喜带羞的震荡，激起他内心深处的欲火，他的眼睛中散发出火花，他贪婪地狂吻着蕾丝莉，双手也开始四处探索着。

此际，蕾丝莉已完全被幸福与喜悦所包围，她承受着达格的爱意，并且热烈的回报，这个时候，他们已完全沉醉于对方无限的柔情中……

